藏譯本《聖稻稈經頌》之譯注

講鐘法師

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生

中文摘要

《稻稈經》是闡明「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這一段著名經句的經典。經文大意是：佛觀見稻稈並開示經句後默然，於是舍利弗前往請教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先總說這段經句的涵義，再詳細解釋緣起。《稻稈經》目前僅存部分梵文本內容，但漢、藏二譯則是完整的，目前見存五漢譯本。

本文所要譯注的《聖稻稈經頌》是依據《稻稈經》所撰寫的偈頌。其梵文原典已佚失，現存藏譯，無漢譯；作者署名為龍樹（Nāgārjuna）。此龍樹是否為生卒年約在西元 150 年到 250 年左右的《中論》作者，學者意見不一。

《西藏大藏經》中關於《稻稈經》及龍樹《聖稻稈經頌》的注疏有兩部，即：龍樹《聖稻稈大乘經廣釋》與蓮花戒（Kamalaśīla, c. 740-795）《聖稻稈經廣疏》。此二部注疏僅存藏文本，既無梵本，也無漢譯。《聖稻稈大乘經廣釋》既闡釋《稻稈經》，也是《聖稻稈經頌》的釋論；《聖稻稈經廣疏》僅僅注解《稻稈經》經文，而沒有闡釋《聖稻稈經頌》。由於《聖稻稈經頌》的文句簡略，若不配合《聖稻稈大乘經廣釋》，仍

佛光學報 新十卷．第一期，2024 年 1 月，頁 077-154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無法理解《稻稈經》中微細、難解之處，因此參考它來說明頌文。

關鍵詞：因、緣、緣起、《稻稈經》、《聖稻稈經頌》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An Annotated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Tibetan Version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Ven. Jiang-zhong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Buddhist Studies, Dharma Drum Institute of Liberal Arts

Abstract

The *Śālistamba-sūtra* is a classic text that clarifies the famous pronouncement of the Buddha, "He who sees dependent arising sees the Dharma. He who sees the Dharma sees the Buddha." The sūtra recounts how the Buddha, after gazing at a rice seedling, expounds this verse and then falls silent. Subsequently, the Śāriputra seeks guidance from Maitreya Bodhisattva. The Bodhisattva first clarifies the general meaning of the Buddha's pronouncement and then delves into a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dependent origination. While only a partial Sanskrit version of the *Śālistamba-sūtra* remains, the Chinese and Tibetan translations are complete, with five Chinese translations currently extant.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which this paper translates and annotates, is a versification based on the *Śālistamba-sūtra*. The Sanskrit original is lost to time. The text is currently extant only in Tibetan translation, with no Chinese counterpart. Though its authorship is attributed to "Nāgārjuna", scholarly opinion diverges as to whether this Nāgārjuna is the

same figure who authored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generally held to have lived somewhere between 150 and 250 CE.

Two commentaries on the *Śālistamba-sūtra* and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are found in the Tibetan Tripitak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 and Kamalaśīla (c. 740-795)'s *Ārya-śālistambasya-ṭīkā*. Only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se two commentaries exist; there are no extant Sanskrit or Chinese versions. The *Ārya-śālistamba[k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 provides prose commentary on both the *Śālistamba-sūtra* and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The *Ārya-śālistambasya-ṭīkā* only provides prose commentary on the sūtra and does not discuss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Due to the aphoristic nature of the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understanding the intricate aspects of the *Śālistamba-sūtra* remains challenging without, as this paper does, also consulting the *Ārya-śālistamba[ka]-mahāyāna-sūtra-ṭīkā*.

Keywords: cause, condition, dependent origination (*pratītyasamutpāda*), *Śālistamba-sūtra*,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凡例

1.《聖稻稈經頌》的 70 首偈頌以阿拉伯數字 1-70 編號，每首 4 句，分別以 a、b、c、d 代表第 1、2、3、4 句，例如第 3 首第 1 句以 3a 表示。譯注部分的偈頌編號置於每首偈頌最後一句之末。

2. 藏文寫本及木刻本以阿拉伯數字表示貝葉碼（folio，張數），小寫英文字母 a 代表正面，b 代表背面，其後的阿拉伯數字代表行碼，例如 f. 18a3 表示第 18 葉正面第 3 行。

3.《中華大藏經》的行碼用上標字置於頁碼（page）之後，例如 p. $804^{2\text{-}3}$ 表示第 804 頁第 2-3 行。

4. 當行文中有藏文時，於藏文後的圓括弧中置入中譯。

略語

C　卓尼版《西藏大藏經》

D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

G　金字版《西藏大藏經》

N　納塘版《西藏大藏經》

P　北京版《西藏大藏經》

T　達旺版《甘珠爾》

BDRC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CTK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甘珠爾》(對勘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2008年。

CTT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對勘本),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2005年。

TBRC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

《經》 藏譯《聖稻稈大乘經》

《頌》 藏譯龍樹《聖稻稈經頌》

《廣釋》 藏譯龍樹《聖稻稈大乘經廣釋》

《廣疏》 藏譯蓮花戒《聖稻稈經廣疏》

《隨聽疏》唐·法成集《大乘稻芉經隨聽疏》

一、前言

「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這是一段非常著名的經句。[1] 在

※ 收稿日期 111.6.15，通過審稿日期 111.8.28，通過刊登日期 112.9.13。

[1] 東晉・瞿曇僧伽提婆（c. 4th C.）譯《中阿含經》云：「諸賢！世尊亦如是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見法便見緣起。』」見《中阿含經》，CBETA, T01, no. 26, p. 467, a9-10。瞿曇僧伽提婆生卒年參法鼓文理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佛從忉利天下到人間時，比丘見法勝於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居行列之首見佛的故事，如吳・支謙（c. 194/199-253/258）《佛說義足經》云：「今佛在忉利天上，當竟夏三月。念母懷妊勤苦，故留說經，及忉利諸天。」又云：「佛及諸無數有色天釋，亦諸無數有欲天，悉下到閻浮利，安詳會優曇滿樹下。」及云：「是時蓮花色比丘尼化作金輪王服……飛來趣佛。是大眾人民及長者、帝王，遙見金輪王，悉下道，不敢當前，廣作徑路；蓮花色比丘尼到佛所。……是時有一比丘，坐去佛不遠……自生念言：『是一切無常、一切苦、一切空、一切非我，何貪是？何願是？已是何有？』比丘即在坐得溝港道，已自證。佛知人、知天、知彼比丘生意所念，說偈言：『有利得人形，持戒得為天；於世獨為王，見諦是獨尊。』」依序見《佛說義足經》，CBETA, T04, no. 198, p. 185, a6-8、c6-8、c9-23。支謙生平的研究以 2008 年刊登的鄧攀〈支謙生平略考〉一文最詳盡。他考證支謙生於西元 194-199 年之間，卒於西元 253-258 年之間，南渡奔吳於 220 年，即支謙 22 至 27 歲之間。參李周淵 2020：1，注 1；373，參考文獻。另參「台語與佛典：支謙生平略考」，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2023/12/24。（2009 年 7 月 2 日轉引自《豆瓣部落格》，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071081/）此網路文章未附作者名，但其中支謙相關的時間與李周淵注腳中所述鄧攀的考證一致，文章長度約與期刊頁數範圍所能容納的長度差不多，應是鄧攀該文的轉載。「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此句在不同佛經中可能表述略有差異，例如吳・支謙譯《佛說須摩提長者經》云：「若人得達十二因緣，即是見法；若見法者，即名見佛。」見《佛說須摩提長者經》，CBETA, T14, no. 530, p. 807, b15-16。姚秦・鳩摩羅什（c. 344-413）譯《自在王菩薩經》云：「若見緣生法，是名見法。」又云：「若菩薩能如是見一切法，則能見佛。」及云：「以見緣生法名為見法；以見法故名為見佛。」依序見《自在王菩薩經》，CBETA, T13, no. 420, p. 929, c18-19、c27-28、930, a19-20。鳩摩羅什生卒年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北涼・曇無讖（c. 385-433）譯《大般涅槃經》云：「我於諸經中說：『若有人見十二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見《大

這段經句中，佛陀說：「觀見緣起的人，他就能觀見法；觀見法的人，他就能觀見佛。」[2] 「緣起」是萬事萬物依於因、依於緣而生起的軌則。「法」的含義有多種，如：佛陀所說的法、一切現象的法、皈依的法等等，此處的「法」是指何者？佛有色身和法身，色身又可分化身和報身，法身分智慧法身與自性法身，此處所見的「佛」又是哪一種？緣起、法、佛三者分別代表不同的意涵，為何觀見緣起就可以觀見法？為何觀見法就可以觀見佛呢？《稻稈經》就是剖析這一名句的經典。[3]

《稻稈經》的重要性可分為以下五點說明：（一）談論緣起無我與破除邪見：佛陀因為證悟緣起而成佛，獨覺觀察十二緣起支而獲得果位。「緣起」是佛教不共外道的最核心思想。《稻稈經》破斥諸多邪見，

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p. 524, a28-29。曇無讖生卒年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

2 支謙所譯的《了本生死經》首句為：「佛說是：『若比丘見緣起為見法，已見法為見我。』」不空（c. 705-774）則在《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䕀喻經》〈通序〉後的〈發起序〉中譯為：「世尊觀見稻䕀，告諸苾芻而說是語：『汝等苾芻！若見緣生，即是見法；若見法，即見佛。』」參《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p. 815, b6-7；《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䕀喻經》，T16, no. 710, p. 819, a15-16。上二經均為本文所譯注之藏文《聖稻稈經頌》的梵本所依據的梵文《稻稈經》的漢譯本，此句在經中正釋「緣起」、「法」、「佛」之前列出，有破題之意。不空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2、481、493。

3 北宋・日稱（c. ? -1078）等譯的寂天（c. 650-700）《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5 說：「以緣生觀對治於癡，今當說是中緣生義。有《稻稈經》說。」引《稻稈經》來解釋「內緣起」。而此句中《稻稈經》的注釋也說明其梵文為 *Śālistamba-sūtra*。見《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p. 119, b23-24，及注 4。日稱生卒年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寂天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3、397。《大乘集菩薩學論》的梵本即本文中的「寂天《集學論》」（頁 85 第三段）。漢譯《大乘集菩薩學論》卷 1 云：「法稱菩薩造」，「法稱菩薩」的注釋作「梵 *Śāntideva*（寂天）」。見《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p. 75, b5，及注 3。該論的本文中雖記載作者為法稱（c. 600-660），但注釋中說明作者為寂天，表示作者非法稱。法稱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430。

如：講述內、外緣起的因、緣、果都沒有「我」的想法，以芽非自作等反駁果由不順因或無因所生；以地界非我、非有情、非命者等表現諸內緣不是外道所執的各種「我」；以內、外緣起的五種相——不常、不斷、不移、由小因生大果、相似相續——遮遣常、斷等見；滅除三世有「我」的迷思；解消有實存不變的「我」在造業、受報、移至來世等謬論。

（二）許多文段亦出現於巴利經典：N. Ross Reat 在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一書中列有《稻稈經》文段的巴利平行經對照表。[4] 他所分的四十八個經段中，約一半可對應到巴利的尼柯耶（nikāya），某些段落甚至有二、三部對應經。這些平行經分佈在《增支部》、《中部》、《相應部》、《長部》或《自說經》中。由此可知《稻稈經》的教說從佛陀時代乃至現今南傳佛教都一直流傳著。

（三）被多部論典所引用：月稱（c. 600-650）《淨明句論》、[5] 寂天（c. 650-700）《集學論》、[6] 智作慧（c. 950-1030）《入菩薩行論細疏》、[7] 稱友（c. 8th C.-？）注解世親（c. 400-480）《阿毘達磨俱舍論》之《明瞭義疏》、[8] 以及龍樹（c. 150-250）《迴諍論》[9] 等論典都有引用《稻稈經》

4 Reat 1993：19, 21-22, 24.

5 La Vallée Poussin 1903-1913：560-570, 593-594. 月稱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1。

6 Vaidya 1961：120-123.

7 Vaidya 1960：170-171, 186-187, 225-226, 269-270. 智作慧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3。

8 Śastri 1987：451-452. 關於稱友（Yaśomitra，耶輸密多羅），荻原雲來、木村泰賢說：稱友與玄奘之師戒賢論師同時代，大約西元六、七世紀左右。參荻原雲來、木村泰賢 2006：37。玄奘留印是在西元 629-645 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67。戒賢生卒年是西元 529-645 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98。根據《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戒賢與王子稱友於瞿波羅王時出現於世。參多羅那他著，寺本婉雅譯 1974：278。其中，此「戒賢」的注釋提到：原文 Ngang-tshul bzan-po（ངང་ཚུལ་བཟང་པོ）應譯為 Nisarga-Śīlabhadra（性戒賢），但現在效法 Schiefner，譯為 Śīlabhadra（戒賢）。參多羅那他著，寺本婉雅譯 1974：280，注 2。*nisarga* 有「天

的文段。上述這些論師除了稱友以外，都屬於中觀學派。由於許多經段被印度大乘中觀論師頻繁引用，可見此經是他們闡釋中觀緣起的經典依據。此外，清辨論師（c. 480-570）《中觀寶燈論》[10] 云：「外緣起應看

性」、「自然狀態」之意。參梵佛詞典，https://dict.fanfoyan.com/#/?wordByName=nisarga，2023/12/25。Schiefner 即德國藏學家 Franz Anton Schiefner（1817-1879）。八世紀初（西元 730-740 年左右），瞿波羅一世（Gopāla I）被推舉為王，於是波羅王朝興起。他統治四十五年，第二代是達磨波羅王（Dharmapāla）。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0。達磨波羅王約統治三十二年，一般認為那是在西元 800 年前後。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2。波羅王朝在西元 750-1199 年左右。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491。因此「戒賢（性戒賢）」與稱友約於西元 730-740 年或 750 年開始統治波羅王朝四十五年的瞿波羅一世時代中出現於世，跟玄奘之師「戒賢」並非同一人。《丹噶目錄》中有記載稱友《明瞭義疏》的藏譯本。見南天書局編輯部 1991：173，藏文貝葉頁 618，f. 309b1: ཆོས་མངོན་པ་མཛོད་ཀྱི་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ཤློ་ཀ་བདུན་བརྒྱ་སྟེ་བམ་པོ་གཉིས་དང་། ཤློ་ཀ་བརྒྱ། མཛོད་ཀྱི་འགྲེལ་པ་ཤློ་ཀ་དགུ་སྟོང་སྟེ་བམ་པོ་སུམ་ཅུ། དེའི་འགྲེལ་བཤད་སློབ་དཔོན་ཡ་ཤོ་མི་ཏྲས་མཛད་པ། ཤློ་ཀ་ཁྲི་བརྒྱད་སྟོང་སྟེ་བམ་པོ་དྲུག་ཅུ། （《俱舍論頌》，七百頌，二卷又百頌。《俱舍論釋》九千頌，三十卷。其釋疏阿闍黎耶輸密多羅造，萬八千頌，六十卷。）因此稱友《明瞭義疏》於《丹噶目錄》成立前寫成。他的生卒年作「西元八世紀－？」。世親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133、323、325、398。

9 Johnston and Kunst 1986：22, 74, 126. 龍樹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06、262、277。龍樹著有《中論》五百偈，藏譯有月稱的註釋，月稱的註釋梵文現存有《淨明句論》，據此也可知龍樹《中論偈》的梵文。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9-280。《迴諍論》在月稱的《淨明句論》中當作是《中論》作者龍樹的著述而引用，因此應是龍樹所作。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83。

10 清辨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1。山口益論證《中觀寶燈論》頻繁引用月稱的說法，難以視為清辨所作。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7-388。山口益說：《中觀寶燈論》共有八處提及月稱或月稱所說的文句。參山口益 1972：262。他並且指出：月稱於《淨明句論》中批評清辨的主張，於《菩薩瑜伽行四百論廣疏》及《入中論自釋》提及唯識宗的護法，中國傳說護法與清辨間的有、空論諍，因此月稱是清辨與護法以後的人。從《中觀寶燈論》把月稱當作權威之師而引用其語來看，將此論作者歸為清辨這件事是無論如何都不能認同的。參山口益 1972：263-264。清辨傳為晚護法（西元 530-561 年）九年去世，是與護法同時代的學長。護法立於「理世俗」的唯識立場，「護法、清辨空、有之諍」一事流傳於唐朝的中國佛教中。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81。

阿闍黎龍樹所作的《稻稈經釋》。」[11] 月稱《入中論》談「破他生」時提及《稻稈經》的「如秤低昂之理」。[12] 蓮花戒（c. 740-795）《修習次第初篇》、[13] 吉大里（c. 960-1040）《善逝本分別疏》[14] 皆說到非自作、非他作等以及非無因生。[15] 再者，西藏格魯派開創者宗喀巴大師（1357-1419）也於《入中論善顯密意疏》的「破他生」與《菩提道次第廣論》「共中士道次修心」之「由十二緣起門中思惟」中都各兩度引用《稻稈經》。[16] 因此，關於「緣起」的義理，此經受到印、藏論師們

11 德格版《西藏大藏經》（以下簡稱 D），《丹珠爾》，ཚོ། no. 3854 དབུ་མ་རིན་པོ་ཆེའི་སྒྲོན་མ་ཞེས་བྱ་བ། f. 272a2-3: ཕྱི་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ཚུལ་ཡང་སློབ་དཔོན་ཉིད་ཀྱིས་མཛད་པའི་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འི་འགྲེལ་པར་བལྟ་བར་བྱའོ། །

12 月稱造，法尊法師譯 1978：25。

13 蓮花戒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3。

14 吉大里生卒年參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熙文編著 1990：468。Jitāri，也作「Jetāri」，藏文名作「dGra las rgyal ba（勝敵）」。參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熙文編著 1990：294，注 104。Tucci 論證 Jetāri 是根據藏譯本，根據梵文本的 Jitāri 才是正確的拼法。參 Tucci 1986：250.《印度佛教史》談到「勝敵的《善逝本宗分別》」，該頁有說明圖齊提及的兩位勝敵，一位是九世紀的人，一位是十一世紀的人，曾是阿底峽的老師。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442。

15 《修習次第初篇》，Tucci 1986：495-592。“iyaṃ ca yuktir bhagavato ’bhipretā śālistambādau / svataḥ parata ubhābhyām ahetoś ca janmaniṣedhāt / ” (p. 512) “rigs pa ạdi bcom ldan ạdas kyis kyaṅ dgoṅs te / / sā lu ljaṅ pa la sogs pa las / / bdag daṅ gžan daṅ gñis ka daṅ rgyu med pa las skye ba bkag pai p’yir ro / ” (p. 559)《善逝本分別疏》，D，《丹珠爾》，ཨ། no. 3900 བདེ་བར་གཤེགས་པའི་གཞུང་རྣམ་པར་འབྱེད་པའི་བཤད་པ། f. 64a4-5: དེ་བཞིན་དུ་མྱུ་གུ་འདི་ནི་རང་གིས་མ་བྱས་གཞན་གྱིས་མ་བྱས་གཉི་གས་མ་བྱས་དབང་ཕྱུག་གིས་སྤྲུལ་པ་མ་ཡིན་དུས་ཡོངས་སུ་འགྱུར་བ་མ་ཡིན། རང་བཞིན་ལས་བྱུང་བ་མ་ཡིན་རྒྱུ་གཅིག་ལ་རག་ལས་པ་མ་ཡིན་རྒྱུ་མེད་པར་བྱུང་བ་མ་ཡིན་ནོ་ཞེས་བྱ་བ་དང་།

16 宗喀巴生卒年參原田覺 1982：296。宗喀巴造，法尊法師譯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卷 5 談到：「此他生義不能安立，違教理故。教如《稻稈經》云：『此名色芽非由自生，非由他生。』違此等眾多破他生教故。」並說：「若謂《稻稈經》云：『如秤低昂之理，於何剎那種子謝滅，即彼剎那有芽生起。』豈非以秤為喻耶？故破種芽如秤低昂，不應正理。」見《入中論善顯密意疏》，CBETA, B09, no. 44, p. 649, b13-14；651, a26-27。並見宗喀巴造，法尊法師譯《菩提道次第廣論》卷 7 所云：「《稻稈經》說十二有支攝為四因，謂無明種者，於業田中下識種子，潤以愛水，遂於母胎生名色芽。」另外也提及：「《稻稈經》說：『善見緣起，則能

高度的重視。

（四）架構系統化且較周全地探討緣起：從 Reat 所列的對應表以及前述經的大意來看，此經似乎是組織各小部經，系統化地將它們重新編輯而成的。在十二分教中屬於論議。[17] 其它講說「緣起」的經典有《緣起經》、《佛說法乘義決定經》與《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等，其中《緣起經》列出無明乃至老死十二緣起支，然後加以解釋；《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二十七個主題[18] 中第五談十二緣起，[19] 這部分的字數多寡和意義類似《緣起經》；《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比起前二經對「緣起」有較詳細的解釋，但主要針對十二緣起。相較之下，《稻稈經》不僅包含內在眾生的十二緣起，更涵蓋外在世界的緣起，並有上述各種不同面向的討論。沒有其他緣起經典比《稻稈經》的內容更有系統、範疇更全面！

（五）有依此經所造的偈頌：龍樹《聖稻稈經頌》是濃縮整理《稻稈經》，以偈頌體呈現的一部著作。[20] 英譯並研究《稻稈經》及其三部印度注疏的 Jeffrey D. Schoening 談到：依經所造的頌是為了記憶以及做為研讀手冊之用；[21] 於經典之外尚有撰述的偈頌，表示此經非常特殊，

遮除緣前後際，及緣現在一切惡見。』」見《菩提道次第廣論》，CBETA, B10, no. 67, p. 674, a2-3；674, b1-2。

17 唐・法成（？ - c. 859）集《大乘稻芊經隨聽疏》云：「今此經者即十二中自說、論議分攝。」見《大乘稻芊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p. 545, b28-29。法成生卒年參上山大峻 2012：655。

18 *Arthaviniścaya-sūtra*《決定義經》的漢譯有二：《佛說決定義經》和《佛說法乘義決定經》。N. H. Samtani 做了梵本與二漢譯本的比較。梵本有二十七個主題，《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也是，但開頭只提二十五個。參 Samtani 1971：31-38。

19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云何十二緣生支？……比丘！是名生緣老、盡。」見《佛說法乘義決定經》，CBETA, T17, no. 763, pp. 654, b5-655, a10。

20 《聖稻稈經頌》作者龍樹的年代將於下文〈三、藏譯本《聖稻稈經頌》研究〉中〈（四）《聖稻稈經頌》之作者〉一節討論。

21 Schoening 1995：27.

值得更多的關注；僅有極少數（七部）經頌被寫下來，如《大般若經》、《金剛經》等經的偈頌；[22]《聖稻稈經頌》的存在代表印度大乘佛教傳統對《稻稈經》崇高的敬重。[23]

《稻稈經》僅存部分梵文，但有完整的漢、藏譯本，以及從藏本迻譯的蒙古文譯本[24] 與滿文譯本。[25] 而《聖稻稈經頌》的梵典已佚失，無

22 另外六部經頌為：一、彌勒（c. 350-430）D no. 3786（簡稱 D3786，下同）《現觀莊嚴頌》，是 D8《般若波羅蜜多十萬頌》（廣）、D9《二萬五千頌》（中）、D12《八千頌》（略）、D10《一萬八千頌》（其中第八十四品即 D13《攝頌》，參福稱尊者著，釋法音譯釋 2007：39。）的偈頌，（參福稱尊者著，釋法音譯釋 2007：32。）上述五經依序對應《大正藏》經號 220(1)《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初會》、220(2) 同經《第二會》、220(4) 同經《第四會》、220(3) 同經《第三會》、229《佛說佛母寶德藏般若波羅蜜經》；二、無著（c. 395-470）北京版《西藏大藏經》（以下簡稱 P）no. 5864《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論頌》，是 D16《般若波羅蜜多金剛能斷大乘經》的偈頌；三、陳那（c. 480-540）D3809《般若攝頌》，是 D12《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的偈頌，對應 1518《佛母般若波羅蜜多圓集要義論》；四、赤衣（Kambala）（c. 650-750）D3812《薄伽梵母般若波羅蜜多攝義九頌》、D4462（P5210）《九頌》，是《般若經》的偈頌，二部《九頌》皆對應 1516《佛母般若波羅蜜多九頌精義論》；五、智藏（c. 700-760）D2695《聖無邊門成就陀羅尼釋偈》，是 D140、525、914《聖無邊門成就陀羅尼》的偈頌，此三部《陀羅尼》皆對應 1009、1011-1018《出生無邊門陀羅尼經》；六、阿底峽（c. 982-1054）D3804《般若波羅蜜多攝義燈》，是《現觀莊嚴頌》的偈頌。參 Schoening 1995：27-28。D 的經論名依序參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編 1982：569、3、4、4-5、4、5、5、574、4-5、574、686、415、31、93、153、573。P 的頌名依序參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 1962：609、832。彌勒、無著、陳那生卒年依序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23、398；323、326、398；385、398、406。赤衣、智藏、阿底峽生卒年依序參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熙文編 1990：289；270；299。

23 Schoening 1995：50.

24 蒙古版《西藏大藏經》完成於 1720 年。筆者根據臺北國家圖書館收藏 *Mongolian Kanjur*（《蒙古甘珠爾》）和其目錄的微縮片 。《稻稈經》（*Ārya-śālistamba nāma mahāyāna-sūtra*）在第 78 卷，經號 967，頁 297-319。此目錄列出經號、經名的蒙語和梵語轉寫、頁碼，無譯校者資訊。筆者調閱日期：2022/1/22。參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pecial Foreign Currency Program provided, Microfiche Edition,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1983. *Mongolian*

漢譯，僅存藏譯、蒙譯。[26]

《西藏大藏經》中收錄一部《聖稻稈大乘經》，二部關於《稻稈經》及龍樹《聖稻稈經頌》的注疏，即：龍樹《聖稻稈大乘經廣釋》（以下簡稱《廣釋》）、蓮花戒《聖稻稈經廣疏》（以下簡稱《廣疏》）。此二部注疏既無梵本，也無漢譯，現存藏譯與蒙譯。[27]《廣釋》既闡釋《稻稈經》，也是《聖稻稈經頌》的釋論；而《廣疏》僅僅注解經文，而沒有闡釋《聖稻稈經頌》。

《聖稻稈經頌》的中譯本提供一綱要性的詩偈，適合修行者唸誦、牢記於心，以及進一步思維、觀修之用。若能將三部印度祖師所造之《稻稈經》相關偈頌與注疏——《聖稻稈經頌》、《廣釋》、《廣疏》——譯成中文，將可為華語界增添解說「緣起無我」義理的重要資料。《稻稈經》和此三部典籍的相關文獻及研究將於下文說明。限於篇幅，本文的譯注與研究以《聖稻稈經頌》為主。而欲理解《聖稻稈經頌》，首先必須與

Kanjur 的書目參 Lokesh Chandra reproduc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rof. Raghuvira, *Mongolian Kanjur*, 108 vols, Śata-piṭaka Series: Indo-Asian Literatures, vol. 101-208, New Delhi: Sharada Rani, 1973.

25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收藏由朱誠如、孫關根總監製，《滿文大藏經》，109 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年。清乾隆五十五（1790）年刻版。第 109 函為目錄。第 66 函是《大乘舍黎娑擔摩經》，頁 267 上-271 上。參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https://lic.dila.edu.tw/0201_04；滿文大藏經目錄（中譯本），chrome-extension://oemmndcbldboiebfnladdacbdfmadadm/https://lic.dila.edu.tw/sites/default/files/lib_23.pdf，2022/4/5。《稻稈經》的蒙譯與滿譯已下注說明，不再列於第二小節中。

26 臺北國家圖書館收藏 *Mongolian Tanjur* 與其目錄的微縮片。目錄參 Lokesh Chandra 1982：1500、1510, vol. 7《聖稻稈經頌》。論典目錄記載典籍名稱的梵語、藏語、蒙語，以及頁碼、作者、譯校者，其中典籍名稱、作者、譯校者附有藏文，但有些人名未附藏文。筆者調閱日期：2022/1/20。此論書的蒙譯已於此說明，不再列於第二小節中。

27 目錄參 Lokesh Chandra 1982：1510、1518, vol. 7，前載《聖稻稈大乘經廣釋》，後載《聖稻稈經廣疏》。調閱日期：2022/1/20。此二部論書的蒙譯已於此說明，不再列於此二部論書的相關文獻及研究中。

《稻稈經》做比對，始能知曉偈頌所對應的經句和其省減的經中詞語、段落，確保能無誤地掌握偈頌的意義，因此於本文第三小節中做藏譯本《聖稻稈經頌》與藏譯本《聖稻稈大乘經》之比較。而若不配合《廣釋》，仍無法理解《稻稈經》中微細、難解之處，故於本文第四小節參考《廣釋》來說明頌文。有關以《聖稻稈經頌》為注釋基礎的《廣釋》的詳細探討，將於另文處理。

二、《稻稈經》、《聖稻稈經頌》、《聖稻稈大乘經廣釋》、《聖稻稈經廣疏》相關文獻及研究回顧

（一）《稻稈經》相關文獻及研究

1. 梵文《稻稈經》

（1）諸梵文論書引用的《稻稈經》

現存梵文論典中，引用《稻稈經》文段的有：《淨明句論》、《集學論》、《入菩薩行論細疏》、《明瞭義疏》、《迴諍論》等。非佛教的印度哲學家 Vācaspati Miśra 於其書 *Bhāmatī* 引用此經評論佛教的緣起。[28] 其中，四部佛教論典的引用可以含括其它論典引用的範圍，如：A、《明瞭義疏》引用序分、菩薩回答總說緣起的一小段。B、《入菩薩行論細疏》除了對法與佛的解說外，有從菩薩的回答一開始至所有的外緣起內容，以及部分的內緣起。C、《集學論》有內緣起的絕大部分及「慧見緣起斷三世我之妄念」的段落。D、《淨明句論》除了「蒙佛授記」之外，包含全部的內緣起至流通分。亦即除了「什麼是法」、「什麼是佛」與「蒙佛授記」三小段外，大約百分之九十的《稻稈經》經文都可在這些梵典中找到。[29] 而根據 Reat 的對照表，論典未引的三段中，除了「什麼是佛」

---

[28] Nyāyopādhyāya 1935-1937：265-267.

[29] 參 Reat 1993：17。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臺灣大學圖書館

那段以外，另兩段都有尼柯耶的平行經。[30] 因此，由現存的梵文與巴利經，幾乎可以組構出全經的面貌；再輔以藏譯或漢譯，已經有多位學者重構此經的梵文本內容。

（2）重構的梵文《稻稈經》

目前筆者取得的重構梵文《稻稈經》共有五部，包含：A、1913 年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根據各論典引文重構的《稻稈經》；[31] B、1950 年 N. Aiyaswami Śastri 在未能取得 Poussin 本的情況下，參考論典引文與納塘版藏譯本所作的梵文《稻稈經》；[32] C、1961 年 V. V. Gokhale 根據於拉薩取得的較短梵文《稻稈經》手稿所編輯的 *Mādhyamaka Śālistamba Sūtra*（《中觀稻稈經》），但這是重構而成的；[33] D、1993 年 N. Ross Reat 根據論典引文及北京版藏譯本重構的此經，他同時做英譯及納塘、德格版之校勘，參考漢譯《佛說稻芋經》做注解，而且還附上藏譯、巴利平行經和古藏文《稻稈經》殘卷的藏文，[34] 由書中各經段的文本來源對照表可以看出各經段與諸典籍間的對應關係；[35] E、2004 年 Sonam Rabten 重構的此經梵文本。[36]

2. 漢譯《稻稈經》

《大正藏》中所收錄的漢譯《稻稈經》有五部，包含：經號

30 Reat 1993：19, 21-22, 24.
31 La Vallée Poussin 1913：69-90.
32 Śastri 1950：1-19.
33 Gokhale 1961：107-116. Gokhale 表示手稿的《稻稈經》文句是由藏譯經典和梵文原典如《入行論細疏》、《集學論》、《淨明句論》、《明瞭義疏》之引文重構而來。筆者比對梵文，此手稿未包含《明瞭義疏》的引用。
34 Reat 1993：25-74. 此殘卷將於〈3. 藏譯《稻稈經》〉之中（頁 95）說明。
35 Reat 1993：19, 21-22, 24.
36 Sonam Rabten 2004：453-464.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708，吳・支謙譯《了本生死經》；[37] 經號 709，東晉・闕譯《佛說稻芊經》；[38] 經號 710，唐・不空譯《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𦼮喻經》；經號 711，宋・施護（c. 950-1018）[39] 譯《大乘舍黎娑擔摩經》；經號 712，敦煌出土之失譯《佛說大乘稻芊經》。此外，在《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上也有一大段文句與《稻稈經》一部分的內容相近。[40]

---

[37] 此經為《稻稈經》最早的漢譯。它雖然不具大乘經的形式，但基本內容與其他四經相同。《了本生死經》收於《大正藏》冊 16，第 708 經。在經名的注釋中說明此經的梵文名為 *Śālistamba-sūtra*。參《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708, p. 815, b3。此梵文名與《大乘集菩薩學論》所引用的《稻稈經》的梵文名相同。

[38] 「芊」，音ㄍㄢˇ，「稈」之異體。參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educode=C11389, 2022/4/25。CBETA 2022.Q1 版已經把於《大正藏》的《佛說稻芋經》中出現三次的「芋」修訂為「芊」。參《佛說稻芊經》，CBETA 2022.Q1，T16, no. 709, p. 816, c16、c24、p. 818, c20。經文首、尾兩個經名中「稻芊」的注釋為：「稻芊【CB】【麗-CB】【宋】【宮】，稻芋【大】下同，稻稈【元】【明】下同（cf. K11n0272_p0605a01）」參《佛說稻芊經》，CBETA 2022.Q1, T16, no. 709, p. 816, c16、p. 818, c20；經文中「芊」字的注釋為「芊【CB】，芋【大】」參《佛說稻芊經》，CBETA 2022.Q1, T16, no. 709, p. 816, c24。【麗-CB】表示 CBETA 自行查閱《高麗藏》的記錄。參 CBETA 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經文格式說明・校勘版本略符」，https://www.cbeta.org/format/abbr_ver.php，2023/12/25。宇井伯壽說：《縮刷藏經》把《佛說稻芊經》的「芊」作「芋」是錯誤的。參宇井伯壽 1982：267。明治 13-18 年（1880-1885），由島田蕃根、福田行誡等人主持，於東京弘教書院對校宋、元、明、高麗四藏，採用活字排印，刊行《縮刷藏經》。1924-1934 年，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監修《大正藏》。參余崇生 1998 一文。周伯戡表示：《大正藏》的底本主要是《高麗藏》。日本出版《縮刷大藏經》時，以《高麗藏》為底本做了句讀。他利用《頻伽藏》(《縮刷藏》的覆刻本）校過幾本《大正藏》的佛經，發現在句讀上兩者的錯誤相同，因而推測《大正藏》似乎繼承《縮刷藏》的句讀。參周伯戡 2002：381。因此《大正藏》中《佛說稻芊經》的「芊」作「芋」應該也是參考《縮刷藏》，而有同樣的誤植。

[39] 施護卒於北宋真宗天禧元年十二月，1017/12/27 至 1018/01/25 之間。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施護於西元 980 年到中國京城（開封），1018 年逝世，卒時已逾六十歲，大約生於西元 950 年。參李裕晨整理 2018 一文；另見 De Laurentis 2020 篇名。

[40] 陳・真諦（c. 499-569）譯《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卷 1 云：「佛言：『往昔諸佛

《大正藏》中收錄兩部《稻稈經》注疏，即：經號 2782，唐‧法成所集《大乘稻芉經隨聽疏》(以下簡稱《隨聽疏》)，以及經號 2783，佚失譯者姓名的《大乘稻芉經隨聽疏決》。

3. 藏譯《稻稈經》

藏譯《聖稻稈大乘經》(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以下簡稱《經》)[41] 無跋（後記），在《丹噶目錄》(812/824) 中有記載。[42]《蒙古甘珠爾》的經跋中載為印度堪布勝友、施戒、牟尼鎧與西藏譯師智軍所譯。[43] 藏譯本《經》的翻譯完成於《丹噶目錄》之前，譯者的年代

所說，汝等比丘！若見十二因緣生相，即是見法。若能見法，其則見佛。』……如所作受業便受相似果，故稱從相似生。」見《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CBETA, T24, no. 1482, pp. 958, a14-959, c2。真諦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399。

41 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簡稱《中華藏》)‧甘珠爾（藏文對勘本，以下簡稱 CTK）》卷 62，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8 年。CTK, vol. 62, pp. 314-333；8 種版本校勘資訊見頁 333-335。另參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以下簡稱 TBRC）網站（PDF 版），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2018/2/10。《西藏大藏經》各版本資訊另參布楚‧尖仁色 2012：10、98、103。

42 《丹噶目錄》，D，《丹珠爾》，སྣ་ཚོགས། ཇོ། no. 4364, f. 294b6: ཕོ་བྲང་སྟོང་ཐང་ལྡན་དཀར་གྱི་ཆོས་འགྱུར་རོ་ཅོག་གི་དཀར་ཆག་བཞུགས།。《丹噶目錄》，P，《丹珠爾》，ངོ་མཚར་བསྟན་བཅོས། ཆོ། no. 5851, f. 352b5: ཕོ་བྲང་སྟོང་ཐང་ལྡན་དཀར་གྱི་བཀའ་དང་བསྟན་བཅོས་འགྱུར་རོ་ཅོག་གི་དཀར་ཆག་དཔལ་བརྩེགས་དང་ནམ་མཁའ་སྙིང་པོས་མཛད་དོ། །' དཔལ་བརྩེགས་（吉祥積）與 ནམ་མཁའ་སྙིང་པོ（虛空藏）造。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 1957-1961：143，冊 145。這是最早的一部《西藏大藏經》目錄，Giuseppe Tucci 推斷其成書於 812 年。參 Tucci 1986：356, note 1。不過上山大峻於「敦煌佛教年譜」中作 824 年。參上山大峻 2012：482。參《丹噶目錄》，D, f. 299a3: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 ཤློ་ཀ་ཉིས་བརྒྱ་ཉི་ཤུ་རྩ་དྲུག (《聖稻稈經》,〔梵文有〕226 頌。)

43 參 Schoening 1995：6, 440。另參 Bischoff 1968：465, Band II。《བུ་སྟོན་ཆོས་འབྱུང་།（布頓佛教史)》記載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稻稈經》）為智軍所譯。參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 1991：223。該書的中譯本把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 譯作「《佛說大乘稻芉經》」。參布頓著，郭和卿譯 1988：49，下冊。中譯者採用《大正藏》經號 712 的經名。木刻版藏譯本《稻稈經》與五漢譯《稻稈經》中經號 712《佛說大乘稻芉經》的內容最相近，因此在五漢譯《稻稈經》中選用《稻稈經》經名時，以選用《佛說

約為八至九世紀。[44] 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 1862-1943）於新疆安迪爾（Endere）發現一件約西元 750 年寫成的古《稻稈經》藏文寫卷，[45] Reat 曾於其書中使用它。在敦煌，伯希和（Paul Eugène Pelliot, 1878-1945）先後尋獲五種藏文寫卷，即：PT（Pelliot Tibétain）115、[46] 549-552，[47]

大乘稻芊經》最恰當。但敦煌出土的漢譯本《佛說大乘稻芊經》有藏譯本，經名為：「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聖稻稈大乘經》）」。參 Schoening 1995：390。除了 ས་ 在木刻版藏譯本《稻稈經》經名中作 སཱ 外，經名的其他部分與木刻版藏譯本《稻稈經》經名相同；而其內容與漢譯本《佛說大乘稻芊經》幾乎完全一致，但與智軍所譯的木刻版藏譯本《稻稈經》略有差異。因此《བུ་སྟོན་ཆོས་འབྱུང་།（布頓佛教史）》記載的「སཱ་ལུ་ལྗང་པའི་མདོ་」譯為「《稻稈經》」比譯為「《佛說大乘稻芊經》」適切。

44 邀請印度堪布勝友、施戒等人至藏地的時間，是在藏王赤松德贊（c. 742-797）死後。參 Tucci 1986：360。赤松德贊生卒年參原田覺 1982：285。赤松德贊的生年是 742 年。參 Tucci 1986：339。另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23, note 4。關於赤松德贊的死亡年代有幾種說法。《青史》的記載是 780 年，參 Roerich 1995：xix, 52（此中有包括赤松德贊、牟尼贊普等至朗達瑪間西藏佛教前弘期諸藏王在位年代的說明）。另有赤松德贊死於 797 年（56 歲）、800 年（59 歲）、802 年（61 歲）、810 年（69 歲）之說。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92, note 359。上山大峻於「敦煌佛教年譜」中作 797 年，參上山大峻 2012：482。赤松德贊逝世後，子牟尼贊普為王，在位時間不久；之後牟底贊普繼位，迎請無垢友、智軍等補譯經。牟底贊普於公元八世紀末成為藏王。參劉立千 2002：86、183。據學者考據，牟尼贊普出生於西元 774 年或 786 年，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30, note 360。

45 Barnett 1981：550-556. Schoening 書中提到兩次此寫卷。參 Schoening 1995：149, 183。斯坦因生卒年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

46 目錄參 Lalou 1939：38, vol. 1, XIII。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07：220-225。另參 Schoening 1995：135。伯希和生卒年參「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 person/，2023/12/25。

47 目錄參 Lalou 1939：127, vol. 1, XIII。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08：207-214（PT549），215-219（PT550），225-229（PT551），230-234（PT552）。另參 Schoening 1995：134-135。

而斯坦因亦尋得二種：IOL. 180（2）、[48] 188。[49] 其中，PT 551、552 有跋，智軍所譯。PT 549、551 有全部的經文，其他寫卷並不完整。

此外，根據 དབའ་བཞེད་（《巴協》，*dba' bzhed*），[50] 漢譯《稻稈經》於赤松德贊時傳入西藏，[51] 由中國堪布 Me kong（梅空），譯師 ལྷ་ལུང་ཀླུ་གོང་（拉隆祿恭）、འགོ་བོམ་ལྡན་མ་གཡུ་གོང་（枸繃丹瑪尤恭）、བྲན་ཀ་ལེགས་གོང་（枕嘎磊恭）翻成藏文。[52]

4.《稻稈經》當代研究

在日譯本的翻譯部分，1930 年櫻部文鏡把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甘珠爾》之《稻稈經》日譯成《大乘稻芉經》。[53] 1932 年泉芳璟將《佛說稻芋經》翻成日文，並寫〈佛說稻芉經解題〉。[54] 1934 年清水谷恭順將《了本生死經》、《佛說稻芋經》翻成日文，並寫〈了本生死經解題〉、〈佛說稻芋經解題〉。[55] 1989 年到 1991 年大南龍昇於〈チベット語訳稲芉

48 參 Schoening 1995：135。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11：197-206, IOL. Tib.J. vol.12 no. 4, f. 15a1-32b5。此即 Schoening 所用的 IOL. 180 (2)。

49 參浅野守信 1991：25-45。Schoening 書中未提及此殘缺寫卷，筆者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1-7 冊中也沒有找到。

50 སྦ་བཞེད་即《巴協》、《桑耶寺詳志》，巴色朗著，記載八世紀赤松德贊時期的歷史，敍述桑耶寺建成之後，佛教在西藏宏揚的情形等。參張怡蓀主編 1993：2012。དབའ་བཞེད་ 的事件大綱與現存《桑耶寺詳志》སྦ་བཞེད་ 一致，但為比它更早而略有差異的闡述。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封底。

51 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47-52。

52 參 Pasang Wangdu, Diemberger, and Sørensen 2000：70。

53 櫻部文鏡譯 1930。筆者未得此書，轉引自浅野守信 1991：26、40。

54 泉芳璟 1974：67-73，解題見頁 65-66。

55 《了本生死經》，清水谷恭順 1974：158-162；解題見頁 157。《佛說稻芋經》，清水谷恭順 1974：164-170，解題見頁 163。山田龍城提及：《國譯一切經》《經集部》12 與 14 誤將東晉失譯本《佛說稻芋經》收為 2 譯。參山田龍城著，許洋主譯 1988：296，注 80。

経広疏・広釈和訳（II）〉等四篇論文中採用斎藤精也根據 La Vallée Poussin 重構的梵本所譯的日文《稻稈經》。[56] 2006 年塩崎幸雄作《佛說稻芋經》校註。[57]

西文翻譯方面，1908 年 Carlo Puini 把《佛說稻芋經》譯成義大利文。[58] 1922 年 Cecil Bendall 和 W. H. D. Rouse 翻譯寂天的《集學論》，其中引用超過一半的《稻稈經》。[59] 1958 年 Erich Frauwallner 將部分《稻稈經》翻譯成德文，收在 *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 一書中。[60] 1959 年 Jacques May 將月稱《淨明句論》所引用的《稻稈經》翻譯成法文。[61] 1980 年 Fernando Tola 和 Carmen Dragonetti 翻譯全經內容為西班牙文，收在 *Budismo Mahāyāna* 一書中。[62] 1983 年 Raniero Gnoli 翻譯全經成義大利文，收在 *Testi Buddhisti* (*in Sanscrito*) 一書中。[63] 1985 年 Stanley Frye 將全經從蒙古文翻譯成英文。[64] 1991 年 John M. Cooper 英譯 N. Aiyaswami Śastri 重構的此經梵文，收在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一書中。[65] 1993 年 N. Ross Reat 把他自己所做的此經重構梵文本譯成英文。[66] 1995 年 Jeffrey D. Schoening 搜集《稻稈經》的六種敦煌本、七種木刻版、六種手稿，作校勘、[67] 英譯，加上對《稻稈經》及其三部印度注疏的研究，

56 大南龍昇 1989a：59-89；1989b：91-125；1990：53-85；1991：55-112。
57 塩崎幸雄校註 2006：326-334。
58 Puini 1908：453-486. 並參 Schoening 1995：7。
59 Bendall and Rouse 2006：209-215. 並參 Schoening 1995：7-8。
60 Frauwallner 1958：49-60. 並參 Schoening 1995：8。
61 May 1959：267-276. 轉引自 Schoening 1995：8。
62 Tola and Dragonetti 1980：37-62. 轉引自 Schoening 1995：8。
63 Gnoli 1983：49-59. 轉引自 Schoening 1995：8。
64 Frye 1985：35-44. 並參 Schoening 1995：8。
65 Cooper 1991：21-57; 1992：75-76. UK Association for Buddhist Studies, https://ukabs.org.uk/buddhist-studies-review-vols-1-22/, 2022/4/25.
66 Reat 1993：25-74.
67 Schoening 1995：134-141, 389-448.

寫成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一書。[68] 1997 年 Ulrich Pagel、J. W. De Jong 與 1998 年 Mark Tatz 都曾對此書做評論。[69] 2018 年 Dharmasāgara Translation Group 英譯《稻稈經》。[70] 2020 年格西 Yeshe Thabkhe（ཡེ་ཤེས་ཐབས་མཁས་）於其書中採用 Schoening 為了適合大眾閱讀而稍加修改的英譯本。[71] 另有金成哲的《聖稻芉大乘經》韓文譯本。[72]

而在《稻稈經》的相關研究上，日本方面，有斎藤精也、智谷公和、浅野守信、崎山忠道等多位學者所作的論文；[73] 中文方面，有 1955 年太虛大師的《稻稈經》講記，1995 年釋惠敏與釋果徹針對梵文《淨明句論》所引《稻稈經》的中譯，以及 2017 年劉明對敦煌本《大乘稻芉經》及其注疏寫本的研究、張湧泉與劉明合著的〈敦煌本《佛說大乘稻芉經》及其注疏殘卷綴合研究〉一文等。[74]

（二）《聖稻稈經頌》相關文獻及研究

藏譯龍樹《聖稻稈經頌》（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以下簡稱《頌》）[75] 在《西藏大藏經》木刻版的卓尼版（以下簡稱 C）中只有一

68 Schoening 把英譯《稻稈經》穿插於英譯《聖稻稈經廣疏》當中。英譯《聖稻稈經廣疏》參 Schoening 1995：191-338。

69 分別參見 Pagel 1997：383-385；De Jong 1997：187-192；Tatz 1998：546-547。

70 Dharmasāgara Translation Group trans. 2000：1-40. 參見 https://read.84000.co/translation/toh210.html, 2020/3/4. 此《稻稈經》英譯已於 2018 年出版，筆者參閱 2000 年版。

71 Schoening 2020：1-12.

72 金成哲 2001：41-70。

73 斎藤精也 1960：67-76；智谷公和 1980：118-119；浅野守信 1991：25-45；Morinobu Asano（浅野守信）1990：8-12。崎山忠道 2018：116-119；2020：141-164；2021a：62-65；2021b：25-43；2023：1-147。

74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 1955：132-181；釋惠敏、釋果徹 1995：156-195；劉明 2017：1-104，張湧泉、劉明 2017：16-27。

75 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

部，無跋，但在德格版、納塘版（以下簡稱 N）、北京版，以及寫本的金字版（以下簡稱 G）中皆有兩部，[76] 其中一部有跋，由印度堪布法吉祥賢、大譯師善慧與智童所譯，吉祥積校訂，[77] 翻譯的年代約為西元

文對勘本，以下簡稱 CTT）》卷 65，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年。《頌》見頁 774-780，校勘資訊見頁 781-782。《丹噶目錄》雖未列《頌》，但列出 f. 306a4-5: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ཚིགས་བཅད་དུ་བསྡུས་པའི་འགྲེལ་པ། སློབ་དཔོན་ཀླུ་སྒྲུབ་ཀྱིས་མཛད་པ།（《稻稈經攝頌廣釋》，阿闍黎龍樹造。）

[76] C: མདོ་འགྲེལ། ངི། no. 3951, f. 18a7-20b6. 同一版本有兩部《頌》時，以簡稱後加數字 1 或 2 表示。D1: ཇོ་བོའི་ཆོས་ཆུང་བརྒྱ་རྩ། no. 4552, f. 292a2-296a6; D2: མདོ་འགྲེལ། ངི། no. 3985, f. 18a3-20b4; N1: མདོ། གི། 無編號，203a7-206a5; N2: མདོ། ངི། no. 4274, f. 20a5-22b7; P1: བྱང་ཆུབ་ལམ་སྒྲོན། གི། no. 5466, f. 213a1-216b7; P2: དཀོ[ན་མཆོ]ག་རྗེས་དྲན། ངི། no. 5485, f. 22a3-25a6; G1: བྱང་ཆུབ་ལམ་སྒྲོན། གི། no. 3469, f. 258a4-262a1; G2: དཀོ[ན་མཆོ]ག་རྗེས་དྲན། ངི། no. 3488, f. 26a1-29b3. 參 TBRC，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2018/2/9, 2/10, 8/26, 8/28。此網站已更改為「佛教數字資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以下簡稱 BDRC）新圖書館測試版，原來的網址直接連結至 https://library.bdrc.io/。於「作品」、「實例」、「在電子檔中」三個選項選「實例」，搜索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可得《頌》德格版、北京版、納塘版、金字版、《中華藏》版，但無卓尼版；卓尼版可點選《中華藏》版，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1PD95844，再選「作品、實例、在電子檔中」的「作品」，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WA0BC002?tabs=bdr:MW1PD95844, bdr:IE1PD95844，可見到卓尼版；再點選卓尼版，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 MW1GS66030，2022/3/19。Schoening 未得的 D1 和 G1 於此網站皆可找到。Schoening 1995：50, note 3 提到：「金字版《丹珠爾》可能在同樣位置（中觀部）也有一部《聖稻稈經頌》，但當時未能確定其是否存在。」此文本即是 G1。再者，Schoening 1995：142, note 2 說：「我未能得到另一部《聖稻稈經頌》D 4552, f. 179b3-182a3。」此即 D1，不過此網站的 D 4552 是 f. 292a2-296a6。BDRC 中有兩部納塘版《丹珠爾》：bdr:MW22704、bdr:MW2KG5015，這兩部的目錄相同。Schoening 所說 N 中無經號的《頌》是 vol. 121 中的 no. 4255。參 BDRC，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2023/12/25。

[77] D1、N1、P1、G1 是同一部《頌》的四種版本，正文末尾有跋，各版寫法有少許差異，但意思相同，印度堪布之名作「法吉祥賢」（དྷརྨ་ཤྲཱི་བྷ་དྲཱ，dharma śrī bha drā）。崔成仁欽說《頌》和《聖稻稈大乘經廣釋》二者皆是這些譯師所譯，但其將 དྷརྨ་ཤྲཱི་བྷ་དྲཱ 作 དྷརྨ་ཤྲཱི་བྷ་དྲ。參崔成仁欽 1985：797。D2、N2、P2、G2 是另一部《頌》的四種版本，無跋，其後接續同一作者龍樹解說此頌的《聖稻稈大乘經廣釋》。《廣

800 年左右。此外，Schoening 還得到寫本達旺版《甘珠爾》（以下簡稱 T）中的《頌》。[78]

Sonam Rabten 重構此《頌》的梵文[79] 並譯為印度語。[80] 大南龍昇做日譯。[81] Schoening 做英譯。[82]

（三）《聖稻稈大乘經廣釋》相關文獻及研究

藏譯龍樹《聖稻稈大乘經廣釋》（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རྒྱ་ཆེར་བཤད་པ།《廣釋》）由印度堪布法吉祥光、大譯師善慧與智童所譯，吉祥積校訂。[83]

Sonam Rabten 將此典籍重構成梵文並做印度語譯。[84] 大南龍昇探討此論的思想，[85] 日譯並考察論書開頭釋經的方法，[86] 亦將正釋經文的部

釋》有跋，不過印度堪布之名作「法吉祥光」（དྷརྨ་ཤྲཱི་པྲ་བྷཱ，dharma śrī pra bhā）。

78 T: མདོ། ཚ། 無編號，f. 280a4-283a5。參 Schoening 1995：142。

79 Sonam Rabten 2004：255-261.

80 Sonam Rabten 2004：315-321.

81 大南龍昇 1983：1-18。

82 Schoening 1995：339-365.

83 CTT, vol. 65, pp. 783-872；校勘資訊 pp. 872-881。D, མདོ་འགྲེལ། ངི། no. 3986, f. 20b4-55b3; P, དཀོན་མཆོག་བརྩེགས་ཏུ་ངེས་བྱས། ངི། no. 5486, f. 25a6-69a6; N, མདོ། ངི། no. 4275, f. 22b7-63a4; C, མདོ་འགྲེལ། ངི། no. 3952, f. 20b7-57b1; G, དཀོན་མཆོག་བརྩེགས་ཏུ་ངེས་བྱས། ངི། 無編號，f. 30a1-79b3。參 Schoening 1995：143-144。另參 TBRC，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 2018/2/9, 2/10。Schoening 說的無編號《廣釋》在 BDRC 金字版《丹珠爾》bdr:MW23702 的目錄中可以找到，編號為 3489。參 BDRC，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3702，2023/12/25。《丹噶目錄》，D, f. 306a4-5: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ཚིགས་བཅད་དུ་བསྡུས་པའི་འགྲེལ་པ། སློབ་དཔོན་ཀླུ་སྒྲུབ་ཀྱིས་མཛད་པ། ཤློ་ཀ་སྟོང་ཉིས་བརྒྱ་སྟེ་བམ་པོ་བཞི།（《稻稈經攝頌廣釋》，阿闍黎龍樹造，1200 頌，四卷。）

84 Sonam Rabten 2004：263-313、323-374.梵文部分參見前頁數，印度語見於後者。

85 大南龍昇 1967：118-119。

86 大南龍昇 1985：199-219。

分翻譯為日文。[87] Schoening 未做《廣釋》的完整英譯。他在《頌》、《廣疏》的英譯中，以下注的方式做《廣釋》的部分英譯。《廣釋》的某些文段，例如針對頌 18「非由自作、非由他……非無因。」與頌 30ab「凡起一、合種種想，彼即無明三有障。」的詳細說明，則概要英譯於其書第三章中。[88]

（四）《聖稻稈經廣疏》相關文獻及研究

藏譯蓮花戒《聖稻稈經廣疏》（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རྒྱ་ཆེར་འགྲེལ་པ།《廣疏》）[89] 由印度堪布天王菩提與西藏譯師智軍所譯，譯出年代約西元九世紀初。[90] 敦煌藏文寫卷有伯希和三種：PT553、554、2105 和斯坦因一種：IOL. 189。[91] 這些寫卷皆有缺漏的文段，而 PT553、IOL. 189 有行間注。另

87 大南龍昇 1989a：59-89；1989b：91-125；1990：53-85；1991：55-112。

88 頌 18 的詳細說明見 Schoening 1995：63-69，頌 30ab 的詳細說明見 Schoening 1995：73-74。

89 參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中華大藏經・丹珠爾（藏文對勘本，以下簡稱 CTT）》卷 67，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1 年。CTT, vol. 67, pp. 380-423，校勘資訊見頁 424-426。D, མདོ་འགྲེལ། ཇི། no. 4001, f. 145b5-163b4; P, མདོ་འགྲེལ། ས་བཅུ། ཇི། no. 5502, f. 174b1-196b2; N, མདོ། ཇི། no. 4291, f. 171a2-192a5; C, མདོ་འགྲེལ། ཇི། no. 3968, f. 145b5-163b4; G, ཇི། 無編號，f. 213a1-239b6。參 Schoening 1995：146。另參 TBRC, https://www.tbrc.org/#! footer/about/newhome, 2018/2/9, 2/10。Schoening 說的無編號《廣疏》在 BDRC 金字版《丹珠爾》bdr:MW23702 的目錄中可以找到，編號為 3505。參 BDRC，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3702，2023/12/25。《丹噶目錄》，D, f. 306a4: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རྒྱ་ཆེར་འགྲེལ་པ། ཤློ་ཀ་བཞི་བརྒྱ་ལྔ་བཅུ་སྟེ། བམ་པོ་གཅིག་དང་ཤློ་ཀ་བརྒྱ་ལྔ་བཅུ།（《聖稻稈經廣疏》，450 頌，即 1 卷又 150 頌。）其中並未記錄作者。

90 關於藏王赤熱巴金聘請印度天王菩提、西藏智軍等譯經並釐定譯名，參劉立千 2002：86-87、183。據考證，赤熱巴金於西元 814-836 年在位。參 Roerich 1995：xix, 52-53。此跋僅見於 PT2105。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20：6。

91 PT553 的版本說明參 Schoening 1995：145-146. 目錄參 Lalou 1939：v. 1, XIII, 127。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08：240-262；PT554 的版本說明參 Schoening 1995：144。目錄參 Lalou 1939：v. 1, XIII,

外，在 PT2105 有《西藏大藏經》C、D、G、N、P 各版所缺的跋。

大南龍昇曾進行日譯並分析此注疏一開始的釋經方法，[92] 再做其後釋經部分的日譯。[93] Schoening 做英譯。[94] 格西 Yeshe Thabkhe 做印度語譯。[95] 才項南杰與多布旦對 PT553 和 IOL. 189 二敦煌文本進行滙校。[96] 而芳村修基、立花孝全、上山大峻皆曾述及《廣疏》與法成《隨聽疏》的關係。[97]

128。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08：263-265；PT2105 的版本說明參 Schoening 1995：145-146。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20：1-6；IOL. 189 的版本說明參 Schoening 1995：144-146. 寫卷參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 2012：IOL. Tib.J. vol.19 no. 5, 358-373, f. 1a1-22b4, f. 32a1-33b4。此即 Schoening 所用的 IOL. 189。PT553 的「版本說明」內容為「3. y = PT 553 ka 18a-18b, 20a-22b, 24a-53b: This manuscript is nearly complete, missing only a few folios. It is in clear *dbu can* but has some darkened pages that are nearly illegible......The *tsheg* is placed after each word followed by a *shad* and is positioned at the level of the head-line or just below it.」，見頁 145，以及「Also, PT 553(y) and IOL 189(x) have interlinear notes. Those in y are sometimes illegible, unfortunately.」，見頁 146。Schoening 英譯《聖稻稈經廣疏》採用的文本前半是 IOL. 189，後半是 PT2105，見頁 449。而其他版本不同處於其書 Part III: Diplomatic Editions 中的 Chapter 8: Kamalaśīla's *Śālistamba-ṭīkā* pp. 450-532 以下注方式表示。沒有單獨譯出 PT553、PT554、PT2105、IOL. 189。

92 大南龍昇 1985：199-219。

93 大南龍昇 1989a：59-89；1989b：91-125；1990：53-85；1991：55-112。

94 Schoening 1995：191-338.

95 格西於 *The Rice Seedling Sutra* 一書中提及 2010 年出版此印度語譯本。參 Geshe Yeshe Thabkhe 2020：vii。

96 才項南杰、多布旦主編，《དུན་ཧོང་ཡིག་ཚང་ཁྲོད་ཀྱི་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དང་རྡོ་རྗེ་གཅོད་པའི་འགྲེལ་པ་མཆན་འགྲེལ་ཞིབ་བརྡགས་མ།（敦煌佛教文獻注疏滙校《聖稻竿經》與《金剛經》）》，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18 年，頁 1-181。參 BDRC,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W3CN22346, 2022/4/9。

97 參芳村修基 1956：128-129；立花孝全 1966：222-225；上山大峻 2012：212-215。

此外，西藏祖師的著作有：《稻芉經備忘錄》[98] 和 རོང་སྟོན་ཤེས་བྱ་ཀུན་རིག（絨敦・歇恰袞日，1367-1449）的《稻稈經》注疏，[99] 但目前皆不可見。[100]

三、藏譯本《聖稻稈經頌》研究

藏譯《聖稻稈經頌》共有七十頌，每一頌四句，每句七個音節，第

98 《དཀར་ཆ་འཕང་ཐང་མ།（旁塘目錄）》於 མདོ་སྡེ་དང་བསྟན་བཅོས་ཀྱི་ཏི་ཀ། བཙན་པོ་ཁྲི་སྲོང་ལྡེ་བཙན་གྱིས་མཛད་པ་ལ།（經論注疏贊普赤松德贊撰）中列有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བརྗེད་བྱང་།（《聖稻稈經備忘錄》）。參西藏博物館編 2005（2003）：54-55。但《布頓佛教史》並非把此書歸為赤松德贊所著，而是置於「未署作者名的論著」中。參布頓著，郭和卿譯 1988：343，下冊。另參 མཛད་པ་པོའི་མཚན་མ་སྨོས་པ་ལ། …… ཤེར་ཕྱིན་བདུན་བརྒྱ་པ། ལང་ཀར་གཤེགས་པ། ས་བཅུ་པ། སངས་རྒྱས་ཀྱི་ས།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རྣམས་ཀྱི་བརྗེད་བྱང་།（未署作者名的論著……般若七百頌、楞伽、十地、佛地、稻稈諸經之備忘錄）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 1991：310-311。

99 此「絨敦・歇恰袞日」譯名見民族圖書館編 1996：325。又譯為「絨丹西夏古仁」，見噶瑪降村編譯 2004：321。又稱 རོང་སྟོན་སྨྲ་བའི་སེང་གེ，見民族圖書館編 1996：325。སྨྲ་བའི་སེང་གེ 意譯「獅子吼」，音譯「馬畏僧格」，見絨敦獅子吼著，洛桑滇增堪布譯講 2016：封面內頁。絨敦・歇恰袞日生卒年參 Schoening 1995：12。據絨敦・歇恰袞日的傳記中記載他著有《稻稈經》的釋論，參 རོང་སྟོན་བཀའ་འབུམ།（絨敦文集）ཀ། f. 18b6-19a2: གཉིས་པ་དེས་མཛད་པའི་བསྟན་བཅོས་ཀྱི་རྣམ་གྲངས་ནི། ད་ལྟར་རོང་སྟོན་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འི་གསུང་འབུམ་གྱི་དཀར་ཆག་མ་མཐོང་ཡང་། འདི་ལྟར་པཎ་ཆེན་ཤཱཀྱ་མཆོག་ལྡན་གྱིས་མཛད་པའི་རྣམ་ཐར་ལས། ཡུམ་རྒྱས་པ་སྟོང་ཕྲག་བརྒྱ་པའི་རྣམ་བཤད་རྒྱས་བསྡུས་གཉིས་དང་། 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དང་། 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ཆེར་འགྲེལ་པ་དང་། ……（第二，其所造論典的項目，雖今未見以前絨敦遍智（即絨敦・歇恰袞日）文集的目錄，但班禪釋迦卻登所著的傳記云：「《廣母般若十萬頌注疏》廣、略二種、〈《稻稈經》與《般若心經》廣釋〉……」）རོང་སྟོན་ཤེས་བྱ་ཀུན་རིག གསུང་འབུམ། རྫོང་སར་ཁམས་བྱེའི་སློབ་གླིང་། 2012, BDRC, purl.bdrc.io/resource/MW4PD2097, 2022/5/10。另參 Schoening 1995：12。

100 筆者查 BDRC，找不到 ས་ལུ་ལྗང་པའི་བརྗེད་བྱང་།（《稻稈經備忘錄》）的相關資料。在《絨敦文集》10 函（ཀ།-ཐ།）的目錄（見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W4PD2097?s=%2Fshow%2Fbdr%3AMW4PD2097#open-viewer，2022/5/10）與 ཀ། f. 29a2-34b5 中，都沒有〈《稻稈經》與《般若心經》廣釋〉，ཀ། f. 307a1-313a3 是 ཤེས་རབ་སྙིང་པོའི་རྣམ་བཤད་ཡུམ་དོན་རབ་གསལ་ཞེས་བྱ་བ་བཞུགས་སོ། །（中譯本：絨敦獅子吼著，洛桑滇增堪布譯，《《般若心經》疏：清晰母義論》，臺北：八蚌文化，2015 年），但沒有《稻稈經》的注疏。《藏漢對照德格印經院藏版總目錄》之《絨丹西夏古仁文集》目錄中也無《稻稈經》的注疏。參噶瑪降村編譯 2004：319-321。

四十七頌僅有三句，[101] 實際為六十九頌又三句。

（一）核心架構

藏譯《聖稻稈經頌》的核心架構是在說明「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這段經句。解釋何謂緣起、法、佛；為何見緣起即見法、見佛；緣起的定義；緣起分外、內，再各分因、緣；這些因、緣、果皆無我，是幻化；果非自作、他作等不順因或無因所生；內、外緣起皆具五種性質；十二緣起的詳細內容；以智慧觀見緣起，以及斷三世我之妄念、緣起的還滅等利益。

（二）大綱

藏譯《聖稻稈經頌》大綱如下：

頌 1 首先禮讚佛陀，然後說明將闡釋《稻稈經》根本偈。[102] 頌 2 敘述時間、說法者、場所與聽法眾。頌 3-4 說明佛見稻稈並說那段經句，然後默然。頌 5-7 是舍利弗請問慈氏菩薩那段經句的意思。

頌 8-11 慈氏菩薩總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頌 12-68 詳述緣起，其中的頌 12 說明緣起是有因、有緣的，無論佛出、不出世，此法性常住。頌 13a-b 說明緣起分外、內，又各分因、緣，即是與因聯

[101] 頌 47-48 藏譯見本文譯注部分（頁 133），中譯：「然而如種子之識，由業、煩惱所建立，稱其為種子識者。無明沃土所滋養，受愛之水所浸濕，由因出生名色芽，如是情景亦將現。」Schoening 將頌 47 作三句，頌 48 作四句。參 Schoening 1995：359。大南龍昇把頌 47 作四句，頌 48 作三句。參大南龍昇 1983：13。細究文意，「然而如種子之識，由業、煩惱所建立，稱其為種子識者。」說明業、煩惱與種子識的關係，三句合起來表達一個完整的意思；而「無明沃土所滋養，受愛之水所浸濕」說明煩惱性之無明和愛與種子識的關係，因此頌 47 作三句比較合於依文義完整性區分不同偈頌的原則。

[102] 本文中《聖稻稈經頌》的偈頌編碼為筆者所加。

繫而生、與緣聯繫而生。頌 13c-17 說明外緣起之因與緣。頌 18-19b 說明外緣起之果。頌 19c-21d 說明外緣起有五性質：（1）不是恆常；（2）不是斷滅；（3）不是移動；（4）從小因能成就大果；（5）果與因相似相續。

頌 22a-b 說明內緣起亦分因與緣。頌 22c-25c 說明內緣起之因。頌 25d-29 說明內緣起之緣。頌 30-37 說明十二緣起的意義。頌 38-39 說明由同源詞等顯示無明至惱的名義相符。頌 40 說明十二緣起前支生後支的關聯性。頌 41 說明十二緣起的流轉分為三（煩惱、業和生），如河流相續不斷，無常、無斷、無始。頌 42-48 說明攝十二緣起之四支——無明、愛、業、識。頌 49-51 說明內緣起之果。頌 52-55 說明前五識生起之因。頌 56-61b 舉鏡中影、水中月、火三種譬喻，說明無有從今生前往來世之法。

頌 61c-62 以三性說緣起。頌 63 說明慧見緣起之性質。頌 64a-c 說明慧見緣起斷三世我之妄念。頌 64d-65 說明緣起之流轉。頌 66-68 說明緣起之還滅。頌 69-70 說明流通分，正釋《稻稈經》中奉行此教。

（三）藏譯《聖稻稈經頌》與藏譯《聖稻稈大乘經》之比較

比較藏譯《聖稻稈經頌》（《頌》）與藏譯《聖稻稈大乘經》（《經》），發現《頌》與《經》有以下幾點差異：

1.《頌》與《經》的行文順序略有不同

（1）《頌》先說佛觀稻稈做開示，次明舍利弗請教慈氏菩薩

《經》於舍利弗請教慈氏菩薩時提及佛觀稻稈而做開示。[103]《頌》

[103] 頌 3-4 所對應的經文在《大乘舍黎娑擔摩經》中行文順序也與《頌》相同，但在《佛說稻芉經》、《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䕸喻經》、《佛說大乘稻芉經》中，行文順序與《經》相同。

則依發生時間的順序，先說佛觀稻稈做開示（頌 3-4），再說舍利弗前往請教慈氏菩薩（頌 5a-b）。《頌》的行文依時間鋪陳，使得《頌》較《經》更順暢、簡單而易於瞭解。

（2）《頌》交替說明外緣起的因與緣，與《經》的行文順序不同

《經》先講所有外緣起的「因」，然後才說外緣起的「緣」。《頌》則把外緣起的「因」與「緣」統合整理後，交替地說明。先總說外緣起的「因」跟「緣」；其次說「因」是種生芽等，諸「緣」是土地乃至時節，其各自的作用，無種或無眾緣則無芽生；再統合地說諸因、諸緣都已離我執等。這顯示《頌》的梵本是以梵文《稻稈經》為基礎，重新編輯改寫而成的。[104] 如此集攝經文使得《頌》此處顯得非常簡潔。

2.《頌》關於《經》的省略表達

《頌》的梵本擇取梵文《稻稈經》的大意以偈頌表達，對於經文有諸多省略。

（1）省略《經》中眾多並列的詞語

《經》列舉多個詞語之處，《頌》僅列舉其中一、二或三個而省略其他詞語，例如「外在因即種子等」（頌 13c）、「無明乃至死亡等」（頌 8d）、「虛、誑、空等無堅實」（頌 63d）等等。

（2）省略《經》中段落

A、《頌》未提及的經段

《頌》完全未提及的經段是：講述滅除沙門、婆羅門諸見——我見、

[104] 《頌》與《經》都是藏譯本，編寫梵文《聖稻稈經頌》所根據的梵文《稻稈經》與《經》所譯自的梵文《稻稈經》不是同一個《稻稈經》梵文本。詳參本文中〈3.《頌》與《經》使用不同的詞語〉（頁 107-108）以及注 154（頁 119）。

眾生見等，如斷多羅樹的根之後，此樹不會再生一般，此人於未來世將證得無生無滅之法。

B、以一句頌文含括兩段經文

《廣釋》中解說頌 63 時引用兩個經段：（a）內緣起的五種性質：不常、不斷、不移、由小因生大果、果與因相似；[105]（b）以正智常觀「緣起」為「無壽、如實性……不寂靜相」[106]（頌 11ab 所對應的經文）以及「不有、虛、誑、無堅實、如病、如癰、過失、無常、苦、空、無我」[107]（經中第一次出現），並指出此處的「緣起」是內緣起。[108] 因此，《頌》是以頌 63 來包含《經》的這兩個文段。[109]

此外，《經》中某些詞語在《頌》中並未出現，如「一時」、「千二百五十人」、「俱坐盤陀石上」等，就不一一列出。

因此，若欲知曉《經》中所有的詞句，在《頌》之外尚需參看《經》中這些省略的詞語和文段。

3.《頌》與《經》使用不同的詞語

一般而言，譯語的不同有可能是《經》的譯者與《頌》的譯者不同，或者是根據的梵本不同所導致。而本文所要處理的《頌》與《經》使用的詞語不同，亦即《頌》「誰見離於壽命等，乃至達於近寂靜」（頌 11ab）中的「近寂靜」（ཉེ་བར་ཞི་བ，梵文 *upaśama*）[110] 在《經》中作「不

---

105 CTK, vol. 62, p. 330^{11}-331^{9}；CTT, vol. 65, pp. 857^{13}-858^{15}.

106 CTK, vol. 62, p. 331^{11-16}；CTT, vol. 65, p. 858^{16-20}.

107 CTK, vol. 62, p. 331^{16-19}；CTT, vol. 65, pp. 858^{20}-859^{2}.

108 CTT, vol. 65, p. 859^{2-4}.

109 參 Schoening 1995：78。

110 ཉེ་བར་ཞི་བ「近寂靜」，梵文 *upaśama*，古漢譯：止息、寂靜。參梵佛詞典，http://fdict.cn/，2022/3/21。「近」即 ཉེ་བར，對應梵文 *upa-*，接頭詞，可不翻，因此 ཉེ་བར་ཞི་བ 或譯「寂

寂靜相」[111]（རྣམ་པར་ཞི་བ་མ་ཡིན་པའི་རང་བཞིན་，梵文 *avyupaśamasvabhāva*）。[112] 這到底是因為譯者不同，或者是所依梵本不同所導致的呢？或者是否還有其他可能性？若依《廣疏》的解說，《廣疏》先講《經》中接頭詞為 རྣམ་པར་ 的 རྣམ་པར་ཞི་བ་མ་ཡིན་པའི་རང་བཞིན་[113]（不寂靜相），再用接頭詞為 ཉེ་བར་ 的 ཉེ་བར་ཞི་བ་མ་ཡིན་པའི་རང་བཞིན་[114]（不寂靜相）一詞說明，由上二例可知接頭詞用 རྣམ་པར་ 和 ཉེ་བར་ 皆可；隨後提到 ཁ་ཅིག་ལས་ནི་རྣམ་པར་ཞི་བ་དང་བཅས་པའི་རང་བཞིན་ཞེས་ཀྱང་འབྱུང་ངོ།[115]（有些〔文本〕也出現「帶有寂靜的自性」），並且闡釋 རྣམ་པར་ཞི་བ་དང་བཅས་པའི་རང་བཞིན་（帶有寂靜的自性）的意思。由此可知，蓮花戒已然看到此經的不同梵本。因此，《頌》與《經》所根據的《稻稈經》是各自使用「近寂靜」與「不寂靜相」的相異梵本，而於此處出現不同的譯語。

因此，由《頌》與《經》使用不同的詞語得知，蓮花戒作《廣疏》時已存在用詞不同的相異《稻稈經》梵本，而且《頌》與《經》各自根據相異的《稻稈經》梵本。

4.《頌》文重覆《經》文或增添《經》文以外的內容

（1）《頌》文重覆《經》文的內容

《頌》文重覆《經》文內容的部分是頌 64d-65：「猶如水月之影像；如是由此死歿已，雖無往者亦見生。猶如火若遇薪柴，火焰之流將續燃。」

靜」。*upaśama*: tranquillity of mind, calmness. 參 Monier 1999：207c。

111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不寂靜相」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3, c23-24。

112 CTK, vol. 62, p. 317⁶: རྣམ་པར་ཞི་བ་མ་ཡིན་པའི་རང་བཞིན་དུ་མཐོང་བ་སྟེ། （見不寂靜的自性。）「不寂靜的自性」即《佛說大乘稻芉經》的「不寂靜相」，對應梵文 *avyupaśamasvabhāva*，參 Vaidya 1960：269。*a*，否定詞，「不」；རྣམ་པར་，對應梵文 *vy-*，即 *vi-*，接頭詞，可不翻；*svabhāva*，「自性」。

113 CTT, vol. 67, p. 399[3-4].

114 CTT, vol. 67, p. 399[6-7].

115 CTT, vol. 67, p. 399[19-20].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頌 64d-65 的水月喻、火喻已在頌 59-60 中提過，兩處的意義類似；《經》僅於頌 59-60 的對應處講，沒有再重說。

僅此一例。

（2）《頌》文增添《經》文以外的內容

除了頌 1「書首禮讚與立誓造論」是論典特有的之外，《頌》還添加了一些《經》所無的內容，諸如：頌 3bcd、8a、16、18b 中的「作者」、19c 中的「承許（བཞེད་）」、[116] 23（十二緣起支分惑（煩惱）、業、生三類）、41a 的「三分」、[117] 54c-55、58ab、61c-62（唯識的三性）、66-67b、67c-68b、69c、70d。

由《頌》中出現「唯識的三性」可知，造頌者似乎存有唯識的思想。

（3）《頌》文既重覆《經》文且增添《經》文以外的內容

頌 44ab：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རྣམ་པར་ཤེས། །ས་བོན་ཉིད་དུ་རྣམ་པར་གནས། །（性為種子之識支，業與煩惱所建立。）對應《經》中 དེ་ལ་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པ་དག་ནི་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སྐྱེད་དོ། །[118]（此中，業及煩惱能生種子之識。）[119] 從前後文脈來看，頌 47：འོན་ཀྱང་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 །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གནས་པ་ནི། །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ཞེས་བརྗོད། །（然而如種子之識，由業、煩惱所建立，稱其為種子識者。）對應《經》中 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ལས་ཀྱི་ཞིང་ལ་བརྟེན་པ།[120]（種子之識依於業田。）[121] 頌 47 比其所對應的經文多出「煩惱」

116 由於藏譯與中譯的偈句順序不同，因此 19d 的藏譯對應中譯的 19c。

117 即惑、業、生。

118 CTK, vol. 62, p. 327^{11-12}.

119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此中，業及煩惱能生種子之識。」參《佛說大乘稻芉經》, CBETA, T16, no. 712, p. 825, b9-10。

120 CTK, vol. 62, p. 327^{20-21}.

121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種子之識依彼業田」參《佛說大乘稻芉經》, CBETA, T16, no. 712, p. 825, b16。

一詞。比較頌 44ab 與頌 47，其內容都提到種子之識由業和煩惱所建立。因此頌 47 既重覆述及頌 44 與其所對應經文的內容，也增添頌 47 所對應經文以外的詞語——煩惱。

透過以上的比對可知：《頌》的梵本是統整梵文《稻稈經》的內容，擇取其要義，重新編輯改寫，以精簡、便於持誦的方式，用詩頌體呈現的一部作品；其次，藏譯《頌》與藏譯《經》所依據的梵本《稻稈經》不同；此外，《頌》中有唯識的三性說。

（四）《聖稻稈經頌》之作者

《頌》中增添《經》以外的唯識三性，此唯識三性與文本作者、成立年代等議題有關，然《頌》並無進一步說明；以梵本《聖稻稈經頌》為注釋基礎的梵本《聖稻稈大乘經廣釋》，其藏譯本《廣釋》中關於唯識三性有較詳細的闡述。《廣釋》按照《頌》的偈頌順序解釋《頌》與《稻稈經》。

Schoening 說：《頌》並非總是與《廣釋》一起流通，如寫本 T 的《頌》以及刻本 P、N〈中觀部〉的《頌》：N, no. 4255、P, no. 5466，都是單獨編列的。而其他藏經版本的《頌》：C, no. 3951、D, no. 3985、G 無編號、N, no. 4274、P, no. 5485，其下一部即為《廣釋》。[122] Schoening 所說 G

[122] 參 Schoening 1995：53 以及 141-143。P 中，《頌》有兩部：no. 5466、no. 5485。no. 5466 的下一部 no. 5467 是《緣起心頌》，這兩部都在〈經疏〉的〈中觀部〉vol. 103 中。參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 1962：671。no. 5485 的下一部 no. 5486 是《廣釋》，這兩部都在〈經疏〉的〈諸經疏部〉vol. 104 中。參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 1962：675。不過 BDRC 北京版《丹珠爾》bdr:MW1KG13126 中，no. 5466、no. 5467 在 vol. 121，no. 5485、no. 5486 在 vol. 122。參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1KG13126，2023/12/25。P, no. 5466 對應於 N 中無編號的《頌》；P, no. 5485 對應於 N 中 no. 4274 的《頌》。參 Schoening 1995：143。BDRC 兩部納塘版《丹珠爾》bdr:MW22704、bdr:MW2KG5015 的目錄中，vol. 121 有 no. 4255《頌》（此

無編號的《頌》可於 BDRC 中 G 的目錄內找到，編號為 3488。其他 Schoening 未得、單獨編列的《頌》尚有 D, no. 4552、G, no. 3469。[123] 而《丹噶目錄》則列出《廣釋》，而沒有單獨列《頌》出來。

如前所述，《丹噶目錄》云：「《稻稈經攝頌廣釋》，阿闍黎龍樹造，1200 頌，四卷。」《稻稈經攝頌廣釋》中包含《稻稈經攝頌》。布頓（1290-1364）說：《中論》作者龍樹著有釋論如《聖稻芋經攝頌》等，享壽六百歲。[124]《布頓佛教史》〈未轉法輪的諸經釋論著目錄〉中有「《稻芋經攝頌根本釋》，計四卷，阿闍黎龍樹著，伯哲（吉祥積）譯。」沒有另列《頌》。[125] 從中譯本《布頓佛教史》的「《稻芋經攝頌根本釋》……阿闍黎龍樹著」可以得知：《廣釋》是龍樹所造；但從藏文本《བུ་སྟོན་ཆོས་འབྱུང་།（布頓佛教史）》的：སློབ་དཔོན་ཀླུ་སྒྲུབ་ཀྱིས་མཛད་པའི་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ཚིགས་བཅད་དུ་བསྡུས་པ་རྩ་འགྲེལ་བམ་པོ་བཞི་རྣམས་དཔལ་བརྩེགས་ཀྱི་འགྱུར།（阿闍黎龍樹造《稻稈經頌》根本偈與其注疏四卷由吉祥積翻譯。）則能夠明瞭：《稻稈經頌》與《廣釋》都是龍樹所造。[126]

即 Schoening 所説無編號的《頌》，亦即筆者所說的 N1。）其下一部 no. 4256 是《緣起心頌》。vol. 122 中有 no. 4274《頌》，其下一部 no. 4275 是《廣釋》。參 BDRC，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2023/12/25。bdr:MW2KG5015 的 PDF 中，貝葉之外上方中間的白色區域有紅字標示典籍所屬部類，no. 4255、4274 分別在〈經疏〉的〈中觀部〉、〈諸經疏部〉；bdr: MW22704 無貝葉之外的白色區域。參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_4255#open-viewer、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_4274#open-viewer、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_4255#open-viewer、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_4274#open-viewer，2023/12/25。北京版《丹珠爾》與納塘版《丹珠爾》都是參照《丹珠爾・第司手抄本》刊刻的。參布楚・尖仁色 2012：98、100。因此這兩版《丹珠爾》論典的編排次第相同。

[123] 請參本文頁 99 註 76。

[124] 參布頓著，郭和卿譯 1988：189，上冊。布頓生卒年參同書〈譯後記〉。

[125] 參布頓著，郭和卿譯 1988：90，下冊。

[126] 參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 1991：236。

寺本婉雅《新龍樹傳の研究》一書中提及在《中論》作者古龍樹之後有龍猛，其後又有一位新龍樹；但古龍樹是顯教大德，龍猛（c. 2nd C.- ?）是《三身論》作者，新龍樹（c. mid 5th C.- ?）是密教開祖。[127] 該書〈附錄二、西藏所傳新古龍樹の著書目錄〉中，古龍樹的著作包含《聖稻稈偈》、《聖稻稈大乘經廣釋》。[128]

山口益主張：《稻稈經釋》出現三性說等，不可能為《中論》作者龍樹所造；應該是後人的著作，而假託給龍樹。[129]

Tatz 評論 Schoening 的書時表示：印度傳統（值得注意的是清辨）與西藏的文獻編纂者將《聖稻稈經頌》與《聖稻稈大乘經廣釋》的作者歸屬為龍樹。Schoening 基於其中包含「三性」的瑜伽行術語，而懷疑此作者歸屬，這種推理是錯誤的。龍樹也有可能撰寫此類的論著。[130]

大南龍昇認為《頌》附屬於《廣釋》，[131] 即二部論典的作者是同一人。他談及：從《廣釋》的內容可以清楚看出其作者與《中論》作者龍樹並非同一人。它可能是由同樣名為「龍樹」者所作，抑或是由其他人，但假託為龍樹所造。[132] 他根據《丹噶目錄》中記載《廣釋》，推定《廣

[127] 參寺本婉雅 1926：頁 1 之前一頁「古龍樹、龍猛、新龍樹等の史的關係の圖系」、206。古龍樹是西元二世紀出現於世。參寺本婉雅 1926：23、223、254。龍猛又名「龍叫」，是古龍樹的弟子，與提婆同時代。參寺本婉雅 1926：69、114、215。平川彰《印度佛教史》說：提婆的年代推定為西元 170-270 年左右。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94。因此龍猛的生卒年作「西元二世紀－？」。新龍樹是西元五世紀半出現於世。參寺本婉雅 1926：171、254。因此他的生卒年作「西元五世紀半－？」。

[128] 參寺本婉雅 1926：327。

[129] 參山口益 1972：260。

[130] 參 Tatz 1998：547。Schoening 所言參 Schoening 1995：52。

[131] 參大南龍昇 1983：3。

[132] 參大南龍昇 1983：3。

釋》作者的年代下限是《丹噶目錄》成立時。[133] 並根據《廣釋》中的「三支作法」是在世親以後出現，大成於陳那，為清辨所用，而推定上限至陳那的時代，至少不能追溯到世親以前。[134] 而且由於《廣釋》所提「如同觀察烏鴉牙齒等論書般」的譬喻也出現在善慧戒（c. second half of 8-9th C.）《業成就疏》、法上（c. 750-810）《正理一滴論釋》中，認為那是當時著名論師的常套用法，因此《廣釋》作者的年代與善慧戒、法上接近，活動於八世紀至九世紀初《丹噶目錄》成立那段期間。[135]

因此布頓、寺本婉雅、Tatz 主張《頌》與《廣釋》的作者都是《中論》作者，而山口益、大南龍昇、Schoening 反對此說法。大南龍昇更推定《頌》與《廣釋》的作者是一位約為八世紀至九世紀初的人。學者對於《頌》、《廣釋》的作者是否即為《中論》作者龍樹意見不一。

四、藏譯本《聖稻稈經頌》譯注

《西藏大藏經》分《甘珠爾》與《丹珠爾》兩部分。《甘珠爾》的木刻版有十二種，《丹珠爾》的木刻版有四種。[136] 德格版《甘珠爾》是

---

133 參大南龍昇 1985：201。

134 參大南龍昇 1985：201、212。

135 參大南龍昇 1985：212-214。善慧戒與西元 770 年即位的達磨波羅王之子提婆波羅王同時代。參山口益 2011：14。達磨波羅王於西元 800 年前後在位三十二年，提婆波羅王於九世紀在位四十八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272。室寺義仁說：提婆波羅王於西元 810-850 年頃在位。參室寺義仁 1985：151。《丹噶目錄》中有記載世親《業成就論》與善慧戒所作注疏《業成就疏》的藏譯本。見南天書局編輯部 1991：172，藏文貝葉頁 616，f. 308b4-5: ལས་བསྒྲུབ་པ་ལ་རབ་ཏུ་བྱེད་པ། ཤློ་ཀ་སུམ་བརྒྱ་སྟེ་བམ་པོ་གཅིག །དེའི་འགྲེལ་པ། ཤློ་ཀ་སྟོང་ཉིས་བརྒྱ་སྟེ་བམ་པོ་བཞི།（《業成就論》，三百頌，一卷。其注疏，千二百頌，四卷。）因此《業成就疏》完成於《丹噶目錄》成立之前。《業成就疏》校訂者為吉祥積。參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編 1982：617。如前所述，吉祥積是《丹噶目錄》的兩位作者之一。因此善慧戒生卒年作「西元八世紀後半至九世紀」。法上生卒年參平川彰著，莊崑木譯 2002：436。

136 參布楚・尖仁色 2012：152。

公認的《甘珠爾》規範刻本。[137]《中華大藏經・甘珠爾》是以德格版《甘珠爾》為底本，對勘永樂版、麗江版（理塘版）、北京版、納塘版、卓尼版、庫倫版、拉薩版（雪印經院版）等七種版本所成，其餘四種版本——萬曆版、然甲版、瓦然版、昌都瑤蒼版——各自又以永樂版、德格版、拉薩版為母本，對勘時未採用。[138] 德格版《丹珠爾》具有收錄比其他版本完整、錯字極少、編序井然等優點。[139]《中華大藏經・丹珠爾》是以德格版《丹珠爾》為底本，對勘北京版、納塘版、卓尼版而成。[140] 目前《中華大藏經》藏文版是最好的《西藏大藏經》對勘本。本文所譯注的藏譯本《聖稻稈經頌》是依據《中華大藏經・丹珠爾》所採用的底本 D2，並參考其校勘的 C、N2、P2，另核對 TBRC 的 C、D2、N2、P2，以確認《中華大藏經・丹珠爾》的《聖稻稈經頌》是否無誤。《聖稻稈經頌》的版本代號中，D 即 D2，N 即 N2，P 即 P2。注腳中僅針對重要的異讀部分做說明，其他則省略。

由於偈頌受到體裁、音韻以及字數的限制，對於經文必然有所省略，無法充分表達經中所有的涵義，因此筆者參考《中華大藏經・甘珠爾》的《聖稻稈大乘經》，以及《中華大藏經・丹珠爾》的《聖稻稈大乘經廣釋》，翻譯採取意譯而非直譯。

藏譯《聖稻稈大乘經》與漢譯五本《稻稈經》當中的四本經文差異

137 布楚・尖仁色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工作，此局負責整理、出版《中華大藏經》。他說德格版《甘珠爾》是：「錯字很少，編序整齊，發行量廣，被公認為《甘珠爾》的規範刻本。」見布楚・尖仁色 2012：94。

138 參布楚・尖仁色 2012：156。拉薩版又名「雪印經院版」。參布楚・尖仁色 2012：96。

139 關於德格版《丹珠爾》，布楚・尖仁色說：「此版本具有收錄的法部數量比其他版本較完整、錯字極少、編序井然、版面美觀、佛像插圖精緻、文字清晰優美等諸多特點。」見布楚・尖仁色 2012：101。

140 參布楚・尖仁色 2012：152。

較大，而與《佛說大乘稻芊經》的經文幾乎一致，因此筆者會在注腳引用《佛說大乘稻芊經》的經文來補充說明《聖稻稈經頌》所省略的詞語。

༄༅།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聖稻稈經頌》

༄༅། །རྒྱ་གར་སྐད་དུ། ཨཱརྱ་ཤཱ་ལི་སྟམྦ་ཀ་ཀཱ་རི་ཀཱ།

梵語：*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141]

བོད་སྐད་དུ།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

藏語：’Phags pa sā lu ljang pa’i tshig le’ur byas pa

漢語：聖稻稈經頌

འཕགས་པ་འཇམ་དཔལ་ལ་ཕྱག་འཚལ་ལོ། །

禮敬聖曼殊室利！[142]

一、書首禮讚與立誓造論[143]

ཡོན་ཏན་མཐའ་ཡས་བསམ་མི་ཁྱབ། །རྫོགས་པའི་སངས་རྒྱས་ཐུགས་རྗེའི་བདག །

功德無邊不思議、圓滿佛陀悲憫性，

---

141 *ārya*，聖；*śālistambaka*，稻稈的；*kārikā*，偈頌；*Ārya-śālistamba*，聖稻稈，即《聖稻稈經》；*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聖稻稈的偈頌，即《聖稻稈經頌》。

142 此句是譯師的禮敬，稱為：「開譯禮讚文」、「國王敕令頂禮偈」、「三藏識別頂禮偈」，是翻譯佛教典籍時所做的祈禱。藏王赤熱巴堅釐定譯經規則之前，譯師是向各自的本尊做祈禱；但為了區分三藏，於是立下開譯禮讚文必須配合譯本藏別的規定。律藏詳述因果報應，這是唯獨諸佛所能了知的對境，因此開譯禮讚文作「向遍知一切者頂禮」；經藏是佛、菩薩用問答方式宣講的，因此作「向一切佛、菩薩頂禮」；論藏是詳細分辨蘊、處、界等，表顯甚深的智慧，因此作「向聖者文殊童子頂禮」。參布楚・尖仁色 2012：171。另參 Kunzang Pelden 2007：31。《聖稻稈經頌》屬於論藏，因此禮敬的對象是文殊。

143 本文中《聖稻稈經頌》的科判為筆者所加。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རབ་བཏུད་སཱ་ལུ་ལྗང་པ་ཡི། །ཚིག་ལེའུར་བྱས་པ་བཤད་པར་བྱ། །

敬禮彼已將闡釋，《稻稈經》之根本偈。（1）

二、正釋《稻稈經》

（一）序分：正釋《稻稈經》中啟教因緣

1 說法因緣

ཐུབ་པ་རྒྱལ་པོའི་ཁབ་ཀྱི་ནི། །བྱ་རྒོད་ཅེས་པའི་རི་བོ་ལ། །

能仁住於王舍城，名為耆闍崛[144] 山中，

དགེ་སློང་མང་དང་བྱང་ཆུབ་སེམས། །ཚོགས་དང་ཡང་དག་ཐབས་ཅིག་བཞུགས། །

與眾多比丘僧伽，及菩薩眾俱一處。（2）

སཱ་ལུ་ལྗང་པ་ལ་གཟིགས་ནས། །རྒྱུ་དང་རྐྱེན་ལས་བྱུང་བ་སྟེ། །

佛觀稻稈而示云：「彼由因、緣所生起，

རྒྱུ་དང་རྐྱེན་སྐྱེས་དེ་བཞིན་དུ། །ཡན་ལག་བཅུ་གཉིས་རིམ་འབྱུང་བ། །

如是十二支序起，亦由因與緣所生。（3）

གང་གིས་རྟེན་འབྲེལ་ཞེས་མཐོང་བ། །ཆོས་དང་སངས་རྒྱས་མཐོང་ངོ་ཞེས། །

何人觀見此緣起，即是觀見法與佛。」

དགེ་སློང་རྣམས་ལ་འདི་གསུངས་ནས། །འདྲེན་པ་ཅང་མི་གསུང་བར་བཞུགས། །

於諸比丘說此已，導師即默然而住。（4）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144 梵語 *gṛdhrakūṭa*，音譯「耆闍崛」，意譯「鷲峰」。

2 舍利弗請問慈氏菩薩

དགེ་སློང་ཤཱ་རིའི་བུས་ཐོས་ནས། །བྱམས་པའི་དྲུང་དུ་སོང་ནས་ནི། །

比丘舍利弗聞已，行至慈氏[145] 菩薩前：

བྱམས་པ་དེང་འདིར་དེ་བཞིན་གཤེགས། །འདི་གསུངས་དོན་རྣམས་མ་ཕྱེ་བར། །

「慈氏！如來今於此，說此然未析其義，(5)

ཅང་མི་གསུང་བར་བཞུགས་གྱུར་ན། །དེའི་དོན་ནི་ཇི་ལྟར་རྟོགས་པར་བྱ། །

隨即不語默然住，吾應云何解其義？

རྟེན་ཅིང་འབྲེལ་དང་ཆོས་གང་ཡིན། །སངས་རྒྱས་ཀྱང་ནི་གང་ཞིག་ཡིན། །

何謂緣起？何謂法？佛陀之義復云何？(6)

ཇི་ལྟར་རྟེན་འབྲེལ་མཐོང་བ་ནི། །ཆོས་དང་སངས་རྒྱས་མཐོང་བ་ཡིན། །

云何觀見緣起者，彼即見法與見佛？

བདག་གི་ཐེ་ཚོམ་འདིར་སྤོས་ཞེས། །ཤཱ་རིའི་བུ་ཡིས་མ་ཕམ་སྨྲས། །

祈汝開釋吾此疑。」舍利弗問不敗者。[146] (7)

(二) 正宗分：正釋《稻稈經》中慈氏教說

1 總說：見緣起即見法，見法即見佛

བྱམས་པ་ཤིན་ཏུ་བསྒོམ་པའི་བདག །བྱམས་པས་གཏན་ལ་དབབ་པ་སྨྲས། །

極善觀修慈心主——慈氏——回答決擇理：

ཡན་ལག་བཅུ་གཉིས་མ་རིག་སོགས། །འཆི་བ་ལ་ཐུག་གོ་རིམས་བཞིན། །

「十二支分依次第，無明乃至死亡等，(8)

---

145 梵語 *maitreya*，音譯「彌勒」，意譯「慈氏」。
146 梵語 *ajita*，音譯「阿逸多」，又意譯作「無能勝」，即「慈氏」。

དེ་ལྟ་བས་ན་ སྡུག་བསྔལ་གྱི། །ཕུང་པོ་འབའ་ཞིག་འབྱུང་བར་འགྱུར། །

因此最終將生起，純大苦蘊聚合體。

ཆོས་ལམ་ཡན་ལག་བརྒྱད་པ་དང་། །འབྲས་བུ་མྱ་ངན་འདས་པའོ། །

法即八種道支分、[147] 其果[148] 以及般涅槃。[149]（9）

དེ་ལྟར་ཐམས་ཅད་ཐུགས་ཆུད་ཕྱིར། །ཆོས་སྐྱེས་སངས་རྒྱས་ཞེས་བྱ་སྟེ། །

如是了悟一切故，由法生者即名『佛』。[150]

---

147 「八種道支分」是八正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148 《廣釋》，CTT, vol. 65, p. 804^{2-3}: འབྲས་བུ་ཞེས་བྱ་བ་ནི་དགེ་སྦྱོང་ཚུལ་གྱི་འབྲས་བུའོ། །（「果」是沙門性的果。）以及 p. 804^{12-13}: བླ་ན་མེད་པ་ཡང་དག་པར་རྫོགས་པའི་འབྲས་བུ་མི་སློབ་པའི་ཡེ་ཤེས་ནི་འབྲས་བུའི་ཆོས་ཞེས་བྱའོ། །（無上正等覺的果——無學的智慧——名為「果法」。）《藏漢大辭典》中，དགེ་སྦྱོང་གི་ཚུལ། 「沙門性。無垢道，即無漏無間道。」དགེ་སྦྱོང་གི་འབྲས་བུ་བཞི། 「四沙門果：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和阿羅漢果。」見張怡蓀主編 1993：45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4 云：「前說四果是誰果耶？此四應知是沙門果。何謂沙門性？此果體是何？果位差別總有幾種？頌曰：淨道沙門性，有為無為果，此有八十九，解脫道及滅。論曰：諸無漏道是沙門性，懷此道者名曰沙門，以能勤勞息煩惱故。如契經說：以能勤勞息除種種惡不善法，廣說乃至故名沙門。異生不能無異究竟趣涅槃故，非真沙門。有為無為是沙門果。契經說此差別有四，理實就位有八十九，皆解脫道擇滅為性。謂為永斷見所斷惑有八無間八解脫道，及為永斷修所斷惑有八十一無間八十一解脫道。諸無間道唯沙門性，諸解脫道亦是沙門有為果體，是彼等流、士用果故。一一擇滅唯是沙門無為果體，是彼離繫、士用果故。」《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p. 128, a8-23。因此「諸無漏道」包含無間道與解脫道。「諸解脫道亦是沙門有為果體」，解脫道是沙門性，也是沙門的有為果。「擇滅唯是沙門無為果體」，擇滅不是沙門性，而僅是沙門的無為果。《藏漢大辭典》的「沙門性」僅就非沙門果的無間道而說，未含既是沙門性又是沙門有為果的解脫道。

149 《廣釋》，CTT, vol. 65, p. 804^{15-16}: 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ཞེས་བྱ་བ་ནི་ཕུང་པོའི་ལྷག་མ་དང་བཅས་པ་དང་། ཕུང་པོ་ལྷག་མ་མེད་པའི་ངོ་བོ་ཉིད་མི་གནས་པའི་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ཞེས་བརྗོད། （「般涅槃」就是有餘和無餘涅槃的體性——所謂「無住涅槃」）以及 p. 805^{1-2}: ཞི་བ་ཆོས་ཀྱི་རང་བཞིན་གྱི་སྐུར་གྱུར་པ་ནི་མྱ་ངན་ལས་འདས་པར་བཞེད་དོ། །（主張「般涅槃」就是形成寂靜的法自性身。）頌 9cd 的詳細說明參《廣釋》，CTT, vol. 65, pp. 797^{21}-805^{2}。

150 《廣釋》，CTT, vol. 65, p. 805^{2-7}: དེ་ལྟར་དེ་བཞིན་དུ་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དང་། རྣམ་པར་བྱང་བའི་བདག་ཉིད་ཆོས་ཀུན་གྱི་ཆོས་

དེ་སྐད་ཅེས་བྱ་འཕགས་མཐོང་བས། །གང་གིས་མཐོང་བ་དེས་མཐོང་ངོ་། །

名彼語者[151] 以聖見，[152] 凡能見者彼能見。[153]（10）

གང་ཞིག་སྲོག་ལ་སོགས་བྲལ་བ། །ཉེར་ཞི་ལ་ཐུག་བཅས་པར་ནི། །

誰見離於壽命等，乃至達於近寂靜，[154]

དེ་ཁོ་ན་ཉིད་ཇི་ལྟར་གནས་པ་བཞིན་དུ་ཐུགས་སུ་ཆུད་པའི་ཕྱིར་སངས་རྒྱས་ཞེས་བྱའོ། །ཆོས་སྐྱེས་ཞེས་བྱ་བ་ནི་ཆོས་དག་ལས་སྐྱེས་པས་ན་ཆོས་སྐྱེས་ཏེ། ཆོས་ཀྱིས་བསྐྱེད་པ་ཞེས་བྱ་བའི་ཐ་ཚིག་གོ། །（「如是」，同樣地；因為對於以雜染和清淨為本質的一切法它的法真實性如其安住般了悟，因此名為「佛」。「由法生者」，因為是由諸法所生者，所以是由法生者；換言之即「以法所生者」。）

151 《廣釋》，CTT, vol. 65, p. 805$^{8\text{-}9}$: དེ་སྐད་ཅེས་བྱ་བ་ནི་སངས་རྒྱས་ཞེས་དེ་སྐད་ཅེས་བྱ་བའི་ཕྱིར་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དེ་ལྟ་བུའོ། །（「名彼語者」，因為名為彼語「佛」，如世尊。）「彼語」指「佛」，「名彼語者」即「名為『佛』者」。

152 《廣釋》，CTT, vol. 65, p. 805$^{9\text{-}11}$: འཕགས་མཐོང་བས་ཞེས་བྱ་བ་ནི་ཡེ་ཤེས་ཀྱི་མིག་གིས་ཏེ། འཕགས་ཞེས་བྱ་བ་ནི་འཇིག་རྟེན་ལས་འདས་པའོ། །（「以聖見」是以智慧之眼，「聖」是出世間。）

153 《佛說大乘稻芉經》:「若能見因緣之法，常、無壽、離壽、如實性、無錯謬性、無生、無起、無作、無為、無障礙、無境界、寂靜、無畏、無侵奪、不寂靜相者是也。若能如是，於法亦見常、無壽、離壽、如實性、無錯謬性、無生、無起、無作、無為、無障礙、無境界、寂靜、無畏、無侵奪、不寂靜相者，得正智故，能悟勝法，以無上法身而見於佛。」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3, c21-28。《廣釋》，CTT, vol. 65, p. 805$^{11\text{-}13}$: གང་གིས་མཐོང་བ་ཞེས་བྱ་བ་ནི་སུས་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དང་། ཆོས་ལ་དེ་ལྟར་མཐོང་བ་དེས་ཆོས་སྐྱེས་ཏེ། ཆོས་ཀྱིས་བསྐྱེད་པས་སངས་རྒྱས་མཐོང་ངོ་ཞེས་བཤད་པ་ཡིན་ནོ། །（「凡能見者」，是凡誰對於緣起與法能那樣地看見的那一位，他即由法生者，以法所生者，因此解說〔他〕「見佛」。）因此，「凡能見〔緣起、法〕者彼能見〔佛〕」。

154 《廣釋》，CTT, vol. 65, p. 805$^{15\text{-}17}$: གང་ཞིག་སྲོག་ལ་སོགས་བྲལ་བ། །ཞེས་བྱ་བ་ནི་གང་གིས་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དི་རྟག་ཏུ་སྲོག་ལ་སོགས་པ་དང་བྲལ་བ་སྟེ།（「誰見離於壽命等」是任何人〔看見〕這緣起是恆常地離於壽命等）以及 pp. 807^{21}-808^{2}: གང་གིས་ཚུལ་འདི་འདྲ་བར་ཆོས་ལ་ཡང་མཐོང་བ་སྟེ། ཉེར་ཞི་ལ་ཐུག་བཅས་པར་ནི། །ཞེས་སྨོས་ཏེ། ཉེར་ཞི་ལ་ཐུག་ཅེས་བྱ་བ་ནི་ཉེ་བར་ཞི་བ་ཐ་མར་བསྟན་པའི་ཕྱིར་ཉེ་བར་ཞི་བ་ལ་ཐུག་པའོ། །（凡是透過同樣的方式進一步也能夠看見法，而說：「乃至達於近寂靜」。「達於近寂靜」，因為近寂靜在最後說明，所以是達於近寂靜。）《經》中以「常、無壽、離壽、如實性、無錯謬性、無生、無起、無作、無為、無障礙、無境界、寂靜、無畏、無侵奪、不寂靜相」十五個詞語來形容緣起和法，最後一個是「不寂靜相」，然《頌》作「近寂靜」。根據蓮花戒《廣疏》，當時存在各自使用「不寂靜相」與「近寂靜」的相異《稻稈經》梵本，因此《經》與《頌》使用不同的詞語是依據相異的《稻稈經》

རྟེན་འབྲེལ་ཆོས་དང་སངས་རྒྱས་དག །དྲི་མེད་པ་ཡི་བློས་མཐོང་བ།།

則諸緣起、法與佛，為無垢慧所觀見。[155]（11）

2 詳述緣起

2.1 緣起之定義

རྟེན་འབྲེལ་ཞེས་པའི་མཚན་ཉིད་ནི། །རྒྱུ་བཅས་ལ་སོགས་ཚིག་དང་ལྡན།།

所謂『緣起』之定義，[156] 即是『有因』等經句，[157]

སངས་རྒྱས་བྱུང་རུང་མ་བྱུང་རུང་། །ཆོས་ཉིད་འདི་ནི་གནས་པ་ཡིན།།

若佛出世不出世，如此法性皆常住。（12）

2.2 緣起之分類與相關內容

2.2.1 略標緣起分外、內，又各分因、緣

ཕྱི་དང་དེ་བཞིན་ནང་གི་ནི། །རྒྱུ་དང་རྐྱེན་ནི་རྣམ་གཉིས་ཏེ།།

外在分為因、緣二，如是內在亦分二。

梵本所致。參本文〈3.《頌》與《經》使用不同的詞語〉部分的討論（頁 107-108）。另參《廣疏》，CTT, vol. 67, pp. 399^1-400^2。

155 《廣釋》，CTT, vol. 65, p. 808^{2-6}: གང་གིས་ཆོས་ལ་ཡང་ཚུལ་འདི་འདྲ་བར་བརྟག་（བརྟག་「分別」，應是རྟག་「常」的誤植。）པ་དང་། སྲོག་མེད་པ་ལ་སོགས་པའི་རང་བཞིན་དུ་མཐོང་བ་ནི། རྟེན་འབྲེལ་ཆོས་དང་སངས་རྒྱས་དག །དྲི་མ་མེད་པའི་བློས་མཐོང་བ་སྟེ། དེས་ནི་བླ་ན་མེད་པའི་ཆོས་ཀྱི་སྐུར་སངས་རྒྱས་མཐོང་ངོ་ཞེས་བཅོམ་ལྡན་འདས་ཀྱིས་གསུངས་སོ།།（凡是也能夠透過同樣方式看見法是常、無壽等自性者，則諸緣起、法與佛，為無垢慧所觀見。（11cd）世尊說他：「以無上法身而見於佛。」）

156 「定義」一般譯為「相」或「性相」。

157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有因有緣名為因緣，非無因無緣故，是故名為因緣之法。世尊略說因緣之相，彼緣生果。」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p. 823, c28-824, a1。

2.2.2 詳述外、內緣起

2.2.2.1 外緣起

2.2.2.1.1 外緣起之因與緣

ཕྱི་རོལ་རྒྱུ་ནི་ས་བོན་སོགས། །རྐྱེན་ནི་རྣམ་པ་དྲུག་ཏུ་བསྟན། །

外在因即種子等，緣之種類說為六。（13）

ས་བོན་མྱུ་གུ་སྡོང་བུ་སོགས། །ཇི་ལྟར་འབྲས་བུ་འཇུག་པ་བརྗོད། །

經說：種、芽與莖等，如何形成為果實。[158]

རྐྱེན་ནི་ས་ལ་སོགས་པ་སྟེ། །དུས་ལ་ཐུག་པ་གོ་རིམས་བཞིན། །

外緣即是土地等，乃至時節如次第。[159] （14）

རྟེན་དང་རླན་དང་སྨིན་པ་དང་། །འབྲུ་འཕེལ་དང་ནི་གོ་འབྱེད་དང་། །

所依、滋潤與成熟，增長以及令無礙，

འགྱུར་བ་དག་ནི་དེ་རྣམས་ཀྱི། །བྱ་བ་ཇི་བཞིན་འཇུག་པའོ། །

及轉變等諸作用，[160] 依此次第而運作。（15）

རྐྱེན་རྣམས་ཚོགས་པ་མེད་ན་ནི། །ས་བོན་ཡོད་ཀྱང་མྱུག་སོགས་མེད། །

若無諸緣之聚合，縱有種亦無芽等，

---

158 《佛說大乘稻芊經》云：「所謂從種生芽，從芽生葉，從葉生莖，從莖生節，從節生穗，從穗生花，從花生實。」見《佛說大乘稻芊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a8-9。

159 《佛說大乘稻芊經》云：「所謂地、水、火、風、空、時界等和合，外因緣法而得生起。」見《佛說大乘稻芊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a17-18。

160 「所依」至「轉變」依次為地、水、火、風、空、時界的作用。

ས་བོན་མེད་པ་ཉིད་ཡིན་ན། །རྐྱེན་རྣམས་ཡོད་ཀྱང་དེ་དང་འདྲ། །

縱有諸緣然無種，無有芽等亦復然。(16)

རྒྱུ་དང་དེ་བཞིན་རྐྱེན་རྣམས་ནི། །ངར་འཛིན་ལ་སོགས་བྲལ་བ་སྟེ། །

諸因如是與諸緣，於我已離執持等，[161]

རྒྱུ་དང་རྐྱེན་ནི་ཚོགས་པ་ལས། །ལས་ཀྱི་འབྲས་བུ་ཆུད་ཟ་མེད། །

由因與緣聚合故，業之果報不失壞。(17)

2.2.2.1.2 外緣起之果

བདག་ལས་མ་ཡིན་གཞན་ལས་མིན། །གཉིས་དང་བྱེད་པོ་དུས་ལས་མིན། །

非由自作非由他，非由二俱、作者、時，

དེ་བཞིན་དབང་ཕྱུག་སོགས་བྱས་མིན། །རང་བཞིན་ལས་མིན་རྒྱུ་མེད་མིན། །

亦非自在天等作，非由自性[162] 非無因。[163] (18)

རྒྱུ་དང་རྐྱེན་གྱིས་འཇུག་པ་ཡང་། །ཐོག་མ་མེད་པའི་དུས་ཅན་སྣང་། །

由因與緣運作者，皆現為無起始者。

161 外緣起因的部分，《佛說大乘稻芉經》云：「彼種亦不作是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是念：『我從種生。』乃至花亦不作是念：『我能生實。』實亦不作是念：『我從花生。』」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a11-14。緣的部分，《佛說大乘稻芉經》：「地界不作是念：『我能任持種子。』如是水界亦不作是念：『我能潤漬於種。』火界亦不作是念：『我能暖於種子。』風界亦不作是念：『我能動搖於種。』空界亦不作是念：『我能不障於種。』時亦不作是念：『我能變於種子。』種子亦不作是念：『我能生芽。』芽亦不作是念：『我今從此眾緣而生。』」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a24-b1。

162 「自性」指數論派所主張的自性。

163 《佛說大乘稻芉經》：「彼芽亦非自作，亦非他作，非自他俱作，非自在作，亦非時變，非自性生，亦非無因而生。」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b3-5。

2.2.2.1.3 外緣起之五種性質

རྒྱུ་ལྔ་དག་གིས་ཕྱི་རོལ་གྱི། །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ར་བཞེད། །

佛陀承許由五因，而有外在之緣起。(19)

རྟག་པར་མ་ཡིན་ཆད་པར་མིན། །འཕོ་བར་མ་ཡིན་རྒྱུ་ཆུང་ལས། །

非於恆常；非於斷；非於移轉；由小因，

འབྲས་བུ་ཆེན་པོ་འགྲུབ་པ་དང་། །འདྲ་བར་རྗེས་སུ་འགྲོ་ཕྱིར་ཡང་། །

而能成就廣大果；及於相似相續[164] 故。(20)

མྱུ་གུ་ས་བོན་ལྟར་མི་འདོད། །རྒྱུ་མེད་མྱུ་གུ་སྐྱེ་བའང་མེད། །

不許苗芽猶如種，[165] 無因亦無苗芽生；

འགག་དང་སྐྱེ་བ་མགོ་མཉམ་སྟེ། །སྲང་མདའི་མགོ་མཇུག་མཐོ་དམན་བཞིན། །

種滅、芽生二俱時，如秤首尾同低昂。[166] (21)

2.2.2.2 內緣起

2.2.2.2.1 內緣起之因與緣

དེ་བཞིན་ནང་གི་རྒྱུ་དང་ནི། །རྐྱེན་གྱིས་རྣམ་པ་གཉིས་སུ་བཞེད། །

如是內在亦主張，由因和緣分二種。

---

164 果是與因相似地相續而生。

165 苗芽與種子是不同的，因此種子不是於恆常的狀態下產生芽。

166 沒有種這個因就不會有芽生起，因此不是種滅後芽才生，而是種正滅的同時芽正生，猶如秤的頭部高昂與尾部低下同時，或者頭部低下尾部高昂同時一般，因此種生芽不是於種斷滅的情況下進行。此處秤之頭尾低昂同時比喻種滅、芽生的動態關係，與《入中論》破他生的道理不同。秤的頭尾低昂同時比喻種、芽同時存在，但破他生的種、芽非同時存在。種滅、芽生同時是為了顯示同時緣起猶如幻事，一切法如幻而生，實無有生。參月稱造，法尊法師譯 1978：24-25。

འདིའི་རྒྱུ་དང་པོ་མ་རིག་པ། །ཐ་མ་འཆི་ཡིན་གོ་རིམས་བཞིན། །

此之初因即無明，最終即死如次第。[167]（22）

ཡན་ལག་བཅུ་གཉིས་ཉོན་མོངས་ལས། །སྐྱེ་བཅས་བདག་ཉིད་ཆ་གསུམ་ནི། །

十二緣起分三類，本質即為惑、業、生，

རྒྱུ་དང་རྐྱེན་ལས་བྱུང་བ་སྟེ། །བྱེད་པ་ལ་སོགས་པ་[168] རྣམ་པར་སྤྲངས། །

此等皆由因緣生，全然已離能作等。[169]（23）

གལ་ཏེ་དང་པོ་མ་རིག་མེད། །ཐ་མ་འཆི་བ་འབྱུང་མི་འགྱུར། །

設若無有初無明，最終死亡將不生；

དེ་དག་ལས་གཞན་བདག་དང་ནི། །བདག་གིས་ཞེས་པ་གང་ནའང་མེད། །

167 《佛說大乘稻芉經》:「所謂始從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b20-21。

168 此句有 8 個音節，應刪除 པ་。

169 《廣釋》，CTT, vol. 65, p. 826[6-20]: ཉོན་མོངས་པ་དང་། ལས་དང་སྐྱེ་བ་གཞན་དབང་གི་བདག་ཉིད་འདི་ཡང་ཆ་གསུམ་གྱིས་རྣམ་པར་གཞག་སྟེ། ཉོན་མོངས་པའི་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ངོ་བོ་ཉིད་དང་ལས་ཀྱི་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ངོ་བོ་ཉིད་དང་། སྐྱེ་བའི་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ངོ་བོ་ཉིད་ཀྱིས་སོ། །དེ་ལ་ཉོན་མོངས་པའི་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ངོ་བོ་ཉིད་ནི་ཡན་ལག་གསུམ་སྟེ། མ་རིག་པ་དང་། སྲེད་པ་དང་། ལེན་པ་རྣམས་སོ། །ལས་ཀྱི་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ངོ་བོ་ཉིད་ནི་ཡན་ལག་གཉིས་ཏེ། འདུ་བྱེད་དང་སྲིད་པ་དག་གོ། སྐྱེ་བའི་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མཚན་ཉིད་ནི་ཡན་ལག་ལྷག་མ་བདུན་ཏེ། རྣམ་པར་ཤེས་པ་དང་། མིང་དང་གཟུགས་དང་། སྐྱེ་མཆེད་དྲུག་དང་། རེག་པ་དང་། ཚོར་བ་དང་། སྐྱེ་བ་དང་། ན་ཤི་རྣམས་སོ། །ཡང་ཞེས་བྱ་བའི་སྒྲས་ནི་བསྡུ་བར་བྱ་བར་བལྟ་སྟེ། མྱ་ངན་དང་། སྨྲེ་སྔགས་འདོན་པ་དང་། ཡིད་མི་བདེ་བ་དང་། འཁྲུག་པ་ལ་སོགས་པ་དང་། སྡུག་པ་དང་བྲལ་བ་དང་། མི་སྡུག་པ་དང་ཕྲད་པ་དང་། འདོད་པས་ཡོངས་པ་ལ་སོགས་པ་བསྡུའོ། །དེ་ལྟར་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ཡན་ལག་བཅུ་གཉིས་པ་འདི་ནི་ངོ་བོ་ཉིད་གསུམ་དུ་རིག་པར་བྱའོ། །དེ་ཡང་བྱེད་པ་པོ་ལ་སོགས་པ་དང་ངོ་བོ་ཉིད་ཀྱིས་བྲལ་བར་ཤེས་པར་བྱའོ། །（煩惱、業與生〔是〕依他起的性質，這也以三部分而安立；亦即以煩惱的依他起性、業的依他起性與生的依他起性〔而安立〕。此中，煩惱的依他起性有三個支分，即：無明、愛與取。業的依他起性有兩個支分，即：行與有。生的依他起性是剩餘的七支，即：識、名色、六處、觸、受、生、老死。應視「亦」一詞為所涵攝者，即涵攝愁、歎、憂、惱等，以及愛別離、怨憎會、求不得等。應該如此知曉這十二緣起支有三種體性。應該了知那〔三類〕也是離於作者等與自性的。）

由彼等[170] 能生他支[171]，[172]『我』與『由我』[173] 皆非有。[174]（24）

དང་པོ་མ་རིག་བྱུང་ན་ནི། །ཐ་མ་འཆི་བའང་སྣང་བར་འགྱུར། །

初始無明若生起，最終死亡亦將現；

དེ་ལྟར་འདི་ནི་ནང་གི་རྒྱུ། །འདི་ཡི་རྐྱེན་ནི་རྣམ་པ་དྲུག །

如是此為內在因。此之內緣分六種。（25）

ཐ་མ་རྣམ་ཤེས་ཐོག་མ་ས། །ནང་གི་རྐྱེན་དུ་འདོད་པ་ཡིན། །

末後為識初為地，[175] 此即許為內在緣。

སྲ་དང་རྗེས་སུ་སྡུད་པ་དང་། །སྨིན་དང་དབུགས་འཕེལ་གོ་འབྱེད་ཉིད། །

堅硬、隨集與成熟，氣息增長與空間，[176]（26）

170 「彼等」指十二支緣起前支生後支中的前支。無明生行，無明是前支，行是後支。行生識，行是前支，識是後支。乃至生生老死，生是前支，老死是後支。最後一支老死僅僅是後支，不是前支，因此「彼等」包括無明乃至生。

171 「他支」指十二支緣起前支生後支中的後支，包括行乃至老死。

172 此句表示十二支緣起前支生後支的關聯性。

173 以無明與行為例，བདག་ 主格，「我」，表示「我（後支，行）由彼（前支，無明）所生」之念；བདག་གིས་ 具格，「由我」，表示「由我（前支，無明）令彼（後支，行）生」之念。以行與識為例，བདག་ 主格，「我」，表示「我（後支，識）由彼（前支，行）所生」之念；བདག་གིས་ 具格，「由我」，表示「由我（前支，行）令彼（後支，識）生」之念。

174 《佛說大乘稻芉經》：「無明亦不作是念：『我能生行。』行亦不作是念：『我從無明而生。』乃至生亦不作是念：『我能生於老死。』老死亦不作是念：『我從生有。』」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b23-26。

175 《佛說大乘稻芉經》：「所謂地、水、火、風、空、識界等和合故。」見《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1。

176 「堅硬」至「空間」依次為地、水、火、風、空界的作用。

ཤེས་དང་གཟུགས་ཀྱི་རྗེས་འཇུག་པ། །རྣམ་ཤེས་ལྔ་དང་ལྡན་པ་དང་། །
知[177] 與色之隨行者，[178] 亦即具有五識者[179]，

དེ་ན་ཉོན་མོངས་ཅན་ཡིད་ཀྱང་། །འདི་རྣམས་ནང་གི་རྐྱེན་ཡིན་ནོ། །
其[180] 中具惑意[181] 亦屬；[182] 此等[183] 即為內在緣。[184]（27）

ཁམས་རྣམས་འདུས་པར་གྱུར་པ་ལས། །ལུས་ནི་སྐྱེ་བར་འདོད་པ་ཡིན། །
承許由於諸界聚，有情之身方得生；

དེ་དག་བདག་དང་བདག་གི་[185] ཞེས། །རྣམ་རྟོག་སྐྱེ་བ་མེད་པར་འདོད། །

---

177 《廣釋》，CTT, vol. 65, p. 829[14-16]: དེ་ལ་མིང་གི་རྗེས་སུ་འཇུག་པ་དང་། གཟུགས་ཀྱི་རྗེས་སུ་འཇུག་པ་ནི་ནང་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ཁམས་ཞེས་བྱའོ། །（此中，名之隨行者與色之隨行者名為「識界」。）由此可知，偈頌中的 ཤེས་「知」即是 མིང་「名」。「知與色」即名色支；「知」即認知，包含心王與心所。「名」和「知」意義皆通，不過一般常見的是「名」。

178 識界即「知（名）與色之隨行者」。此句表示除了識緣名色之外，名色也緣識，識與名色具有如同束蘆般相互依賴之關係。

179 「亦即具有五識者」指識界。識界分六種識，即五識與具煩惱的第六意識。

180 「其」指六識界。

181 「意」指第六意識。

182 「其中具惑意亦屬」的意思是：在這識界當中，具煩惱的第六意識也是屬於識界。

183 「此等」指六界：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

184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何者是內因緣法地界之相？為此身中作堅硬者，名為地界。為令此身而聚集者，名為水界。能消身所食飲嚼噉者，名為火界。為此身中作內外出入息者，名為風界。為此身中作虛通者，名為空界。五識身相應及有漏意識，猶如束蘆，能成就此身名色芽者，名為識界。」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2-8。

185 此處 བདག་གི་ 屬格，「我所」，應訂正為 བདག་གིས་ 具格，「由我」，指地、水、火、風、空、識界六界的每一界都無「由我對於身起作用」之妄分別。如《佛說大乘稻芉經》云：「彼地界亦不作是念：『我能而作身中堅硬之事。』水界亦不作是念：『我能為身而作聚集。』火界亦不作念：『我能而消身所食飲嚼噉之事。』風界亦不作念：『我能作內外出入息。』空界亦不作念：『我能而作身中虛通之事。』識界亦不作念：『我能成就此身名色之芽。』」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承許彼等[186] 不生起：謂『我』、『由我』妄分別。[187]（28）

དེ་དག་ཡོད་ན་སྐྱེ་འགྱུར་ཏེ། །དེ་དག་མེད་ན་འབྱུང་བ་མེད། །

若有彼等身將生，若無彼等則不生。[188]

དེ་རྣམས་བདག་སོགས་མི་ལྡན་ལ། །གཞན་ཡང་སུའི་ཡང་མ་ཡིན་ནོ། །

彼等[189] 非具有我等，此外亦非餘所有。[190]（29）

2.2.2.2.2 詳釋內緣起之因──十二緣起

2.2.2.2.2.1 十二緣起之意義

གང་གཅིག་རིལ་སོགས་འདུ་ཤེས་པ། །དེ་ནི་མ་རིག་སྲིད་གསུམ་སྒྲིབ། །

凡起一、合種種想，彼即無明三有障。[191]

---

no. 712, p. 824, c11-16。

186 「彼等」即地、水、火、風、空、識界與身。

187 「我〔之〕妄分別」指身不作是念：「我由眾緣所生」。如《佛說大乘稻芉經》云：「身亦不作是念：『我從此眾緣而生。』」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16-17。

188 此句中出現的二「彼等」均指六界。

189 「彼等」即六界。

190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彼地界亦非是我，非是眾生，非命者，非生者，非儒童，非作者，非男，非女，非黃門，非自在，非我所，亦非餘等。如是乃至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非是我，非是眾生，非命者，非生者，非儒童，非作者，非男，非女，非黃門，非自在，非我所，亦非餘等。」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18-23。《廣釋》，CTT, vol. 65, p. 831[8-9]: གཞན་ཡང་སུའི་ཡང་མ་ཡིན་ནོ་ཞེས་བྱ་བ་ནི་དབང་ཕྱུག་ལ་སོགས་པའི་བྱེད་པ་པོ་དང་། བྱ་བ་དང་ལས་དང་བྲལ་བའི་ཕྱིར་རོ། །（「此外亦非餘所有」因為已離自在天等的作者、所作與業。）依《廣釋》，《頌》中的「餘」指自在天等。

191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於此六界，起於一想、一合想、常想、堅牢想、不壞想、安樂想，眾生、命、生者、養育、士夫、人、儒童、作者、我、我所想等，及餘種種無知，此是無明。」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24-27。《廣釋》，CTT, vol. 65, pp. 831[15]-832[2]: དེ་ལ་མ་རིག་པ་གང་ཞེ་ན། སྨྲས་པ། སྲིད་གསུམ་སྒྲིབ་པ་ཞེས་བྱ་སྟེ། སྲིད་པ་གསུམ་ནི་སྲིད་གསུམ་སྟེ། །འདོད་པའི་སྲིད་པ་དང་། གཟུགས་ཀྱི་སྲིད་པ་དང་། གཟུགས་མེད་པའི་སྲིད་པའོ། །དེ་དག་ཀུན་སེམས་ཅན་དང་། སྣོད་ཀྱི་འཇིག་རྟེན་གྱི་ཐ་སྙད་ཀྱིས་རྣམ་པ་གཉིས་སུ་གཞག་གོ། །ཡང་ཁམས་དང་། འགྲོ་བ་དང་། སྐྱེ་གནས་ཀྱི་བྱེ་བྲག་གིས་ནི་རྣམ་པ་གསུམ་དུ་གཞག་གོ། །ཇི་ལྟར

མི་ཤེས་པས་ནི་འདོད་ཆགས་དང་། །ཞེ་སྡང་གཏི་མུག་མངོན་དུ་བྱེད། །

由於無知令貪欲、瞋恚、愚癡起現行。(30)

དེ་ལས་འདུ་བྱེད་དངོས་པོ་ནི། །རྣམ་པར་རིག་པའི་རྣམ་ཤེས་འབྱུང་། །

由彼起行，於事物，各自了別之識生。[192]

ཞེ་ན། སྨྲས་པ། དེ་ལ་འདོད་པའི་ཁམས་གནས་རིས་སུམ་ཅུ་རྩ་དྲུག་གི་རྣམ་པར་རིག་པ་སྣང་བ་ཐུན་མོང་དང་ཐུན་མོང་མ་ཡིན་པའི་ངོ་བོ་ཉིད་ལ་རིལ་པོ་གཅིག་པར་རྟོག་ཅིང་འདུ་ཤེས་པས་འཛིན་པའི་ཕྱིར་མ་རིག་པ་ཞེས་བརྗོད་དོ། །(此中，問：「無明是什麼？」回答：「三有障」。三種有是三有，即欲有、色有、無色有。那些也以有情與器世間的名相而安立為兩種。又以界、趣、生處的差別而安立為三類。問：「如何〔安立〕？」回答：此中，由於將表識所顯現的欲界三十六處共與不共的體性視為整體，並且以想執取，因此稱為「無明」。）並見頁 836$^{5-9}$: དེ་ལྟར་ན་འགྲོ་བ་སྐྱེ་གནས་ཐ་དད་པ་དུ་མའི་བྱེ་བྲག་གིས་ཐ་དད་པའི་སེམས་ཅན་དང་སྣོད་ཀྱི་འཇིག་རྟེན་ཞེས་གྲགས་པ་ཐུན་མོང་དང་། ཐུན་མོང་མ་ཡིན་པའི་བྱེ་བྲག་ལ་སོགས་（D: སོགས་；採 P、N: རྟོག་）པ་རིལ་པོར་འཛིན་པ་ལས་བྱུང་བ་གཅིག་ཏུ་བསྡུས་ནས་འདོད་པའི་ཁམས་ཞེས་བྱའོ། །(如此地，眾生由於許多不同生處的差異，而有不同的、共稱的「有情世間與器世間」，由分別心將其共與不共的差異做為一個整體而執取所形成者，統稱為「欲界」。）頁 836$^{11-17}$: དེ་ལྟ་བུའི་རྣམ་པར་རྟོག་པ་སྣ་ཚོགས་ཀྱི་བག་ཆགས་ལས་བྱུང་བ་གང་མི་ཤེས་པ། ཡོངས་སུ་མི་ཆོད་པ། བསྒྲིབས་པ་མི་གསལ་བ། ཁོང་དུ་མ་ཆུད་པ། ཡོངས་སུ་མི་ཤེས་པ་མུན་པ་མུན་ནག་དང་། སྔོན་གྱི་མཐའ་དང་། ཕྱི་མའི་མཐའ་དང་། དབུས་དང་། རྒྱུ་དང་། ལས་དང་། འབྲས་བུ་དང་། བདེན་པ་དང་། དཀོན་མཆོག་དང་། སྡུག་བསྔལ་དང་། ཀུན་འབྱུང་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ཤེས་པ་གང་ཡིན་པ་དེ་མ་རིག་པ་སྟེ། ཁམས་གསུམ་གྱི་སྒྲིབ་པ་ཞེས་བྱའོ། །(凡是對於如此由各種分別心的習氣所生者的無知、不能完全斷定、〔知曉它的〕障礙不能去除，不能瞭然於心，不能完全了解的暗鈍、愚昧，以及對於前際、後際、中間、因、業、果、諦、三寶、苦、集、滅、道的無知，此即是無明，名為「三界之障」。）頁 838$^{5-6}$: གཞན་འཕྲུལ་དབང་བྱེད་ཀྱི་ལྷ་དེའི་གོང་ཡན་ཆད་གནས་བཅུ་བདུན་གྱི་རྣམ་པའི་རྣམ་པར་རིག་པ་སྣང་བ་ནི་གཟུགས་ཀྱི་ཁམས་སོ། །(從他化自在天以上十七處由表識所顯現的行相是色界。）pp. 838^{21}-839^{4}: གང་ཡང་མིང་ཙམ་གྱི་འདུ་ཤེས་སྣང་བའི་རྣམ་པར་རིག་པའི་རྣམ་པར་རྟོག་པ་ལས་བྱུང་བ་གཟུགས་མེད་པའི་སྙོམས་པར་འཇུག་པ་བཞི་པོ་ནམ་མཁའ་དང་། རྣམ་ཤེས་དང་ཅི་ཡང་མེད་པ་དང་། འདུ་ཤེས་མེད་འདུ་ཤེས་མེད་མིན་སྐྱེ་མཆེད་རྣམས་གང་མི་ཤེས་པ་དང་། མངོན་པར་མ་རྟོགས་པ་དང་། མ་མཐོང་བ་འདི་ཡང་མ་རིག་པ་ཞེས་བྱའོ། །(其次，凡是對於唯名之想的表識所顯現、由分別心所生的空、識、無所有、非想非非想處四種無色等至的無知、不了解、無見，這也稱為「無明」。）

192 《經》，CTK, vol. 62, p. 324$^{5-8}$: དེ་ལྟར་མ་རིག་པ་ཡོད་པས་ཡུལ་རྣམས་ལ་འདོད་ཆགས་དང་། ཞེ་སྡང་དང་། གཏི་མུག་འཇུག་སྟེ། དེ་ལ་ཡུལ་རྣམས་ལ་འདོད་ཆགས་དང་། ཞེ་སྡང་དང་། གཏི་མུག་གང་ཡིན་པ་འདི་ནི་མ་རིག་པའི་རྐྱེན་གྱིས་འདུ་བྱེད་རྣམས་ཞེས་བྱའོ། །དངོས་པོ་སོ་སོར་རྣམ་པར་རིག་པ་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འོ།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有無明故，於諸境界起貪、瞋、癡。於諸境界起貪、瞋、癡者，此是無明緣行；而於諸事能了別者，名之為識。」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4, c27-29。頌文「由彼起行，於事物，各自了別之識生。」中的「彼」指無明。《廣釋》對於頌文的解說與《經》不同。《廣釋》，CTT, vol. 65, p. 841$^{1-4}$: དེ་ལས་ཞེས་བྱ་བ་ནི། འདུ་བྱེད་ལ་བརྟེན་ནས་སོ། །དངོས་པོ་ནི་རྣམ་པར་རིག་པའི་

རྣམ་ཤེས་ལྷན་ཅིག་འབྱུང་བ་ནི། །གཟུགས་ཅན་མ་ཡིན་ཕུང་པོ་བཞི། །

與識同時生起者，即非具色後四蘊。[193]（31）

མིང་དང་གཟུགས་ལ་བརྟེན་ནས་ནི། །དབང་པོ་སྐྱེ་མཆེད་འབྱུང་བར་འགྱུར། །

依賴名與色二者，所生諸根即六入。[194]

ཡུལ་དང་དབང་པོ་རྣམ་པར་ཤེས། །འདུས་པ་ལས་ནི་རེག་པ་འབྱུང་། །

由於境、根、識三者，聚集和合而生觸。（32）

རེག་བྱུང་ཚོར་བར་ཤེས་བྱ་སྟེ། །དེ་བཞིན་ཚོར་བྱུང་སྲིད་[195] པའོ། །

應知由觸生諸受，如是諸受生貪愛，

སྲིད་འཕེལ་ཉེ་བར་ལེན་པ་སྟེ། །ལེན་པ་ལས་ནི་སྲིད་པ་འབྱུང་། །

貪愛增長生近取，由於近取將生有。（33）

སྲིད་ལས་ཕུང་འབྱུང་སྐྱེ་བ་སྟེ། །དེ་བཞིན་སྐྱེ་ལས་རྒས་པའོ། །

由有生蘊即名生，如是由生而起老。

དེ་བཞིན་རྒས་པའི་ཕུང་མེད་པ། །དེ་ནི་འཆི་བ་ཞེས་བརྗོད་དོ། །

如是老蘊滅無者，彼即名之為死亡。（34）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ཞེས་བྱ་བ་ནི་རྣམ་པར་རིག་པར་བྱེད་པས་རྣམ་པར་རིག་པ་སྟེ། རྣམ་པར་ཤེས་པ་ལ་ལས་ཀྱི་བག་ཆགས་འཇོག་པ་ཞེས་བྱ་བའི་ཐ་ཚིག་གོ། །（「由彼」是依靠於行。「事物，各自了別之」，能各自了別，所以是各自了別；換言之即「業的習氣熏習在識中」。）「彼」指行，「事物」指習氣，即行（業）的習氣，則此頌 31ab 譯為：「由彼（行）起行之事物（習氣），即生各自了別識。」此處《頌》的譯文依《經》。

193 受、想、行、識四蘊。

194 「六入」即六處。

195 D: བྱུང་སྲིད་；採 P、N: འབྱུང་སྲིད་。སྲིད་པ་「有」，སྲེད་པ་「愛」。由受生愛，不是由受生有。

རྨོངས་པ་འཆི་ལས་མྱ་ངན་ཏེ། །སྲིད་[196] དང་བཅས་པའི་གདུང་བ་ཉིད། །
愚者由死而愁悶，彼即具愛之熱惱。

མྱ་ངན་ལས་ནི་བརྗོད་པ་གང་། །དེ་ནི་སྨྲེ་སྔགས་འདོན་ཞེས་བྱ། །
凡由愁悶所發語，彼即名為發悲號。（35）

སྨྲེ་སྔགས་འདོན་པ་ལས་བྱུང་བ། །རྣམ་པར་ཤེས་པ་ཚོགས་ལྔ་ཡི། །
由發悲號所生者，與五識身相應受，

སེམས་པ་མ་ཡིན་སྡུག་བསྔལ་བརྗོད། །ལུས་ཀྱི་བདེ་བའི་གེགས་བྱེད་པའོ། །
非舒適者說為苦，彼即能障身樂者。（36）

ཡིད་ལ་བྱེད་པའི་སྡུག་བསྔལ་ནི། །ཡིད་ལ་ཉེ་བར་གནོད་བྱེད་པ། །
對於作意之痛苦，彼能就近損惱意，

དེ་ཡིད་མི་བདེར་ཤེས་བྱ་སྟེ། །གང་གཞན་ཉེ་བའི་ཉོན་མོངས་རྒྱུ། །
應知彼即意不樂。[197] 其餘隨煩惱為因。[198]（37）

2.2.2.2.2.2 十二緣起之名義相符

མུན་མངོན་ཤེས་དང་མིང་གཟུགས་ནི། །སྐྱེ་མཆེད་རེག་མྱོང་སྲོམ་པའི་ཕྱིར། །
闇、行及識與名色，六入、觸、受、渴愛故，

སྲིད་ལས་ལེན་དང་སྲིད་སྐྱེ་དང་། །སྨིན་དང་འཇིག་དང་མྱ་ངན་ཕྱིར། །
取、有與生由愛起，成熟、壞滅、愁悶故，（38）

---

196 D: སྲིད་「有」，採 P、N: སྲེད་「愛」。此處省略 པ་。
197 「意不樂」即憂。
198 除了帶有無明的心王外，還有其餘的隨煩惱為因，才有如上純大苦聚的結果。

ཚིག་སོགས་ལུས་ལ་གནོད་པ་དང་། །སེམས་ཡིད་མི་བདེའི་ཕྱིར་དང་ནི། །

發悲號與傷害身，令心成意不樂故，

ཉོན་མོངས་ཕྱིར་ནི་མིང་དོན་མཐུན། །གོ་རིམས་བཞིན་དུ་བསྟན་པ་ཡིན། །

及煩惱故名義符，如其次第而解說。(39)

2.2.2.2.2.3 十二緣起前後支之關聯

ཡང་དེ་ཁོ་ན་ཡོངས་མ་ཤེས། །མ་རིག་ལ་སོགས་གོ་རིམས་བཞིན། །

復次未全知真性，即無明等如次第，

སྔ་མ་སྔ་མ་ལས་ཕྱི་མ། །སྐྱེ་བ་དག་དུ་ཡང་བརྗོད་དོ། །[199]

由前前支至後支，諸支生起[200] 正詮說。(40)

2.2.2.2.2.4 十二緣起流轉之性質

ཡན་ལག་བཅུ་གཉིས་གསུམ་འདུག་པ། །འདི་ནི་རྟག་ཆད་ཐོག་མེད་སྐྱེད[201] །།

十二支三分[202] 流轉，此無常、斷、無始生，[203]

ཆུ་བོའི་རྒྱུན་བཞིན་འདུག་པ་ཡིས། །ཐོག་མ་མེད་པའི་དུས་ཅན་འདུག །

如河流相續流淌，無始時以來流淌。(41)

---

199 《頌》的 D: ཡང་བརྗོད་དོ། །「亦詮說」，《頌》的 N、P 和《廣釋》的各版本 CTT、C、D、G、N、P 皆作 ཡང་དག་བརྗོད། །「正詮說」。此處依《頌》的 N、P 和《廣釋》的各版本 CTT、C、D、G、N、P 作「正詮說」。

200 「諸支生起」指十二緣起前支生後支的關聯性。

201 D: སྐྱེད་ 是及物動詞；採 P、N: སྐྱེ་ 不及物動詞。

202 「三分」指惑（煩惱）、業、生。

203 此句的無始（因）與第四句的無始時（宗）似乎重覆。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國立臺灣大學佛學數位圖書館

2.2.2.2.3 攝十二緣起之四支——無明、愛、業、識

འོན་ཀྱང་བཞི་པོ་འདི་དག་ནི། །རྒྱུ་ནི་སྡུད་པར་བྱེད་པ་སྟེ། །

然而此等四項[204] 者，是因能攝十二支，

མ་རིག་སྲེད་ལས་རྣམ་པར་ཤེས། །དེ་དག་གོ་རིམས་བཞིན་དུ་བཤད། །

亦即無明、愛、業、識，彼等[205] 如其次第說。（42）

རྒྱུ་ལས་རྣམ་ཤེས་ས་བོན་ཏེ། །ལས་ནི་ཞིང་དུ་གསུངས་པ་ཡིན། །

因[206] 中說識為種子，以及說業為田地，

དང་པོ་སྲེད་པ་ཉོན་མོངས་པའི། །དངོས་པོ་རྒྱུར་ནི་ཡང་དག་བཤད། །

初支[207] 、愛為煩惱性，正說此二亦為因。（43）

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རྣམ་པར་ཤེས། །ས་བོན་ཉིད་དུ་རྣམ་པར་གནས། །

性為種子之識支，業與煩惱所建立。

ལས་ནི་ས་བོན་རྣམ་ཤེས་ཀྱི། །ཞིང་གི་བྱ་བ་ཡང་བྱེད་དོ། །

業亦能起此作用，亦即識種之田地。（44）

སྲེད་པས་རྣམ་ཤེས་ཞེས་བྱ་ཡི། །ས་བོན་དེ་མ་ཐག་རླན་[208] བྱེད། །

由愛無間能滋潤，名為心識之種子。

---

204 「四項」指無明、愛（包含愛、取）、業（包含行、有）、識。
205 「彼等」指無明、愛、業、識。
206 「因」指無明、愛、業、識。
207 即無明。
208 D: རླན་；採 P、N: བརླན་，做主要動詞用。

མ་རིག་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 །བརླན་པས་[209] བརྟེན་པ་[210] འདེབས་པར་བྱེད། །

無明播植已受潤，受浸濕[211] 之識種子。（45）

ལས་དང་སྲེད་པ་མ་རིག་པ། །ཞིང་དང་བརླན་དང་འདེབས་བྱེད་རྣམས། །

業、愛以及無明支，即田、滋潤、播植者，

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དི་བྱ་དང་། །རྣམ་ཤེས་བདག་འདིས་སྙམ་པ་མེད། །

此三不思能生識，識不思我由此生。（46）

འོན་ཀྱང་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 །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གནས་པ་ནི། །

然而如種子之識，由業、煩惱所建立，[212]

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ཞེས་བརྗོད། །

稱其為種子識者。（47）

མ་རིག་ལུད་ཀྱིས་བྲན་པ་དང་། །སྲེད་པའི་ཆུ་ཡིས་བརྟེན་ན་ནི། །

無明沃土[213] 所滋養，受愛之水所浸濕，

རྒྱུ་ལས་མིང་དང་གཟུགས་ཀྱི་ནི། །མྱུ་གུ་སྐྱེ་བའང་སྣང་བར་འགྱུར། །

由因[214] 出生名色芽，如是情景亦將現。（48）

209 參《廣釋》，CTT, vol. 65, p. 850[15] 和第 879 頁的校勘注，D: བརླན་པས་བརྟེན་པ་；採 P、N: བརླན་པ་བརྟེན་པ་。བརླན་པ་ 和 བརྟེན་པ་ 皆作形容詞用，修飾「種子之識」。另參 Schoening 1995：546, Variants 8.4.

210 採 D: པ་，作形容詞用，修飾「種子之識」；P、N: པས་。

211 《廣釋》，CTT, vol. 65, p. 851[10]: བརྟེན་ན་ཞེས་བྱ་བ་ནི་བརླན་ན་འོ། །（「若浸濕」是若滋潤。）

212 業與煩惱建立性質是種子之識。

213 「無明」有二意，一意可指「播種者」，或者一意可指「沃土、肥料或糞壤」。

214 「因」指種子之識。

2.2.2.2.4 內緣起之果

རང་བཞིན་[215] གཉིས་ཀ་ལ་སོགས་པས། །མིང་གཟུགས་འདི་དག་འབྱུང་ཡིན་[216] གྱི། །

非由自、他、二俱等，乃有名、色二者生；

ཕ་དང་མ་ནི་ཕྲད་པ་དང་། །དུས་རྣམས་མི་འགལ་ཉིད་ལས་སོ། །

然由父與母交會，及諸不違之時生。（49）

སྐྱོང་བ་ཅུང་ཟད་འབྲེལ་པ་ནི། །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ར་བརྗོད། །

與受稍微聯繫者，此即名為種子識，[217]

མ་ཡི་མངལ་དུ་རིམ་བཞིན་འཕེལ། །མིང་གཟུགས་མྱུ་གུ་སྐྱེད་པར་བྱེད། །

於母胎中次第增，令名色芽得生起。（50）

རྐྱེན་རྣམས་མ་ཚང་མེད་པ་དང་། །རྒྱུན་[218] རྣམས་འགལ་བ་མ་ཡིན་ལས། །

由諸緣無不具足，及由諸非相違因，

སྒྱུ་མ་བདག་མེད་འཛིན་མེད་པར། །སྐྱེ་བ་ཡང་ནི་ཡོད་མ་[219] ཡིན། །

215 D: བཞིན་「如」；採 P、N: གཞན་「他」。

216 D: ཡིན་「是」；採 P、N: མིན་「不是」。

217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則能成就執受種子之識。」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5, b23。

218 D: རྒྱུན་「相續」；採 P、N: རྒྱུ་「因」。

219 D: མ་「不」，ཡོད་མ་ཡིན་「沒有」；採 P、N: པ་，ཡོད་པ་ཡིན་「有」。若未參看此頌所對應的經文，未連著頌 51ab 整頌一起讀，單看頌 51cd，則由於「幻化、無我、無執取」的法是不生的，可能會認為應採D: མ་「不」，ཡོད་མ་ཡིན་「沒有」，頌 51cd 作：སྒྱུ་མ་བདག་མེད་འཛིན་མེད་པར། །སྐྱེ་བ་ཡང་ནི་ཡོད་མ་ཡིན། །「幻化、無我、無執取，此中生亦不得有。」頌 51d 以否定句理解。但若參看此頌所對應的經文，CTK, vol. 62, p. 328$^{5-11}$: འོན་ཀྱང་ཕ་དང་མ་ཕྲད་པ་དང་། ཟླ་མཚན་དང་ལྡན་པ་དང་། རྐྱེན་གཞན་ཡང་འཚོགས་ན་བདག་པོ་མེད་པའི་ཆོས། བདག་གི་མེད་པ། འཛིན་པ་མེད་པ། ནམ་མཁའ་དང་མཚུངས་པ། སྒྱུ་མའི་མཚན་ཉིད་ཀྱི་རང་བཞིན་དག་ལ་རྒྱུ་དང་རྐྱེན་མ་ཚང་བ་མེད་པའི་ཕྱིར་སྐྱེ་བའི་གནས་ཉིད་མཚམས་སྦྱོར་བ་མའི་མངལ་དེ་དང་

幻化、無我、無執取，此中生[220] 亦得能有。（51）

2.2.2.2.5 前五識生起之因

མིག་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ཡང་། །རྒྱུ་ལྔ་པོ་ཡིས་འབྱུང་བ་སྟེ། །

如是眼識亦復爾，由於五因而生起，

མིག་དང་གཟུགས་དང་དེ་བཞིན་སྣང་། །ནམ་མཁའ་དེ་སྐྱེད་ཡིད་ལ་བྱེད། །

即眼與色及光明，空及生彼[221] 之作意。（52）

ལྔ་པོ་མ་ཚང་མེད་པ་ལས། །མིག་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བྱུང་། །

由於五因無不具，遂有眼識得生起。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དེར་སྦྱོང་བ་དང་ལྡན་པའི་ས་བོ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མིང་དང་གཟུགས་ཀྱི་མྱུ་གུ་མངོན་པར་འགྲུབ་བོ། །（然父母和合，具有月事，及餘緣亦和合之時，於諸無主之法、無我所、無執取、與虛空相似、性質為幻相者中，因及緣無不具足故，具領納之種子識於彼彼生處結生相續之母胎中，能成就名色之芽。）以及《廣釋》的解說，參《廣釋》，CTT, vol. 65, pp. 852[20]-853[2]: སྒྱུ་མའི་མཚན་ཉིད་ཀྱི་རང་བཞིན་དག་ལ་ཞེས་བྱ་བ་ནི་ཇི་ལྟར་སྒྱུ་མ་ནི་མེད་པ་ཡིན་ཡང་ཐ་སྙད་རྣམ་པ་སྣ་ཚོགས་སྒྲུབ་པར་བྱེད་པ་དེ་བཞིན་དུ་སྒྱུ་མའི་རང་བཞིན་གྱི་ཆོས་ཐམས་ཅད་ལ་བྱ་བ་ལ་སོགས་པ་རྣམ་པ་སྣ་ཚོགས་དམིགས་པར་འགྱུར་རོ། །（「於諸性質為幻相者中」的意思是，如同雖無幻化〔所成之物〕，但〔它卻〕能形成各種名相；同樣地，在本質如幻的一切法當中，將緣得各種所作等等。）《經》作「於諸無主之法……性質為幻相者中……能成就名色之芽」，《廣釋》解云：「在本質如幻的一切法當中，將緣得各種所作等等」。此時再將頌 51 整頌一起讀：རྐྱེན་རྣམས་མ་ཚང་མེད་པ་དང་། །རྒྱུ་རྣམས་འགལ་བ་མ་ཡིན་ལས། །སྒྱུ་མ་བདག་མེད་འཛིན་མེད་པར། །སྐྱེ་བ་ཡང་ནི་ཡོད་མ་ཡིན། །（由諸緣無不具足，及由諸非相違因，幻化、無我、無執取，此中生亦不得有。）即可知頌 51d 是對應經文 མིང་དང་གཟུགས་ཀྱི་མྱུ་གུ་མངོན་པར་འགྲུབ་བོ། །（能成就名色之芽。）སྐྱེ་བ་（生）指「名色芽之生起」。整頌的意思為：由諸緣無不具足，及由諸非相違因，幻化、無我、無執取之法雖是不生的，然而此中亦得能有名色芽之生起。因此應採 P、N: པ་，ཡོད་པ་ཡིན་「有」，頌 51d 以肯定句理解：སྐྱེ་བ་ཡང་ནི་ཡོད་པ་ཡིན། །「此中生亦得能有。」

220 指名色芽之生起。

221 「彼」即眼識。

དེ་དག་བདག་གིས་དེ་བསྐྱེད་ཅེང་།།[222] རྣམ་རྟོག་སྐྱེ་མེད་ཇི་ལྟ་བར།།

彼等[223] 不起此分別：『由我令此眼識生。』[224]（53）

ན་བའི་རྣམ་ཤེས་ལ་སོགས་ཀུན། །སྐྱེ་བའི་རིམ་པ་འདི་ཉིད་ཡིན།།

如是耳等一切識，生起次第亦復爾。

རྒྱུ་དང་རྐྱེན་གྱི་ཚོགས་པ་ལས། །བྱེད་པོ་ལ་སོགས་བྲལ་བ་དང་།།

由因與緣聚合中，由於已離作者等，（54）

ངར་འཛིན་པ་དང་བྲལ་བ་ལས། །སྐྱེ་བ་ཡང་ནི་སྔ་མ་བཞིན།།

以及由於離我執，生起亦如前面〔所說〕般。

དེ་ལྟར་རྟེན་ཅིང་འབྲེལ་འབྱུང་བའི། །རྒྱུ་ཅན་ཀུན་དུ་ཤེས་པར་བྱ།།

應當如是遍了知，依緣而生具因者。[225]（55）

2.2.2.2.6 無有從今生前往來世之法

འཇིག་རྟེན་འདི་ནས་ཕ་རོལ་དུ། །འགྲོ་བའི་ཆོས་འགའ་གང་ནའང་མེད།།

由此世往後世法，任於何處皆非有。

---

222 D: ཅེང་།།，ཅེང་「而且」，應作 ཅེས།།，ཅེས་ 表示引號。

223 「彼等」即眼識的五因。

224 《佛說大乘稻芊經》云：「彼眼亦不作是念：『我今能為眼識所依。』色亦不念：『我今能作眼識之境。』明亦不作念：『我今能作眼識顯現之事。』空亦不作念：『我今能為眼識不障之事。』作意亦不作念：『我今能為眼識所思。』彼眼識亦不作念：『我是從此眾緣而有。』」參《佛說大乘稻芊經》，CBETA, T16, no. 712, p. 825, c1-6。德格版 D 的寫法僅提到五因不生起「由我令此眼識生」的分別心，沒說眼識不生起「我由此五因所生」的分別心。P、N: དེ་དག་བདག་དང་བདག་གིས་ཞེས། །རྣམ་རྟོག་སྐྱེ་མེད་ཇི་ལྟ་བར།།（彼等謂「我」與「由我」，妄分別心不生起。）「彼等」指眼識與眼識的五因。眼識不生起「我由此五因所生」的分別心，眼識的五因也不生起「由我令此眼識生」的分別心。《經》中兩種分別心都談到（CTK, vol. 62, pp. 328^{21}-329^{9}），因此 P、N 的寫法較符合經文。

225 「具因者」即果。

NTU Digital Library of Buddhist Studies

འོན་ཀྱང་རྒྱུ་དང་རྐྱེན་དག་ལས། །ལས་ཀྱི་འབྲས་བུ་མངོན་པ་ཡིན། །

然由諸因與諸緣，業之果報得現前。（56）

ཇི་ལྟར་མེ་ལོང་རབ་ཕྱིས་ལ། །བཞིན་གྱི་གཟུགས་བརྙན་དམིགས་པ་བཞིན། །

猶如明鏡勤拂拭，於中可緣臉影般，

མེ་ལོང་ནང་དུ་གཟུགས་བརྙན་ཡང་། །འཕོས་པ་ཡོད་པ་མ་ཡིན་ཉིད། །

明鏡當中之影像，非臉移入而得有。（57）

དེ་དག་ཕན་ཚུན་རྟོག་མེད་ཅིང་། །བྱེད་པ་པོ་དང་ལས་རྣམས་སྤངས། །

彼等[226] 互無分別心，且離作者、所作業[227]。

དེ་བཞིན་སྐྱེ་བར་སྣང་བ་ནི། །སྔོན་འཕེལ་བྱ་བའི་རིམ་ལས་སོ། །

如是顯現有投生，昔作次第增而來。（58）

ཇི་ལྟར་ཟླ་བ་རིང་གནས་པ། །ཆུ་སྣོད་ཆུང་ངུའི་ནང་དུ་ནི། །

如住遠處之明月，於小容水器映現；

སྣང་སྟེ་འཕོས་པ་མ་ཡིན་ལ། །བྱ་བ་དང་ནི་ལས་ཀྱང་ཡོད། །

然非明月遷於此，仍有所作與作業。[228]（59）

དེ་བཞིན་འདི་ནས་འཆི་འཕོ་བ། །འགའ་མེད་འགྲོ་བར་སྐྱེ་བའང་སྣང་། །

如是由此死歿已，雖無往者亦見生。

རྒྱུ་རྐྱེན་མ་ཚང་མེ་མི་འབར། །རྒྱུ་རྐྱེན་ཚང་ན་མེ་འབར་བཞིན། །

因緣不具火不燃，因緣若具火熾燃。（60）

---

226 「彼等」指臉和明鏡。

227 「作者」指臉、明鏡，其中臉是主要作者，明鏡是次要作者；「所作」指投射的動作；「業」指臉影。此處沒有提所作，只提業，即所作的業。

228 「所作」：把光明投射至小容水器；「作業」：於小容水器中映現的月影。

རྒྱུ་རྐྱེན་མ་ཚང་མེད་པ་ལས། །ཕུང་པོ་ཉིང་མཚམས་སྦྱོར་བ་ཡོད། །

如是因緣無不具，由彼而有蘊結生。

2.2.3 結說緣起

2.2.3.1 三性說緣起

ཕྱི་ཡི་ལས་དང་བྱ་བ་རྒྱུ། །དེ་ནི་བརྟགས་པའི་བདག་ཉིད་དོ། །

外在[229] 業與所作〔即〕因，彼即遍計所執性。[230]（61）

དེ་བཞིན་གཞན་དབང་ནང་གི་སྟེ། །རྣམ་ཤེས་ལྔ་པོ་འབྱུང་བའོ། །

如是依他起即是，內在[231] 生起五識者。[232]

བརྟག་བྱ་མིན་ཕྱིར་དོན་དམ་ནི། །ཡོངས་སུ་གྲུབ་པར་འདོད་པ་ཡིན། །

勝義非所遍計故，許彼即為圓成實。[233]（62）

---

229 「外在」指心外的。

230 《廣釋》，CTT, vol. 65, p. 856[17-18]: དེ་ལ་ཕྱིའི་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བྱ་བ་དང་ལས་སུ་རྣམ་པར་གཞག་པ་ནི་བརྟགས་པའི་བདག་ཉིད་དུ་ཤེས་པར་བྱའོ། །（此中，應知〔被遍計的分別心〕所安立的外在緣起的所作與業即是遍計所執性。）因此外在緣起不是分別心，不是遍計，而是遍計所執性。所以「所作與業」即遍計所執性。它們也就是「因」。參 Schoening 1995：362。「所作」是動作，「業」是接受動作者。

231 「內在」指心內的。

232 《廣釋》，CTT, vol. 65, p. 856[19-21]: དེ་ལ་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རྟེན་ཅིང་འབྲེལ་པར་འབྱུང་བའི་མཚན་ཉིད་ནི་ནང་གི་སྟེ། དབང་པོ་ལྔ་དང་། ཡུལ་གྱི་རྣམ་པར་རིག་པ་སྣང་བའི་རྣམ་པ་ཅན་དུ་རིག་པར་བྱའོ། །（此中，應知依他起性的緣起的定義是：內在具有表識所顯的五根與境的行相者。）五根與境是表識所顯的行相。內在具有表識所顯的五根與境的行相者即識，亦即一切有為法。

233 《廣釋》，CTT, vol. 65, pp. 856[21]-857[13]: བརྟག་བྱ་མིན་ཕྱིར་དོན་དམ་ནི། །ཡོངས་སུ་གྲུབ་པར་འདོད་པ་ཡིན། །གང་བརྟག་པ་དང་གཞན་གྱི་དབང་གི་བདག་ཉིད་ཀྱི་རྣམ་པའི་རྣམ་པར་རིག་པ་སྣང་བའི་རྣམ་པ་དང་བྲལ་བ་ལ་རྣམ་པར་རྟོག་པ་མེད་པ་ཤིན་ཏུ་ཡོངས་སུ་དག་པ། ཆུའི་ཁམས་དང་། གསེར་དང་། ནམ་མཁའ་ལྟ་བུར་ཡོངས་སུ་དག་པ། ཉོན་མོངས་པ་དང་ཤེས་བྱའི་སྒྲིབ་པའི་ངོ་བོ་ཡོངས་སུ་དག་པ། ཟླ་བ་ཤར་བ་ལྟ་བུར་ཡོན་ཏན་བསམ་གྱིས་མི་ཁྱབ་པ། གཞལ་དུ་མེད་པའི་འོད་ཟེར་སྣང་བའི་བདག་ཉིད་ཅན་འཕོས་པ་མེད་པ། སེམས་ཅན་ཐམས་ཅད་ཀྱི་དོན་ལྷུན་གྱིས་གྲུབ་པར་རྒྱུན་མི་འཆད་པར་མཛད་པ། ཐོག་མ་དང་དབུས་དང་ཐ་མ་དང་བྲལ་བ། ཁམས་གསུམ་ལས་ཡང་དག་པར་འདས་པ། དྲི་མ་དང་བྲལ་བ། དྲི་མ་མེད་པ། དྲི་མ་སྤངས་པའི་ངོ་བོ། སོ་སོ་རང་གིས་རྟོག་པའི་སྤྱོད་ཡུལ་གྱི་བདག་ཉིད་ལུས་དང་། ངག་དང་། ཡིད་ཀྱི་ས་ལས་ཡང་དག་པར་འདས་པ། སོ་སོ་རང་གིས་རིག་པ། གཞན་ལ་རག་མ་ལས་པ། གཟུགས་སྣ་ཚོགས་ཀྱི་ནོར་བུ་རིན་པོ་ཆེའི་རྒྱལ་པོ་ལྟ་བུ་སྟེ། བླ་ན་མེད་པའི་ཆོས་ཀྱི་སྐུ་ཞེས་བྱའོ། །（「勝

2.2.3.2 慧見緣起之性質

རྒྱུ་དང་རྐྱེན་དང་ལྡན་སྐྱེ་བ། །ནམ་ཡང་རྣམ་གཉིས་ཤེས་པར་བྱ། །

因緣具足所生者，應知恆時具二類：[234]

བྱེད་པ་པོ་ལ་སོགས་པས་[235] དབེན། །གསོབ་གསོག་སྟོང་སོགས་སྙིང་པོ་མེད། །

於作者等為遠離，虛、誑、空等無堅實。(63)

2.2.3.3 慧見緣起斷三世我之妄念

དེ་ལྟར་ཤེས་རབ་ཀྱིས་མཐོང་གང་། །ཅི་ཅིར་ཇི་ལྟར་གང་དུ་ཅིས། །

如是凡以慧見者，斷除『頗？[236] 成何？如何？

སྣམ་པའི་རྟོག་སྨྲ་སོགས་སྤངས་པ། །

於何？以何？』思、說等。[237]

義非所遍計故，許彼即為圓成實。」在任何已離表識所顯的遍計、依他起的行相中，無有分別心、極其清淨，猶如水界、金、虛空般完全清淨，煩惱與所知障的性質完全清淨，猶如月亮出現般功德不可思議，具有顯現他處所無的光芒本質、無有移轉，不間斷地任運成就一切有情的利益，離於初、中、後，完全超越三界，具有離垢、無垢、斷除垢的性質，本質為各各自證的行境，完全超越身、口及意地，各各自證，不依賴他者，猶如眾色寶王般，此即名為「無上法身」。）

234 《佛說大乘稻芉經》云：「尊者舍利子！若復有人能以正智，常觀如來所說因緣之法，無壽、離壽、如實性、無錯謬性、無生、無起、無作、無為、無障礙、無境界、寂靜、無畏、無侵奪、無盡、不寂靜相、不有、虛、誑、無堅實、如病、如癰、如箭、過失、無常、苦、空、無我者。」參《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p. 826, a5-11。兩種性質，第一種：遠離作者等，指經中「無壽」乃至「不寂靜相」，緣起於勝義實性方面具有這些性質；第二種：虛、誑、空等無堅實，指經中「不有」乃至「無我」，應將世俗顯相觀成具有這些性質。

235 པས་ 的意思是「就……而言」。

236 「頗」意即：是否，表示「是否有生？」的意思。

237 《佛說大乘稻芉經》載：「我於過去而有生耶？而無生耶？而不分別過去之際。於未來世生於何處，亦不分別未來之際。此是何耶？此復云何？而作何物？此諸有情從何而來？從於此滅而生何處？亦不分別現在之有。」參《佛說大乘稻芉

2.2.3.4 緣起之流轉

ཆུ་ཟླའི་གཟུགས་བརྙན་ཇི་བཞིན་པ། །

猶如水月之影像；（64）

經》，CBETA, T16, no. 712, p. 826, a11-15。對照《廣釋》，CTT, vol. 65, pp. 860[14]-861[14]: སྔོན་གྱི་མཐའ་ལ་མི་རྟོག་གོ། །ཞེས་གསུངས་ཏེ། ཅི་བདག་འདས་པའི་དུས་ན་བྱུང་བར་འགྱུར་རམ་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འདི་ལ་མི་སྐྱེའོ། །མ་རྨོངས་པ་ལ་ཡེ་ཤེས་སྐྱེ་བའི་ཕྱིར་བདག་འདས་པའི་དུས་ན་མི་འདི་ལྟ་བུར་འགྱུར་རམ་སྙམ་པ་ལ་སོགས་པ་དང་། བདག་ལྷའམ། ཤ་ཟའམ། བདེ་བར་གནས་པའམ། སྡུག་བསྔལ་བར་གནས་པ་ཅིར་འགྱུར་རམ་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མེད་པ་ཉིད་དོ། །བདག་བདེ་འགྲོའམ། ངན་འགྲོའམ། ཡུན་རིང་བའམ། ཡུན་ཐུང་བ་ཇི་ལྟར་འགྱུར་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མེད་པ་ཉིད་དོ། །མ་འོངས་པའི་མཐའ་ལ་མི་རྟོག་སྟེ། ཅི་མ་འོངས་པའི་དུས་ན་འབྱུང་བར་འགྱུར་རམ་སྙམ་པ་དང་། འོན་ཏེ་འབྱུང་བར་མི་འགྱུར་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ད་པ་ཉིད་དོ། །མ་འོངས་པའི་དུས་ན་ཅིར་འགྱུར་སྙམ་པ་མ་འོངས་པའི་དུས་ན་ལྷའམ། ཤ་ཟའམ། མི་ཅིར་འགྱུར་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འབྱུང་བ་ཉིད་དོ། །བདེ་བའམ། སྡུག་བསྔལ་བའམ། གཟུགས་བཟང་བའམ། གཟུགས་ངན་པ་ཇི་ལྟར་འགྱུར་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ད་དོ། །ནང་ལ་ཡང་མི་རྟོག་གོ་ཞེས་བྱ་བ་ནི་ནང་ལ་རྨོངས་པར་མི་འགྱུར་བ་སྟེ། འདི་ཅི་ཞིག་ཅེས་བྱ་བ་ནི་བདག་གམ་བདག་མེད་སྙམ་པའོ། །འདི་ཇི་ལྟ་བུ་ཞིག་ཅེས་བྱ་བ་ཅི་གཟུགས་ཅན་ནམ། འོན་ཏེ་གཟུགས་ཅན་མ་ཡིན་པ་ཞིག་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འབྱུང་ངོ་། །ཅི་ཞིག་ཡོད་ཅེས་བྱ་བ་ནི་ལེགས་པར་བྱས་པའི་ལས་བྱས་པའམ། ཉེས་པར་བྱས་པའི་ལས་བྱས་པ་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སྐྱེའོ། །སེམས་ཅན་འདི་ལྷའི་འགྲོ་བའམ། མིའི་འགྲོ་བ་གང་ནས་འོངས་ཏེ་འདི་ནས་ཤི་འཕོས་ནས་ལྷ་རྣམས་སམ་མི་རྣམས་སམ། དམྱལ་བའམ། ཡི་དགས་དང་། དུད་འགྲོ་གང་དུ་འགྲོ་བར་འགྱུར་སྙམ་པའི་རྨོངས་པ་ཡང་འདི་ལ་མི་འབྱུང་ངོ་། །（〔經中〕說：「不分別過去之際。」於此不生起「我是否於過去世中有出生過？」這種愚昧的想法。為了能在不愚昧的情況下生起智慧，所以沒有「我於過去世中曾經是像這樣的人？」等等，以及「我〔於過去世中曾經〕是什麼？天？或食肉羅剎？或處於樂中？或處於苦中？」這種愚昧的想法。也沒有「我〔於過去世中曾經〕是如何？在善趣？或惡趣？或長時期？或短時期？」這種愚昧的想法。不分別未來之際，亦即也沒有「我是否將於未來世中出生？」以及「或者我不會〔於未來世中〕出生？」這些愚昧的想法。想著：「我於未來世中將是什麼？」。「我於未來世中將是什麼？是天？或食肉羅剎？或人？」這種愚昧的想法也不會於此產生。於此也沒有「我〔於未來世中〕將是如何？快樂？或痛苦？或形體美妙？或形體醜惡？」這種愚昧的想法。「對內（對於現在世）亦不分別」的意思是：對內（對於現在世）也不會生起愚昧〔的想法〕。「這是什麼？」的意思是：想著「〔有〕我或無我？」。「這像什麼？」的意思是：「〔這〕是一個有色者？或者〔這〕是一個無色者？」這種愚昧的想法也不會於此生起。「有什麼？」的意思是：「已造作善業？或者已造作惡業？」這種愚昧的想法也不會於此產生。「這位有情從何處來？從天道？或者從人道？從此處死亡之後，將往何處去〔投生〕？諸天？或眾人？或地獄？或餓鬼？或旁生？」這種愚昧的想法也不會於此生起。）經比對可知，《佛說大乘稻芉經》中「此是何耶？」一語即《廣釋》的「這是什麼？」。「此復云何？」即是「這像什麼？」。「而作何物？」亦即「有什麼？」。但《經》、《佛說大乘稻芉經》、《廣釋》都沒有提到《頌》的「以何」。

དེ་བཞིན་འདི་ནས་འཆི་འཕོ་བ། །འགའ་མེད་འགྲོ་བར་སྐྱེ་བའང་སྣང་། །

如是由此死歿已，雖無往者亦見生。[238]

ཇི་ལྟར་བུད་ཤིང་དང་འབྲེལ་ན། །མེ་ཡི་རྒྱུན་ནི་འཇུག་འགྱུར་གྱི། །

猶如火若遇薪柴，火焰之流將續燃。[239]（65）

2.2.3.5 緣起之還滅

རྒྱུ་ནི་མ་ཚང་གྱུར་པ་ལས། །མེ་ནི་རྗེས་སུ་འཇུག་པ་མེད། །

倘若諸因不具足，由此火無以續燃。

དེ་བཞིན་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 །ས་བོན་ཡེ་ཤེས་མེས་བསྲེགས་ན། །

如是雜染之種子，若為智火所燒燃，（66）

རྒྱུ་མེད་ཕྱིར་ན་འབྲས་མེད་དེ། །བྱ་བ་དང་ནི་ལས་ཀྱང་མེད། །

由無因故果亦無，所作與業亦將無。[240]

---

238 此頌 65ab 與頌 60ab 完全相同。

239 《廣釋》, CTT, vol. 65, p. 864[1-4]: རྒྱུན་མི་འཆད་པའི་དཔེ་བརྗོད། ཇི་ལྟར་བུད་ཤིང་དང་འབྲེལ་ན། །མེ་ཡི་རྒྱུན་ནི་འཇུག་འགྱུར་གྱི། །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པས་བསྒོས་པའི་སེམས་ཀྱི་རྒྱུད་མེའི་རྒྱུན་དང་འདྲ་བའི་བུད་ཤིང་ནི་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པ་ཁོ་ན་ཡིན་པར་བརྟག་སྟེ།（說明相續不斷的譬喻：「猶如火若遇薪柴，火焰之流將續燃。」由業與煩惱所熏習的心相續如同火的續流般，其中薪柴就是業與煩惱，應如此觀察。）其中，「火」就是由業與煩惱所熏習的心。

240 《廣釋》, CTT, vol. 65, p. 864[4-8]: ཇི་ལྟར་མེ་བུད་ཤིང་རྒྱུར་བྱས་ནས་འབར་བ་རྒྱུན་མི་འཆད་ལ། བུད་ཤིང་མེད་ན་རྒྱུན་འཆད་པར་འགྱུར་བ་དེ་བཞིན་དུ་འདིར་ཡང་ལས་དང་ཉོན་མོངས་པའི་བུད་ཤིང་བཅད་དེ། 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ས་བོན་གྱི་རྒྱུན་ཡེ་ཤེས་ཀྱི་མེ་དང་ཕྲད་པས་བསྲེགས་ན་རྒྱུ་འགགས་པའི་ཕྱིར་འབྲས་བུ་མི་འབྱུང་ངོ་། །（如同火以薪柴做為〔火的〕因，而火相續不斷地燃燒，而如果沒有薪柴，〔火的〕續流將會中斷；同樣地，此處業與煩惱的薪柴也會被截斷，即雜染阿賴耶識種子的相續（如同火的續流的、由業與煩惱所熏習的心相續）與智慧的火相遇而被焚毀（如同火的續流被中斷般，業與煩惱所熏習的心相續也被中斷，即雜染阿賴耶識種子的相續被中斷）。如此一來，由於〔雜染阿賴耶識種子的相續它的〕因（業與煩惱）被滅除的緣故，則果（雜染阿賴耶識種子的相續）將不會產生。）

ཡོན་ཏན་མཐའ་ཡས་བསམ་མི་ཁྱབ། །ཞི་བ་ཆོས་ཀྱི་རང་བཞིན་སྐུ། །

功德無邊不思議，寂靜法之自性身，(67)

ཐོག་མ་དབུས་དང་མཐའ་བྲལ་བ། །རྟོགས་ནས་སངས་རྒྱས་གོ་འཕང་འཐོབ། །

遠離初、中與後際，悟已將證佛果位。[241]

241 《廣釋》，CTT, vol. 65, p. 865^{4-10}: 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ལ་བག་ཆགས་སུ་གནས་པ་དེའི་རྣམ་པ་ཅན་གྱི་རྣམ་པར་ཤེས་པ་སྣང་བ་གསོས་པ་རྣམས་ཐོག་མ་ཉིད་དུ་འཇིག་རྟེ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ལམ་ལ་བསྟན་ཏེ། འཕགས་པའི་བདེན་པ་བཞི་བསྒོམ་པ་གོམས་པའི་རིམ་གྱིས་སྡུག་བསྔལ་དང་། ཀུན་འབྱུང་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ཐོང་པ་（པ་ 應作 བ་）དང་། བསྒོམ་པ་དང་། 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ཁྱད་པར་དང་། བར་ཆད་མེད་པས་སྤངས་པ་མངོན་དུ་བྱས་པ་དང་།（具有住於雜染阿賴耶識之習氣的行相者的識其所顯甦醒者，在〔佛〕最初開示出世間道後，透過串習四聖諦觀修的次第，藉由見道、修〔道〕、解脫〔道〕、勝進〔道〕及無間〔道〕,〔斷除〕苦諦與集諦，並〔現證〕滅諦，而獲致斷德。）在頁 868^{1}-870^{14}: དེ་ལ་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ཕུང་པོ་ནི་རྣམ་པ་བརྒྱད་དེ། ཡུལ་དང་། དབང་པོ་དང་། 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བྱེ་བྲག་ཏུ་སྣང་བའི་རྣམ་པ་ཅན་གྱི་རྣམ་པར་རིག་པ་རྣམ་པར་རྟོག་པའི་དབང་གིས་བྱུང་བ་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བག་ཆགས་དང་འབྲེལ་པའི་ཕྱིར་ཁམས་ཀྱི་རྣམ་པ་དང་། བྱེ་བྲག་གི་དབྱེ་བས་རབ་འབྱམ་མཐའ་ཡས་ནི་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ཕུང་པོ་ཞེས་བྱའོ། ། དེ་དག་ཉིད་ཀྱང་ཁམས་དང་། སྐྱེ་མཆེད་དང་། ཟག་པ་དང་བཅས་པ་དང་། འདུས་བྱས་དང་། 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ལ་སོགས་པའི་རྣམ་གྲངས་ཀྱི་དབྱེ་བས་རང་གི་མཚན་ཉིད་དང་འབྲེལ་པས་བསྡུས་ཏེ། ཕུང་པོ་དང་། ཁམས་དང་། སྐྱེ་མཆེད་རྣམས་ཞེས་བྱའོ། །དེ་ལྟར་ན་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ས་བོན་དང་འབྲེལ་པ་ཡང་དག་པ་མ་ཡིན་པའི་ཀུན་དུ་རྟོག་པས་ཀུན་ནས་བསླངས་པ་ཁམས་གསུམ་པར་སྣང་བ འི་སེམས་དང་། སེམ ས་ལས་བྱུང་བ་དེ་དག་ནི་འཁོར་བ་ཞེས་བྱའོ། །འོན་ཀྱང་དེ་ལ་ཐོག་མ་ཉིད་དུ་བྱེད་པ་པོ་ལ་སོགས་པ་དང་བྲལ་བ་གསོག་གསོབ་སྙིང་པོ་མེད་པ་ཞེས་བྱ་བར་རིག་ནས་བདེན་པ་བཞི་བསྒོམ་པ་ལུགས་དང་མཐུན་པར་འཇུག་པས་གཏན་ལ་ཕབ་སྟེ། འཇིག་རྟེན་ལས་འདས་པའི་ཡེ་ཤེས་ཀྱི་མེ་བྱུང་ནས་མ་རིག་པའི་མུན་པ་ལ་སོགས་པ་དང་བྲལ་ཏེ་རྒྱུ་དང་རྐྱེན་གྱི་དོན་གྱི་དེ་ཁོ་ན་ཉིད་ཡོངས་སུ་ཤེས་པ་ལས་ཞི་བ་ཆོས་ཀྱི་སྐུར་རྟོགས་སོ། །དེའི་ཕྱིར་སྡུག་བསྔལ་དང་། ཀུན་འབྱུང་བ་དང་། འགོག་པ་དང་། ལམ་མཐོང་བ་དང་། བསྒོམ་པའི་ལམ་གྱི་གོ་རིམས་ཞེས་བྱ་སྟེ། དེ་ལ་སྡུག་བསྔལ་གྱི་བདེན་པ་ལ་མི་རྟག་པ་དང་། སྡུག་བསྔལ་བ་དང་། སྟོང་པ་དང་། བདག་མེད་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རྗེས་སུ་མཐོང་བའི་ཤེས་པ་དང་། བཟོད་པ་དང་། གྲོལ་བ་དང་། སྤོང་བ་དང་། ཁྱད་པར་དང་། བར་ཆད་མེད་པའི་ཤེས་པས་སྡུག་བསྔལ་དེ་མངོན་པར་རྟོགས་ནས་[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D: བའི་; 採 CTT: པའི་）བག་ཆགས་ཡང་དག་པར་བཅོམ་སྟེ། གང་ཟག་དང་ཆོས་ལ་བདག་མེད་པར་རྟོགས་ནས་ཁམས་གསུམ་པར་སྣང་བ་ཡང་དག་པ་མ་ཡིན་པའི་ཀུན་དུ་རྟོག་པ་ལས་བྱུང་བའི་སེམས་ཙམ་པ་འ དེ་ལ་སྒྱུ་མ་དང་། མིག་རྒྱུ་དང་། དྲི་ཟའི་གྲོང་ཁྱེར་དང་། མགལ་མེའི་འཁོར་ལོ་དང་། བྲག་ཅ་དང་། ཆུ་ཟླ་དང་། གཟུགས་བརྙན་བཞིན་དུ་རྣམ་པར་བསྒོམས་ན། ཕུང་པོ་ལ་སོགས་པ་དང་། ཁམས་དང་། སྐྱེ་མཆེད་དུ་གཟུང་བ་དང་། འཛིན་པ་དང་བྲལ་ནས་ཆོས་ལ་བདག་མེད་པ་མཉམ་པ་ཉིད་ལ་ཞུགས་ཏེ། རང་གི་སེམས་ཉིད་གཞོད་མ་ནས་མ་སྐྱེས་པའོ་ཞེས་སྟོང་པའི་ཡེ་ཤེས་ལ་ཞུགས་ནས་ཆོས་ཐམས་ཅད་ངོ་བོ་ཉིད་མེད་པའི་ཡེ་ཤེས་ཀྱི་སྙིང་རྗེའི་རྩ་བ་ཅ ན་བྱང་ཆུབ་ཀྱི་སེམས་ཀྱི་རྒྱུར་གྱུར་པ་ཐབས་སྣ་ཚོགས་དང་། བསོད་ན མས་དང་། ཡེ་ཤེས་ཀྱི་ཚོགས་བསགས་ནས་ཕ་རོལ་ཏུ་ཕྱིན་པ་བཅུའི་རྒྱུ་དག་གིས་ས་བཅུའི་རྟེན་ཅན་ཡེ་ཤེས་བཅུའི་དམིགས་པ་དབང་བཅུའི་འབྲས་བུ་ཅ ན་ཡོན་ཏན་བསམ་གྱིས་མི་ཁྱབ་ཅིང་མཐའ་ཡས་པའི་འབྱུང་གནས་ཞི་བ་ཆོས་ཀྱི་སྐུ་རྟོགས་སོ། །དེ་བཞིན་དུ་ཀུན་འབྱུང་གི་བདེན་པ་ལ་ཀུན་འབྱུང་ད ང་། རྒྱུ་དང་། རབ་ཏུ་སྐྱེ་བ་དང་། རྐྱེན་དུ་བར་ཆད་མེད་པ་དང་། 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སྤོང་བ་དང་། ཁྱད་པར་དང་། མཐོང་བ་དང་། བསྒོམ་པ་ལུགས་དང་མཐུན་པ་དང་། ལུགས་དང་མི་མཐུན་པའི་རྣམ་པས་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བག་ཆགས་ཀྱི་དྲི་མ་དང་བྲལ་ན ས་ཞི་བ་ཆོས་ཀྱི་སྐུ་ལ་འཇུག་གོ། །འགོག་པའི་བདེན་པ་ལ་ཡང་འགོག་པ་དང་། ཞི་བ་དང་། གྱ་ནོམ་པ་དང་། ངེས་པར་འབྱུང་བ་བར་ཆད་མེད་པ་དང་། 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སྤོང་བ་དང་། ཁྱད་པར་དང་། མཐོང་བ་དང་། བསྒོམ་པའི་ལམ་གྱི་རིམ་གྱིས་ཀུན་ནས་ཉོན་མོངས་པའི་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འི་བག་ཆགས་ཡང་དག་པར་བཅོམ་པས་བར་ཆད་མེད་པ་དང་། སྤོང་བ་དང་།རྣམ་པར་གྲོལ་བ་དང་། ཁྱད་པར་བསྒོམས་པ་ལས་གང་ཟག་དང་ཆོས་ལ་བདག་མེད་པར་རྟོགས་ཏེ་ཞི་བའི་ཆོས་ཀྱི་སྐུ་འཐོབ་བོ། །རྒྱུ་དང་རྐྱེན་དང་བྲལ་བ་ལ ས་ལམ་གྱི་བདེན་པ་ལ་ཡང་ལམ་དང་། རིག་པ་དང་། སྒྲུབ་པ་དང་། ངེས་པར་འབྱིན་པར་ཡང་དག་པར་མཐོང་ན་འདི་ལྟར་མཐོང་བ་དང་། བསྒོམ་པ་དང་། བར་ཆད་མེད་པ་དང་། སྤོང་བ་དང་། རྣམ་

གང་གིས་དེ་ལྟར་དེ་ཉིད་བཟོད། །དེ་ནི་ལུང་བསྟན་ཐེ་ཚོམ་མེད། །

若有如是真實忍，彼得授記無庸疑。」(68)

....

པར་གྲོལ་བ་དང་། ཁྱད་པར་གྱི་ལམ་དང་མཐུན་པར་ཀུན་གཞི་རྣམ་པར་ཤེས་པ་ལ་ཡོད་པའི་བག་ཆ གས་ཡང་དག་པར་བཅོམ་ནས། གང་ཟག་དང་ཆོས་ལ་བདག་མེད་པའི་མཉམ་པ་ཉིད་རྟོགས་པ་ལས་སྐུ་གསུམ་གྱི་རྟེན་ཞི་བ་ཆོས་ཀྱི་སྐུ་ཡོན་ཏན་བསམ་གྱི་ ས་མི་ཁྱབ་ཅིང་གཞལ་དུ་མེད་པའི་ཚོགས་ཅན་ཐོག་མ་དང་། བར་དང་། ཐ་མ་དང་བྲལ་བ་དོན་ཐམས་ཅད་རྒྱུན་མི་འཆ ད་པར་ལྷུན་གྱིས་གྲུབ་པར་མ ཛད་པའི་བདག་ཉིད་བླ་ན་མེད་པ་དང་། ཐམས་ཅད་མཁྱེན་པ་ཉིད་ཐོབ་བོ། །（此中，識蘊分為八種；由具有顯現為境、根、識之差別的行相的表識、分別心之力所生，而與阿賴耶識的習氣有關聯，因此將由於界的種類和差別而浩瀚無邊〔的識〕稱為「識蘊」。那些〔法〕又因界、處、有漏、有為、雜染等類別，並為與自相聯繫者所含攝，而名為「蘊」、「界」、「處」。因此，與雜染阿賴耶識的種子有關，而由虛妄遍計所發起而生起三界的那些心、心所，即名為「輪迴」。然而，此中於最初明瞭「離於作者等，虛、誑、無堅實」之後，入於隨順次第的四諦觀修而確定決擇，在出世間智慧之火產生後，遠離無明的暗昧等，從完全了解因與緣的意義的真實性當中，證悟寂靜的法身。因此「見與修苦、集、滅、道的道次第」的意思是，此中，對於苦諦，以正確、隨順地觀見無常、苦、空、無我的智、忍、解脫〔道〕、斷〔遍知〕、勝進〔道〕、無間〔道〕的智，現證那苦之後，真正斬斷雜染的阿賴耶識的習氣。了悟補特伽羅（pudgala，眾生）與法無我之後，如果對於顯現為三界、非真實、遍計所生的這個唯心，善加觀修為如同幻相、陽焰、尋香城、旋火輪、谷響、水月、影像一般，則在離於蘊等、界、處的所取與能取之後，會進入於法無我的平等性當中。進入於「自己的心性從本以來無生」的空的智慧已，由以根本為悲心的菩提心為因的一切法無體性之智，累積各種善巧方便、福德、智慧資糧之後，以十度諸因，證得十地的所依、十智的所緣、十自在的果、不可思議與無邊功德之來源的寂靜法身。同樣地，對於集諦，以〔觀修〕隨順次第和不隨順次第的集、因、生、緣〔四種行相的〕無間〔道〕、解脫〔道〕、斷〔遍知〕、勝進〔道〕、見〔道〕、修〔道〕的行相，離於雜染阿賴耶識習氣的垢染之後，進入寂靜的法身。對於滅諦，也以滅、靜、妙、離〔四種行相的〕無間〔道〕、解脫〔道〕、斷〔遍知〕、勝進〔道〕、見〔道〕、修之道的次第，完全斬斷雜染阿賴耶識的習氣，由修持無間〔道〕、斷〔遍知〕、解脫〔道〕、勝進〔道〕，證悟補特伽羅與法無我，獲得寂靜的法身。如果對於由離於〔集諦的〕因與緣〔二者行相而有〕的道諦，也正確地觀見道、如、行、出，如此一來，則在符順見〔道〕、修〔道〕、無間〔道〕、斷〔遍知〕、解脫〔道〕、勝進之道下，完全斬斷存於阿賴耶識的習氣後，由證悟補特伽羅與法無我的平等性，獲得三身所依的寂靜法身，功德不可思議，而且具有無量資糧，離於初、中、後，具有不間斷任運進行一切利益的性質，無上的一切智性。）

（三）流通分：正釋《稻稈經》中奉行此教

དེ་སྐད་བྱམས་བདག་བདག་ཉིད་ཀྱིས། །ཤཱ་རིའི་བུ་ལ་སྨྲས་པ་དང་།།

此語乃慈主親自，為彼舍利弗所說，

སཱ་ལུ་ལྗང་པ་དཔེར་མཛད་པ། །དེ་ནི་ཤཱ་རིའི་བུས་ཐོས་ནས།།

援引稻稈為譬喻。舍利弗聞此語已，(69)

སྙིང་པོ་བླངས་ཏེ་ལྷ་ཚོགས་ཀྱིས། །རྗེས་སུ་ཡི་རངས་མངོན་བསྟོད་ནས།།

取其心要[242] 而天眾，內心隨喜盛讚已，

ལངས་ཏེ་སོང་ནས་དགའ་སེམས་ཀྱིས། །དགེ་སློང་རྣམས་ལ་བཤད་པ་ཡིན།།

〔舍利弗〕起身而去以喜心，為諸比丘說此經。(70)

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མདོ་ཚིག་ལེའུར་བྱས་པ་འཕགས་པ་ཀླུ་སྒྲུབ་ཀྱིས་མཛད་པ་རྫོགས་སོ།། །།

聖者龍樹造《聖稻稈經頌》至此圓滿。[243]

五、結語

綜合上述內容可以得知：龍樹《聖稻稈經頌》是將《稻稈經》內容統攝整理改寫而成的詩偈，簡明地呈現出經的架構，具提綱挈領之效，適合唸誦、牢記於心，並且做為思維、觀修之用。

透過藏譯本《聖稻稈經頌》與藏譯本《聖稻稈大乘經》的比較，得知蓮花戒當時已有用詞不同、各別為《頌》與《經》所依據的相異《稻稈經》梵本。

學者對於《頌》與《廣釋》的作者是否即為《中論》作者龍樹意見

242 即解其要義。

243 如前所述，此版本為 D2，正文之後無跋。

不一。布頓、寺本婉雅、Tatz 說《頌》與《廣釋》都是《中論》作者所造；但山口益、大南龍昇、Schoening 皆由於此二部論典中含有唯識三性，而不認同此說法。大南龍昇更推定：此二論的作者是一位活動於八世紀至九世紀初的人。

由於《聖稻稈經頌》已包含《稻稈經》中所有重要的教法，期盼透過藏譯本《聖稻稈經頌》的譯注，得以初步掌握《稻稈經》的文句和深義，而對於理解《稻稈經》、緣起無我與滅除種種邪見等方面能夠有所助益！

希望未來在《經》和《頌》的基礎上，依龍樹《廣釋》和蓮花戒《廣疏》，針對《經》、《頌》的重要術語和義理，做進一步的探討。

引用書目

（一）佛教典籍與古籍

1. 梵文

Gokhale, V. V. ed. 1961. "*Madhyamaka-śālistamba-sūtra*." In *Mahāyāna-sūtra-saṃgraha*, pp. 107-116.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Ed. P. L. Vaidya. Pt. 1,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7.

Johnston, E. H. and Kunst, Arnold ed. 1986.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Vigrahavyāvartanī*. rev. and enl. Trans. from the Sanskrit by Kamaleswar Bhattacharya.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ed. 1903-1913. *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Mādhyamika-sūtra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St. Petersburg: Académie Impériale des Sciences. Bibliotheca Buddhica, vol. 4.

Nyāyopādhyāya, D. S. ed. 1935-1937. *Bhāmatī, a Gloss on Shānkara Bhāshya*. Benares: Jaya Krishna Dās Haridās Gupta. Miśra, Vācaspati. The Kashi Sanskrit Series (Haridās Sanskrit Granthamālā), no. 116 (Vedānta Section, no. 11).

Reat, N. Ross. 1993.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Tibetan Original, Sanskrit Reconstrution, English Translation, Critical Notes (including Pāli parallels, Chinese version and ancient Tibetan fragmen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Samtani, N. H. ed. 1971. *The Arthaviniścaya-sūtra and Its Commentary (Nibandhana)*. Patna: K. P. Jayaswal Research Institute. Tibetan Sanskrit Works Series, vol. 13.

Śastri, N. Aiyaswami ed. 1950. *Ārya Śālistamba Sūtra*, *Pratītyasamutpādavibhaṅga Nirdeśasūtra and Pratītyasamutpādagāthā Sūtra*. Madras: Adyar, The Theosophical Society. The Adyar Library Series, no. 76.

Śastri, Swāmī Dwārikādās. 1987. *Abhidharmakośa & Bhāṣya of Ācārya Vasubandhu with Sphutārthā Commentary of Ācārya Yaśomitra*. Varanasi: Bauddha Bharati. 3rd ed., 4 vols. in 1. Bauddha Bharati Series, vols. 5, 6, 7, & 9.

Sonam Rabten, restored, trans. and ed. 2004. *Ācārya Nāgārjuna's Āryaśālistambakakārikā with the Autocommentary*. Sarnath, Varanasi, India: Central Institute of Higher Tibetan Studies. Bibiotheca Indo-tibetica Series 53.

Tucci, Giuseppe. 1986. "The Sanskrit and Tibetan Texts of the First *Bhāvanākrama*." In *Minor Buddhist Tex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p. 495-592. 2 vols in 1. First Print, Rome, 1956. Reprint.

Vaidya, P. L. ed. 1960. *Bodhicaryāvatāra of Sāntideva with the Commentary Pañjikā of Prajñākaramati*.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2.

Vaidya, P. L. ed. 1961. *Śikṣāsamuccaya of Sāntideva*. Darbhanga: Mithila Institute.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no. 11.

2. 中文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CBETA, B09, no. 44。（CBETA 2022.Q1 版，下同）。

《菩提道次第廣論》，CBETA, B10, no. 67。

《中阿含經》，CBETA, T01, no. 26。

《緣起經》，CBETA, T02, no. 124。

《佛說義足經》，CBETA, T04, no. 198。

《大般涅槃經》，CBETA, T12, no. 374。

《自在王菩薩經》，CBETA, T13, no. 420。

《佛說須摩提長者經》，CBETA, T14, no. 530。

《了本生死經》，CBETA, T16, no. 708。

《佛說稻芉經》，CBETA, T16, no. 709。

《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䕸喻經》，CBETA, T16, no. 710。

《大乘舍黎娑擔摩經》，CBETA, T16, no. 711。

《佛說大乘稻芉經》，CBETA, T16, no. 712。

《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CBETA, T16, no. 717。

《佛說法乘義決定經》，CBETA, T16, no. 763。

《佛阿毘曇經出家相品》，CBETA, T24, no. 1482。

《阿毘達磨俱舍論》，CBETA, T29, no. 1558。

《大乘集菩薩學論》，CBETA, T32, no. 1636。

《大乘稻芉經隨聽疏》，CBETA, T85, no. 2782。

《大乘稻芉經隨聽疏決》，CBETA, T85, no. 2783。

《入中論》，月稱造，法尊法師譯，《佛教大藏經》冊 48，論部 14，臺北：佛教書局，1978。

3. 藏文

《中華大藏經・甘珠爾》（CTK 藏文對勘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2008。

《中華大藏經・丹珠爾》（CTT 藏文對勘本），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大藏經》對勘局對勘、編輯，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2005。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文獻》3/6/31，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08/2020。

《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2/3，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國國家圖書館編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2012。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1957-1961。

《臺北版・西藏大藏經》卷 52，南天書局編輯部編，臺北：南天書局，1991。

Barnett, L. D. ed. 1981. "Fragments of the *Śālistamba-Sūtra*." In *Ancient Khotan: Detailed Report of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ese Turkestan*. Stein, M. Aurel. New Delhi: Cosmo Publications.

4. 蒙古文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微縮片 *Mongolian Kanjur*、*Catalogue of the Mongolian Tanju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Special Foreign Currency Program provided, Microfiche Edition. 1983. New York: Th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f World Religions. 調閱日期：2022/1/20、22。

Lokesh Chandra reproduc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rof. Raghuvira. 1973. *Mongolian Kanjur*. 108 vols (vol. 1-25: Tantra, vol. 26-47: Prajñāpāramitā, vol. 48-53: Ratnakūṭa, vol. 54-59: Avataṃsaka, vol. 60-92: Sūtra, vol. 93-108: Vinaya). Śata-piṭaka Series: Indo-Asian Literatures, vol. 101-208. New Delhi: Sharada Rani. 調閱日期：2022/1/22。

Lokesh Chandra reproduced, from the collection of Prof. Raghuvira. 1982. *Catalogue of the Mongolian Tanjur*. 8 vols, Śata-piṭaka Series: Indo-Asian Literatures, vols 314-321. New Delhi: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 調閱日期：2022/1/20。

5. 滿文

《滿文大藏經》，朱誠如、孫闕根總監製，109 函，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二）現代專書、論文

上山大峻，2012，《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

大南龍昇，1967，〈稻竿經註釋書の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6：1，頁 215-217。

大南龍昇，1983，〈チベット語訳ナーガールジュナ造《聖稲芊頌》・和訳〉，《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年報》11，頁 1-18。

大南龍昇，1985，〈二種の稲芊経註釈書〉，《仏教の思想と歴史——壬生台舜博士頌壽記念》，東京：大藏出版，頁 199-219。

大南龍昇，1989a，〈チベット語訳稲芉経広疏・広釈和訳（II）〉，《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17，頁 59-89。

大南龍昇，1989b，〈チベット訳稲芉経《広疏》・《広釈》和訳（III）〉，《三康文化研究所年報》22，頁 91-125。

大南龍昇，1990，〈チベット訳稲芉経《広疏》・《広釈》和訳（I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18，頁 53-85。

大南龍昇，1991，〈チベット訳稲芉経《広疏》・《広釈》和訳（V）〉，《長谷川仏教文化研究所年報》19，頁 55-112。

山口益，1972，〈中觀派における中觀說の綱要書——中觀寶燈論について〉，《山口益仏教學文集》上，東京：春秋社。

山口益，2011，《世親の成業論》，京都：法藏館。

山田龍城著，許洋主譯，1988，《梵語佛典導論》，《世界佛學名著譯叢》79，臺北：華宇出版社。

布楚・尖仁色，2012，《琉璃明鏡——藏文大藏經之源流特點版本暨對勘出版》，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布頓・仁欽竹著，多吉杰博編，1991，《བུ་སྟོན་ཆོས་འབྱུང་།（布頓佛教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布頓著，郭和卿譯，1988，《布頓佛教史》上、下，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70，臺北：華宇出版社。

平川彰著，莊崑木譯，2002，《印度佛教史》，臺北：商周出版社。

民族圖書館編，1996，《民族圖書館藏文典籍目錄——文集類子目》，北京：民族出版社。

立花孝全，1966，〈Kamalasila と法成との關係——Ḥphags pa sā lu ljaṅ paḥi rgya cher ḥgrel pa と『大乘稻芉經隨聽疏』を中心に——」，《印度學佛教學研究》14：2，頁 222-225。

多羅那他著，寺本婉雅譯，1974，《ターラナータ゜印度佛教史》，西藏伝仏典訳註仏教研究第 1 輯，東京：国書刊行会。

宇井伯壽，1982，《印度哲學研究》第二，東京：岩波書店。

宇井伯壽、鈴木宗忠、金倉圓照、多田等觀編，1982，《西藏大藏經總目錄》1、2，現代佛學大系 59，臺北：彌勒出版社。

寺本婉雅，1926，《新龍樹傳の研究》，京都：中外出版株式會社。

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1962，《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總目錄附索引》上、下，東京：財團法人鈴木學術財團。

西藏博物館編，2003 年初版，2005 年重印版，《旁塘目錄・聲明要領二卷》，北京：民族出版社。

余崇生，1998，〈從漢刻藏經到日本經藏出版之考察〉，《佛教圖書館館訊》16，<http://www.gaya.org.tw/journal/m16/16-book.htm>，2023/7/14。

李周淵，2020，《三國支謙譯經研究》，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博士論文。

周伯戡，2002，〈評 CBETA 電子大正藏〉，《佛學研究中心學報》7，https://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102915.htm#4<https://buddhism.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1/bj102915.htm>，2023/12/25。

芳村修基，1956，〈カマラシーラ造『稻芋經釋』法成譯の推定〉，《印度學佛教學研究》4：1，頁 128-129。

金成哲，2001，〈聖稻芉大乘經〉，《佛教原典研究》1（東國大學校佛教文化研究院編），頁 41-70。

泉芳璟譯，1974，〈佛說稻芋經解題〉，《佛說稻芋經》，收入岩野真雄編，《經集部》12，《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32，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65-73。

浅野守信，1991，〈稲芋経の諸テキスト——その原形と発展——〉，《仏教学》31，頁 25-45。

室寺義仁，1985，〈善慧戒の『成業論注釈』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3：2，頁 150-151。

原田覺，1982，〈チベット仏教の中観思想〉，《講座・大乗仏教 7——中観思想》，東京：春秋社。

﨑山忠道，2018，〈『稲芉経』漢訳諸本の構成とその思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7：1，頁 116-119。https://doi.org/10.4259/ibk.67.1_405。

﨑山忠道，2020，〈『稲芉経』漢訳諸本の構成とその思想〉，《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56，頁 141-164。https://doi.org/10.34428/00011695。

﨑山忠道，2021a，〈『稲芉経』という経典の名称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69：2，頁 62-65。https://doi.org/10.4259/ibk.69.2_917。

﨑山忠道，2021b，〈『稲芉経』における三種の行（samskara）と縁起：不空譯『慈氏菩薩所說大乘緣生稻稈喻經』および失譯『佛說大乘稻芉經』と敦煌出土チベット語訳『聖稲苗大乗経』にみる特異な教說をめぐって〉，《仏教学》62，頁 25-43。

崎山忠道，2023，《「稲芊経」（*Śālistambasūtra*）の研究》，東洋大學文學研究科インド哲學佛教學博士論文。http://id.nii.ac.jp/1060/00014443/，2023/12/10。
崔成仁欽，1985，《丹珠爾目錄》，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張怡蓀主編，1993，《藏漢大辭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張湧泉、劉明，2017，〈敦煌本《佛說大乘稻芉經》及其注疏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頁 16-27。
斎藤精也，1960，〈稲芊経の成立——大乗縁起說形式についての一視点——〉，《法然学会論叢》1，頁 67-76。
清水谷恭順譯，1974，〈了本生死經解題〉，《了本生死經》，收入《經集部》14，《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33，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157-162。
清水谷恭順譯，1974，〈佛說稻芋經解題〉，《佛說稻芋經》，收入《經集部》14，《國譯一切經・印度撰述部》33，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163-170。
荻原雲來、木村泰賢，2006，〈阿毗達磨俱舍論解題〉，收入國民文庫刊行會編《國譯大藏經・論部》11，東京：第一書房。
智谷公和，1980，〈稲芋経について〉，《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9：1，頁 118-119。https://doi.org/10.4259/ibk.29.118。
絨敦獅子吼著，洛桑滇增堪布譯，2015，《《般若心經》疏：清晰母義論》，臺北：八蚌文化。
絨敦獅子吼著，洛桑滇增堪布譯講，2016，《指引中觀見地〈深義月光〉》，臺北：八蚌文化。
塚本啓祥、松長有慶、磯田熙文編著，1990，《梵語仏典の研究 III 論書篇》，京都：平樂寺書店。
塩崎幸雄校註，2006，《坐禅三昧経；達摩多羅禅経；虛空蔵菩薩経；成具光明定意経；稲芊経；治禅病秘要法》，收入《新国訳大蔵経》10，「禅定経典部」2，東京：大蔵出版。
福稱尊者著，釋法音譯釋，2007，《現觀莊嚴論釋——顯明佛母義之燈略疏（第一冊）》，高雄：妙音佛學會。
劉立千，2002，《印藏佛教史》，北京：民族出版社。
劉明，2017，《敦煌本《大乘稻芉經》及其注疏寫本研究》，浙江師範大學漢語言文字學系碩士論文。
鄧攀，2008，〈支謙生平略考〉，《南京曉莊學院學報》4，頁 22-25。

噶瑪降村編譯，2004，《藏漢對照德格印經院藏版總目錄》，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釋太虛、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會，1955，〈佛說大乘稻芉經講記〉，《太虛大師全書》3，臺北：善導寺佛經流通處，頁 132-181。

釋惠敏、釋果徹，1995，《生命緣起觀——梵本〈淨明句論・第二十六品觀十二支分〉初探》，臺北：東初出版社。

櫻部文鏡譯，1930，《大乘稻芉經》，「佛教聖典叢書」3，石川：香草舍。

Asano, Morinobu.（浅野守信）1990.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etralemma in the *Śālistamba-sūtra*."《印度學佛教學研究》38, 2: 8-12。

Bendall, Cecil and Rouse, W. H. D. tr. 2006. *Śikṣāsamuccaya: A Compendium of Buddhist Doctrine*.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Bischoff, F. A. 1968. *Der Kanjur und seine Kolophone*. Band I (vol. 1-25: Tantra); Band II (vol. 26-47: Prajñāpāramitā, vol. 48-53: Ratnakūṭa, vol. 54-59: Avataṃsaka, vol. 60-92: Sūtra, vol. 93-108: Vinaya). Bloomington: Selbstverlag Press.

De Jong, J. W. reviewed. 1997. "Reviewed Work: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Volume I: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 Volume II: Tibetan Edition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Heft 35) by Jeffrey D. Schoening." *Indo-Iranian Journal* 40, 2: 187-19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4662178, 2022/4/10. DOI: https://doi.org/10.1023/ A:1002922222741.

De Laurentis, Pietro. 2020. "The Chinese Bhāvanākrama, with a Biographic Outline of the IndianMonk Shihu 施護 (*Dānapāla, ca. 950–1018)." *Journal of the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v. 17. Hong Kong: Centre for Buddhist Studies, Sri Lanka & The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BDCHK). https://buddhadharma.co/node/285, 2023/12/25.

Dharmasāgara Translation Group tr. *The Rice Seedling*. https://read.84000.co/translation/toh210.html, 2020/3/4.

Frauwallner, Erich. 1958. *Die Philosophie des Buddhismus*. Berlin: Akademie Verlag.

Frye, Stanley. 1985. "The Sublime Sutra of the Great Vehicle Entitled 'The Rice Plants'." *Dreloma*13, pp. 35-44.

Gnoli, Raniero. 1983. *Testi Buddhisti (in Sanscrito)*. Torino: Unione-Tipografico-Editrice-Torinese.

Kunzang Pelden. 2007. *The Nectar of Manjushri's Speech: A Detailed Commentary on Shantideva's Way of the Bodhisattva*. Tr. Padmakara Translation Group. Boston: Shambhala.

La Vallée Poussin, Louis de. 1913. *Bouddhisme, études et matériaux: Théorie des douze causes*. Gand: Univ. de Gand.

Lalou, Marcelle. 1939.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Librairie d'Amérique et d'Orient.

May, Jacques. 1959. *Candrakīrti Prasannapadā Madhyamakavṛtti.*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Monier, Monier-Williams. 1999.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ry*. New Delhi: Munshiram Manoharlal Publishers.

Pagel, Ulrich reviewed. 1997. "Reviewed Work: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by Jeffrey D. Schoening."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60, 2: 383-385. https://www.jstor.org/stable/620419, 2022/4/10.

Pasang Wangdu,. Hildegard Diemberger and Per K. Sørensen. 2000. *dBa' bzhed: The Royal Narrative Concerning the Bringing of the Buddha's Doctrine to Tibet*.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uini, Carlo. 1908. "Le Origini della Vita."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1, 3: 453-486. https://www.jstor.org/stable/41864432

Roerich, George N. 1995. *The Blue Annal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Schoening, Jeffrey D. 1995.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Wiener Studien zur Tibetologie und Buddhismuskunde 35.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Schoening, Jeffrey D. tr. 2020. "The Rice Seedling: A Mahayana Sutra." In *The Rice Seedling Sutra: Buddha's Teachings on Dependent Arising*. Tr. Joshua Cutler and Diana Cutler (Author: Geshe Yeshe Thabkhe). Somerville, MA: Wisdom Publications, pp. 1-12.

Tatz, Mark reviewed. 1998. "Reviewed Work: The *Śālistamba Sūtra* and Its Indian Commentaries by Jeffrey D. Schoen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 4: 546-547. https://www.jstor.org/stable/604788, 2022/4/10. https://doi.org/10.2307/604788.

Tola, Fernando; Dragonetti, Carmen. 1980. "*Shālistambasūtra*: El Sūtra del Shālistamba." In *El Budismo Mahāyāna: Estudios y Textos*. Buenos Aires: Editorial Kier, pp. 37-62.

Tucci, Giuseppe. 1986. *Minor Buddhist Texts*.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三）網路資源

UK Association for Buddhist Studies, https://ukabs.org.uk/buddhist-studies-review-vols-1-22/, 2022/4/25.

「CBETA 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經文格式說明・校勘版本略符」，https://www.cbeta.org/format/abbr_ver.php，2023/12/25。

「台語與佛典：支謙生平略考」，http://yifertw.blogspot.com/2009/07/blog-post.html，2023/12/24。

「梵僧施護與其《廣釋菩提心論》的譯本」講座（畢羅〔Pietro De Laurentis〕講，李裕晨整理，2018/12/05），https://iahs.fudan.edu.cn/info/1165/2667.htm，2023/12/25。

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ibetan Buddhist Resource Center，簡稱 TBRC）PDF 版，《聖稻稈大乘經》（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聖稻稈經頌》（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聖稻稈大乘經廣釋》（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རྒྱ་ཆེར་བཤད་པ།）、《聖稻稈經廣疏》（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རྒྱ་ཆེར་འགྲེལ་པ།），https://www.tbrc.org/#!footer/about/newhome，2018/2/9、2/10、8/26、8/28。

法鼓文理學院「佛學規範資料庫・人名規範資料庫」，https://authority.dila.edu.tw/person/，2023/12/25。

法鼓文理學院圖書資訊館，https://lic.dila.edu.tw/0201_04，滿文大藏經目錄（中譯本），chrome-extension://oemmndcbldboiebfnladdacbdfmadadm/https://lic.dila.edu.tw/sites/default/files/lib_23.pdf，2022/4/5。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簡稱 BDRC）PDF 版，《聖稻稈經頌》（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聖稻稈大乘經廣釋》（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རྒྱ་ཆེར་བཤད་པ།）德格版、北京版、納塘版、金字版，https://library.bdrc.io/search?q="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འི་ཚིག་ལེའུར་བྱས་པ།"~1&lg=bo&t=Work，https://library.bdrc.io/search?q="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ཞེས་བྱ་བ་ཐེག་པ་ཆེན་པོའི་མདོའི་རྒྱ་ཆེར་བཤད་པ།"~1&lg=bo&t=Instance&f=asset,inc,tmp:possibleAccess&f=asset,inc,tmp:catalogOnly；卓尼版，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1GS66030，2022/3/19。ཏུན་ཧོང་ཡིག་ཚང་བོད་ཀྱི་འཕགས་པ་ས་ལུ་ལྗང་པ་དང་རྡོ་རྗེ་གཅོད་པའི་འགྲེལ་པ་མཆན་འགྲེལ་ཞབས་བཏུགས་མ།,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W3CN22346, 2022/4/9. purl.bdrc.io/resource/MW4PD2097, 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W4PD2097?s=%2Fshow%2Fbdr%3AMW4PD2097#open-viewer, 2022/5/10. 納塘版《丹珠爾》bdr:MW22704、bdr:MW2KG5015，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no. 4255，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_4255#open-viewer、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KG5015_4255#open-viewer，no. 4274，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2704_4274#open-viewer、https://library.bdrc.io/ show/bdr:MW2KG5015_4274#open-viewer；金字版《丹珠爾》bdr:MW23702，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23702；北京版《丹珠爾》bdr:MW1KG13126，https://library.bdrc.io/show/bdr:MW1KG13126，2023/12/25。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https://dict.variants.moe.edu.tw/variants/rbt/word_attribute.rbt?educode=C11389，2022/4/25。

梵佛詞典網站，http://fdict.cn/，2022/3/21、2023/12/25。